

吳稚暉言論集

政治 文化
教育 社會

上冊

吳稚暉言論集

各省世界書局發行

弁言

當戊戌政變後，廢科舉，興學校，邑中由吳稚暉先生等發起三等小學，極盛一時，爲吾國學校之嚆矢。於時僕初見吳先生，驚怪其腦量之大，以爲智慧之強弱，與腦量之大小，洵有關係。後吳先生遠遊海外，僕或出或處，與先生音塵久不相接，忽一日於滬上小同鄉會晤先生，劇談今古，談諧雜作，頗多聞所未聞，遂益覺天趣盎然，以爲先生殆今世東方朔之流亞。然未嘗讀其書，挹其襟抱，究不能真知先生也。未幾，小同鄉會主人丁仲祐君云，將有吳先生文存之輯，囑爲搜集。僕見先生文少，止青年與工具一文，又以爲丁君必早探及，他則無由應命。又久之，而文存出版，乃青年與工具一文獨無有，而其他諸文類多談諧可喜，如其劇談，顧其真實主義，時於夾縫中流露。蓋先生實一切於救國，而又仁厚過人，抱極廣泛之博愛主義者。惟切救國，故對於學，重農重工，專務實際，而深惡虛浮；於文字，乃好以語體爲倡首；對種種無益實事之學說，一概排斥。惟能博愛，故極憤慨於國是之日非，欲貫徹其救國主張，而於僉壬等，乃譏彈不遺餘力。由此種種主張，殆可得數大暗示：（一）居今世而苟有心乎救國，亟當捐除書生往日之成見，一以實事求是爲歸。我智識階級決不可再以咬文嚼字及虛僞無

用之學術，自愚惑人，不論教者學者，均須認定此目標，向之前進。往日士居四民之首，實乃一種浮誕無業之蠹民爲多，萬不逮餘三民之有實益。故今當一掃成見，不再以讀書學子自高。倘我智識界能人人以提倡工農等實業爲己責，不卑視力役教育，竭力研求改良，則我中國不患不蒸蒸日上。否則縱使今日改革順利，關稅自主，不平等條約廢除，而人民蹈常習故，醉生夢死，猶昔閉關前之故步自封，可斷言也。此今日士人亟宜猛省者也。（二）卑視政治生活，往日學子以活動於政界爲唯一目的，久而久之，致釀成今日貪官污吏，遍地皆是，無業之高等遊民，充塞乎閭閻，欲求政界之清明，烏乎其可？吳先生慨言國是不可不問，政界乃萬不可插足，必不得已，須有視爲苦事，強而後可之概。舉凡從前官吏舊習，急宜一掃空之。由我獨往獨來，乃可準此則以後之學子，亟當改變嚮向，微特不當以政治爲尾閹，且當毒視政界如蛇窟，輕易不可與之接近。（此就職業言，非指不問國事言）而全國青年所宜驚趨，惟恐不力者，乃在種種向所鄙夷不屑之工業機械智識，無論一技一藝之長，苟於民生國是有濟，即不妨盡力從事。當此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突飛猛進時代，人方挾其銳利靈敏之機械，直接間接以敲我骨，吸我髓，而我乃恬然安之，昏昏沈睡，莫之能禦，此大非我黃農虞夏胄裔之福也。

（三）改革心理，普通人生目的，無不以多財用，享安樂爲期。循是心理之熱烈，致不惜由種

種患得患失之極陋劣行爲，鑽營競進，巧取豪奪而得之，而旋又揮霍無度，恣意浪費而失之，即不及身喪失，子若孫亦必代爲失之。種種多財貽禍於子孫之拙謀，曾不稍顧忌，而其間接之示惡範於社會，固已風靡普遍，則其爲害於國家者，寧有涯涘。誠以此種謬誤心理之熱烈，移而爲救國心理之熱烈，不屑屑爲個人獨享安樂計，而人人以其正當經營所積，致之於國事，應有之正用，無論交通礦業等，或對外抵制及宣傳運動，於吾國運上必至有影響。方今吾國正在風雨飄搖之際，國民萬不當以個人安樂爲斷向，亟當以拯救全體爲斷向，志士之爲國，不必定入政界也，不必定求及身有效也，須種因示範於我個人極些微之少量，與現在之短時間，而期廣收其效於極大之多量，與不及見之將來。渡假而一人心理如是轉移，由以漸漬浸潤，普及於一家一邑，徐以普及於全國，則其爲效當更何如？以上不過舉其荦荦大者，至其餘小端，尙未易更僕數。總之：革命之最重要者，莫大乎自改革心理始。苟一細讀吳先生之文，必覺僅僅自政制法式上求改革，猶膚末也。充其量，決當使全國人人變觀念，沐新化，除舊汚，易朝氣，共趨於此唯一救國之要圖，而後吾國庶有改絃易轍之望。中山先生所以必須有心理建設，亦此意也。尙望讀吳先生文者，勿僅以文字目之。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

錫山秦同培誌

編輯大意

一 本局於蔣介石言論集編竣後，適應時勢之趨向，及社會所需要，更擇要人言論之可供研究者，續為搜集。茲以吳稚暉先生乃民黨中有數分子，其主義與文字，均一片天真，絕對自由，足為一般青年之模範，故又編吳稚暉先生言論集。

一 此書共分政治、教育、文化、社會、軍界、工業、農業、黨務八類，所輯皆現在普通當務之急，其有關於種種學說之長篇鉅著，不在尋常言論範圍以內者，概不雜入。

一 每文內容有兼及兩類以上者，必以占有多數及最重要之一類為主，歸納於該一類中。

一 泛論各事，分量相稱，無可輕重者，則歸入社會類，如拙齋客座談話是，緣是文雖雜，實於近來求學社會有鉅大關係，故選錄尤精當者，以資青年界之參考。

一 吳先生文雖極滑稽，然自有其主義，殆愈滑稽愈含排斥性，而其反映則極純粹，故錄入滑稽文亦不少，讀者宜細意玩味。

一 含有先生重要主張之文字，均盡行輯錄，如注重工業，則有青年與工具一文為其中

心；注重武力當順應民心，則有軍閥問題一則可見大略；此外如文化則取應時切用；黨務則取貫徹本旨；皆可謂為先生素抱之結晶，本編悉網羅無遺。

一 先生之文，往往喜用極俗俚語，以顯自由發表之風趣，本編一仍原來面目，讀者幸勿以辭害旨。

一 標點符號，一遵新式，其有原本錯誤處，一概訂正，以便閱讀；間有文字脫漏謬誤處，亦為之增補校正。

吳稚暉言論集 目次

對 於
政 治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一
我也來試一試看·····	四
怎麼辦呢？·····	八
苦矣·····	一〇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	一三
恐不亦染血成之歟？·····	一七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二四
致邵飄萍先生書·····	二七
三致邵先生書·····	三六

對 於
教 育

溥儀先生·····	四一
致李石曾書·····	五七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六二
答王希真先生·····	七〇
復郭秉文函·····	七四
復穆藕初書·····	七六
致張仲仁書·····	七八
廣說韓·····	八二
科學週報發刊語·····	八六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杭育上·····	九〇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杭育下·····	九六

箴洋八股化之理學……………一〇一

物質文明與科學……………一〇九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一一七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一二〇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一二一

對 於
文 化

亂談幾句……………一二三

友喪……………一二六

讀經救國……………一二九

跋山邱偶語……………一三七

對 於
社 會

和平園欽成記

一三八

船齋客座談話二十則

一四〇

對 於
軍 界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

一

其二

六

對 於
工 業

青年與工具

一四

柱石外之問題

二一

對 於
農 業

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三三

對 於
黨 務

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四九

我亦一講中山先生……………五四

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五七

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五九

所謂赤化問題……………八六

致華林書……………九四

答華林書……………一〇四

彈劾共產黨……………一〇七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一一四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確……………一二五

其一
.....
一四五

吳稚暉言論集 上冊

對 於
政 治

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西諺有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這是不能駁的經驗談。現在的執政，同了他的左右，在隔年歷本上尋他們的行述，都可以算做人物。可是叫他們在這劇烈變動的時代，應付這歲月不同的新環境，如何叫他們有可能性呢？拿段祺瑞先生來說，大家不是爲他蟄居津門，念了兩年佛，以爲他嘗了困苦艱難，必有新覺悟麼？這就是根本的猜錯了。他是念了兩年佛，並不是熟讀了兩年世界文化史，那是加上一重糊塗罷了。齊一變至於魯，梁漱溟先生從佛經自拔，改讀孔家書，終算略有進步，尙且做了一部糊塗書出來，貽誤蒼生。逃佛，本來就是東方民族自殺的一條道路。凡厭棄世法，存心自殺，就把他當做一條善死的縊繩，或不出血的

鈍刀，聊盡其天，以待往別有的天國裏去，過不必煩惱自然太平的生活，要他在佛說裏，悟出治國平天下的法子，豈不是大笑話？幸而段先生研究的佛法，不過是三教同源，太上感應篇一類的東西，所以仍無害其爲一個傳統官僚的智識。再把他左右來說，舉一個例，就說姚震先生，他不是一個法制院長，所謂法政專家嗎？你們各位試猜試猜看，我的研究法政的法子，到底是怎末樣呢？我要引儒林外史高翰林的金言，來做證據，說明他的研究的方法了。「己饑己溺，止是文料觸機上教養門的詞頭。」他們研學方法，盡在乎此。有位教育部的某先生，他告訴我，數年前他聞姚先生論教育，他說：「教育普及一語是大謬的。教育太普及了，國家那里有這許多官容納他們呢？」可見姚先生的見解，「學也祿在其中矣，」讀書與做官，那是自然的應當融成一片，換言之，就是說他學法政，不過準備做法制院院長。法政上說如何，盡是做院長的話頭，也用不着高翰林來提醒，是決計「認不得真」呀。以上把執政及他左右的大才，實地估量一下，要知道並不是奚落他們，乃是認定他們的真價值。把他們這種的知識，忽然要想他們開什麼會議，什麼會議，能夠生出點驚人的效果來，這就無異在靛青缸裏，要想去掏摸出白布來。果然，開幕了一個月，他的狀貌，先就比從前的什麼會，還要憨蠢，再休要問他的內容如何了。本來集合軍閥在一堂，已經可笑，但是果然能如楮慧僧先生三十

三個執政的辦法，請紅眉毛，綠眼睛的，插了野鷄毛，一齊親身出席，也覺別有天地。現在他們自己還在那裏打他們的仗，派一些竈養，走廝，來領六百元。那種狼衝豕突，到太陽將入山，才陸續麇聚的情狀，比昔日光園祝嘏，今日奉天拜壽的局面，還要下作。宜乎胡適之先生暗暗跌足叫苦，心知大上厥當，只好借題發揮，溜之大吉。他們也知跑了這一朵會議之花，未免過於難堪，所以別的也已經走了不少。如何於他人並不登報辨正，必於胡先生那樣鄭重呢？就是爲西洋景太拆穿了，必定連敷衍也不成了。經過了這種試驗的成績，才各自懊悔望他有什麼廢督裁兵哩，整理財政哩，真無異癡人說夢。然而竟白白化了四十餘萬元，眼看着各機關欠薪人員當賣都盡，什麼師大關門，工大停辦，一概不管。四十餘萬元，還是指五十天能如願在文料觸機上成功一門善後章程的說法。可腦那般會員委員都是餓鬼道裏跑來的，簡直要想延長一個無限期，六百元一月拿定。所以現在段菩薩也隱隱着慌，明知不能長期布施，如何輕巧的結局，至今還不曾想出。這是不必爲他們愁的，他們隊裏所有的就是那種善耍把戲的高手，自然繫鈴之後，還有絕玲瓏的解鈴方法。可是他們這種的不憚煩，到底爲誰辛苦爲誰忙呢？除了仗着老資格把持他們的門戶以外，爲了國家何嘗耍出一點新把戲出來！而什麼金呀銀呀的案子成功，有了整千萬的急債，還要國民代表會議哩，搭彩牌樓的行

戶，正在那裏準備「主權在民」的金字，小心文料觸機不要引錯哩。嗚呼，這叫做試驗過的善後會議。

我也來試一試看

近來善後會議哩，國民會議哩，鬧得甚囂塵上，有的主張讓段執政先把他的善後會議試一試，然後再讓許多國民先生來試國民會議，有的主張請國民先生也加入去試一試善後會議，於是再跟着試他的國民會議，許多主張，一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也來試一試，還是試一試會議呢，或是試一試主張呢，都不是，都不是，我來試一試者，乃是試一試，猜猜他們要想會議的什麼，何以要生出善後與國民的分別。

主張國民會議的，還沒有聽見他們要議什麼，止有主張善後會議的，已堂堂掛着款項，共有事項四條，並有口頭聲明，四項之外，所有根本大計，都讓國民會議什麼四項呢？便是

(一) 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

(二) 關於改革軍制事項，

(三) 關於整理財政事項，

(四)其他各案由臨時執政交議者。

第四項的其他各案，雖屬廣泛，聽到清室優待條件，金佛郎案等，都還要交國民會議，我來試猜一猜，將來執政交出來的，當然決不會涉到中央集權，聯省自治，或為總統制，或為委員制等等根本大法，說不定，無非許多不大不小的小困難把戲，才一個一個冷不防的交出來，終之諸位放心，都屬毛細的罷了。所以我的瞎猜，也就除了第四項方來試一試。

試一試看，猜猜他的第一項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何以要擱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你試得可笑極了。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還未有，自然不能有國民會議。當國民會議還未有，如何能將國民會議的組織方法擱在國民會議裏呢？事實上不能擱在國民會議裏，當然擱在善後會議裏了。你還要瞎猜，豈非笨極了麼？我便說，這定然為不可諱的笨。但產生國民會議組織法，難道沒有別法麼？一，何不學前清立憲，交王公大臣集議，直接欽頒呀，這太野蠻太野蠻，文明的段執政，不做這個勾當。二，何不交國民自己去籌備呀，穩健的段執政，不肯如此迂遠，那麼我試一試看，猜到了。善後會議中請了三十位名流，代表了國民，又請了九十位軍民長官，代表了王大臣，就可以說頗有些國民自己籌備的意味，用過半數同意解決，我的朋友呀，不瞞你說，骨子裏還是欽頒。國民程度太低，低低低，非用欽頒法不成。只要會議時名流

努力的試一試，公道就一樣的了。國民會議組織法裏的會員，止要名流請得更多一點，以外除了軍民長官，用政客紳董代替了，難道不是堂堂國民麼？如此，會也容易，根本大法又刻期出現了。儘管說曹錕的憲法將更笑人，那麼中華民國終是那末一回事。（我却願意發癡，實地忠告，曹錕的憲法，有張君勱等先生爲證，到底也未會有什麼不好。止是產行的手續錯了，累他也蒙謗了。所以癡心的朋友們，還盼望止要法立得好，不問立法的人。請教今日以前，今古萬國，會有一無疵議的好法麼？無非周禮說是周公創作的，便點頭的分數多了。說是劉歆替王莽假造的，便搖頭的分數多了。）

再試一試看，猜猜他第二項改革軍制的事項，何以要擱在善後會議裏呢？這是他的主中賓：他苦心孤詣，將不倫不類的軍閥爺爺，一齊請到，無非要向他們商量讓出一點兒款項，倘然做得到，自然不無小補。還是做不到，不得已只好借債，請爺們不要再說話。並也老實不客氣，把你們做口實，搪塞國民。所以會議的主要是第三項整理財政，這第二項是他的陪襯。然而亦可以說賓中主：因爲段執政在「和平希望」聲中登台，若非把改革軍事，做了會議的帘招，會議便太黯淡。在理想上講，要製虎皮褥子，請了無數老虎來，逼他不好意思，親口答應，在處辦方面，似乎猶其道地，在事實上講，現在的軍閥，最工詞令，一面進兵，一方還可以承

認天語褒獎的公忠體國。所以在會議席上，儘能改革兵制，改到周公孔子也滿意，維持執政的體面。因此這一條改革兵制，也不妨用他充作善後會議之花丁。

再試一試看，猜他第三項的關於整理財政事項，何以要攔在善後會議裏呢？哈哈，這是在上面第二項雖然止帶說了幾句，也就完全洩漏春光，不必再瞎猜了。他不是爲了此項，原就不必要開善後會議。有些不識趣的朋友，以爲財政乃是國家存亡的要素，根本解決，尤其要列到國民會議，用不着善後會議。但是剛剛哈哈過，忍不住又要哈哈。需錢則有燃眉之急，待決於國民會議，則如俟河之清，如何不用善後會議來救濟一下再說呢？然而不識趣的笨伯，又要討厭了。以爲亡國的外債，即使善後會議解決了，國民能夠不反對嗎？有希望的國民負擔，不經國民會議，能有稅則公債等的增加麼？當然止有貓口裏挖肉，如上文所說過，希望善後會議的軍民長官，不好意思，在議席上答應解款中央而已。然而閉了眼睛想想看，不是顯然做不到的，屈指便是好幾省。議罷，人皆觀望此數省，見無動靜，見省省效尤如故，議案等於廢紙。若曰未嘗不可望，情誼較切近者，將如約來救至急。應之曰，是則善後會議之滑稽，明白曉暢矣。倘非根本解決時，致款止恃情誼，則目前救急之財政，段執政儘可以誠懇之函電羅掘之，不必以形式之會議要挾之也。苟且弄狡獪之出把戲會議，價值幾何。讀報至善後會議

籌備處月費五萬元內，有交際費若干，深深的想到民四的大典籌備處，民十二大選籌備處，有連帶的感觸呀。振苗助長之術不可用於百年大計中也。我常戲說，現在的闊人左右，終是蕭何張良絕迹，止有陳平，其多如鯽，陳平者，合蕭何張良，則爲之傑，離蕭何張良，則爲羣小者也。好爲陳平之奇計者，可不慎歟。如果不信，善後會議本算不了什麼，推類做下去，你也試一試看。

怎麼辦呢

我這回進京，躬逢其盛，遇到現代評論開始發刊社內的朋友講笑話，他們說，你有什麼話，願意說着，你送稿來，我們亦能把他來登，我聽見了，高興極咯。但要下筆的時候，自己招呼自己，說道，喂，朋友！你能說什麼話呢？仔細一想，真糟極了，他們都是學理深湛的學者，你插進去說浮話，不是笑話麼？那怎麼辦呢？

幸虧想起來，他們曾經說過，你說不出別的，你就把時事批評批評，也可以充數。我想這當然容易交卷，可不是，在長安市上鬼混，除了餃子舖裏，多半還貼着『莫談國事』。實在誰還不是談幾句時事作爲應酬話呢？一見面，終是現在局面很混沌呀，或說，這一回各方面應

有些覺悟，批評如何是長，如何是短，終得拉出一點理由，才有勁兒。但是轉念那種信口胡言，可以形諸筆墨麼？又癩了！那怎麼辦呢？

然而說定了送稿去湊數，人家倒把別的稿子攔着，排字人等着上版，現在臨時不交卷，又怎麼辦呢？

所以急了，便把斬新的時事，當着上版的晚上，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聽到的批評，抄襲了來塞責。有人請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吃飯，一進門，便有幾位議員先生們竊竊私議，說道：「來了來了，章先生便是主張勸段執政用革命手段，推翻偽憲法，取消議會，廢除約法的一位健將。人家聽了，都說，三件事該這麼辦，是不用說的。但是同日下午三道命令，在面子上，有點兒難堪，馮總司令也沒有把李彥清同張敬堯潘鴻鈞同日鎗斃，怎麼把先烈定下的約法同議會，只是老朽點罷了，如何可同瘟臭的偽憲法，同是判了死刑，一同上綁呢？這不是好像同朋友們，給囚犯一般的過不去麼？便有人問，那怎麼辦呢？」

有人說，洪憲的欽頒憲典，曹三爺的賄選憲法，這是兩個政治罪犯，自當執政的一朝權在手，可以立時發落的，執政革命，他自己說「不過第一次革命的延長」，不就是革中華民國的命，那就約法未嘗不可廢，該有一個稍為相當的手續，才算說得過去罷。然而如此烏烟

瘴氣，章先生必定躺在大椅裏，伸了脚的冷笑，十分不痛快，那就怎麼辦呢？

但是章先生是愛朋友的，約法是章先生的老朋友，偽約法是同李彥青一樣，章先生沒有同他握過手的。若把段執政的老朋友張敬堯、潘鴻鈞，同着曹三爺的小朋友一同上綁，太叫人難堪罷？反正終要死的，何不給他一個臨終的典禮，免了很多的麻煩呢？然而痛快是真不痛快，到底怎麼辦呢？

況且約法是廢了，執政只是一個臨時執政，又不叫臨時執政制法，簡直大法中斷，執政固得放手做事，或者非執政也放手鬧花樣，又怎麼辦呢？

——一九二四·一二·二——

苦矣

太陽下去，星光出來，起床，睡覺，跑路，吃飯，鬧得昏天地黑，不知不覺，又到了星期四。在坤寧宮監視了兩個布偶像，一個穿紅的，據說是皇媽，一個穿綠的，據說是皇奶奶，相對了三個鐘頭，到家已是五點。（皇媽皇奶奶是同站在一起的蒙古警察先生告訴我的）現代評論又催了好幾遍稿子了，要在兩三點鐘內交卷，沒法，報亦不能看，只好寫了苦矣。

現代評論既許我做東西夾在裏面，我這樣的撒爛污，急火煮米飯的去塞責，他們又不

好意思不登，真是給我白糟了紙幅，苦矣。

不用說咯，寫咯隨筆扯來，自然又是時事最容易交卷咯。講起時事來，大而無當的，把最闊的人胡亂批評一下，就又動聽，又省事咯。尤其容易，對於最高的闊人，耳朵裏常常聽見，若將道聽塗說，一起穿插起來，字數又必定不少了。但是這麼辦法，那最高的闊人，未免或遭奚落，或受頑笑，豈不平白的又吃虧嗎？做闊人亦就不容易做，苦矣。

目下數到最高的闊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段執政段祺瑞老先生了。有人說，段先生立志革命，中華民國是十三歲的大小孩子，再多革幾次命，亦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他老先生是六十歲的老頭兒了，如何經得起劇烈的革命呢？尤其是他的老脾胃太要不得，倘然照目前情形，他嘴巴是革命革命的說得震天響，他自己的老脾胃兒却包圍了他，密勿通風，不許他自由，又經不起那班先意承志的孝子慈孫，捧了他的老脾胃兒，借革命行惡，所以他那老脾胃兒，簡直再進一步，便上了「朕即國家」的絕路上去了。如此他老要革命，非先革他自己脾胃兒的命不可。阿嚏，六十歲的老翁，要送到醫院去，兜心一刀，革起脾胃的命來：如何使得呢？但是不如此，又怎麼支持得很久呢？苦矣。

況且不用說到根本的脾胃兒上面去，就從平常小事說起來，旁觀的理論，容易着口。當

局的事實便僵得很僵。不是仗着老脾胃兒橫衝直衝的過去，就簡直過不去。譬如前天安徽的許多代表去爭倪道煇，大家把倪道煇的劣迹，講了一番，他老心頭是很明白的。但是倪道煇有的是錢，爲他老用的錢，又是雪中送炭，在曹吳已倒之後，運動安徽響應，造成他老的家鄉勢力，撐着面子的，叫他如何忘恩負義呢？所以只好起起老脾氣，本着向來秀水木頭的精神，硬答道：「倪道煇很好，安徽軍事非倪道煇不能收拾。」雖大家面面相覷，有些不歡，他的老脾胃兒也就不客氣的不管了。可是當時有位不見機的代表，又加上一句說道：「倪道煇打死學生是真的，他還是通緝的刑事犯，更是不能辯護的。」執政大人不聽，猶可，聽見這句話就真正觸動了他老人家老脾胃兒的真氣了。他心中必定大怒的要答道：「惟其學生，正是該死，倪道煇多們能幹。」然而到底又說不出口來，只好氣得紫脹了臉，止算沒聽見。大家冷笑的辭別出來，他瞪了眼勉強的答別苦矣。

他對安徽代表說：「共和是我造的。」這句話雖嫌老實不客氣一點，但終算沒有虛誑，可惜他老沒有想想，他參與着做了造共和的一分子，他自己在那一方面用的力量較多？所以又有人說，段老先生在共和牌子方面的確也用的助力不少。至於在共和實際方面，可是用的阻力亦不算不多。什麼是共和的阻力呢？就是老官僚傳統的四千年帝王國家的老法

寶段先生一方面把共和的招牌掛起來，一方面保護老官僚及他們的法寶，好像鐵桶一般。幫袁世凱如此，幫他自己亦如此，到如今口說革命，還是如此。說不定段祺瑞式的革命，竟可反把共和的殘存實際，一齊革光，完全讓官僚法寶出來「復辟」。這何異段先生做了法官，明明判定一個囚犯進做自由人，實際在他頸上圍了一條鐵鍊，一端繫着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叫他夯在肩上，累贅他一生呢？所以他老挾了一塊建造共和的老牌子，悍然不肯細細商議，却被洋鬼子、賣國者、獵國獵官者，失風政客，銅臭商人，重重圍裹起來，逼他與共和絕交。齊宣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恐他老還不能得這樣最後覺悟，則回想兩局圍棋，一卷佛經，頭腦冷靜之時，其心安理得如何苦矣。

好了，字數也太多了，說來說去，也終是這句腐臭的老話罷了。旁觀常會說的，進了局子，誰也忘了，你算什麼，作此無病之呻，以惹人笑。我說道，我逼住了不能不交卷，所以才信口開河的，也是不由自主的苦矣。

——十四·一·三——

一鼻孔的人有兩張嘴

「教育部製藥公司」黃狗爲記的賣藥廣告上於滬案會大吹特吹曰：「措詞尙爲嚴

謹，「對外交涉，有此嚴正堅強之態度，一矯從前委曲優容，含垢忍辱之失，不得謂非吾國外交之進步。蓋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惟亂世晦霾而不信，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但視揭而通之者之精神氣力何如耳。」（什麼叫做「亦惟亂世功用而益顯」？這種文言，他的通的程度，較白話如何？）這也算官官相護，替同僚吹牛，亦即為主子與自己，皆增體面，說得左宜右有，酣暢淋漓了。倘使我們號稱「利用學生」的人們，起來說一個「不」字，必定又要說不信任政府，定然是要「利用」學生出來替代交涉了。天網恢恢，替章老板賣氣力的晨報，不知又含什麼作用，首先屢次反證黃狗公司的廣告，竟是完全扯誣，外交實是失敗。嫌陳博生說話的資格不夠，昨天還叫大將張君勸親自出馬，直把章老板「正義人道」的面具，撕成一個鬼臉。他把「吾國外交進步」的沈外長的戟指罵曰：「外交總長沈瑞麟，尚不應去職耶？」「沈外交總長對於他人「我想送禮」四字，而竟作為禮物也。對於他人「我想請客」四字，竟作酒席也。況乎我想送禮，我想請客之八字，尚在外人若吞若吐間，而沈總長竟已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矣。異哉吾國外交，異哉沈總長之外交。」那末，除是張先生不會見第十一期的甲寅週刊，倘曾見過，我請他一致的批評一下，他不能不持同樣之論調曰：「教育總長章士釗，尚不應連帶去職耶？」章教育總長對於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之

外交，竟作爲進步也。異哉「吾國之外交進步，異哉章總長之吾國外交之進步」！章總長常許張先生是目前不利用學生，最結實的好校長。已經替他把「並未利用的」自治學院，升做政治大學，他的說話，可靠的程度如何，你當心服。現在張先生證明你什麼「時評」，完全扯誑。如此如此，吳稚暉早勸你不要做那種不名譽的時評，也算不會栽誣「章總長」罷。

此番黃狗公司的賣藥廣告，竟被他手臂上「純潔不利用學生」的大學者無意中出一個大醜，好叫他那「又硬又臭」的時評，滅些肉麻程度。然張士釗那種「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氣概，我們祝他使用到末日才完，也成全了他的後半世。不忍再看他的反復，所以留他那種「現世報」的印刷物，供每星期做個開胃健脾的消遣品，也不枉了亂世的千奇百怪，應有盡有。我們且擱下張章同異不提，我倒還要請教張先生一下：

張先生生長吾國，沈瑞麟已經服官多年，難道不知道沈爲何如人？沈之作外長，他既自認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通國亦共知他同木頭彫的完全一樣。將他比起章士釗來，沈既自信弗如，章亦自負遠勝，先生亦必左沈右章，而章竟稱他「嚴正堅強」能辦「進步之外交」。那末把章士釗一估價，恭維他一點，說他同橡皮澆的完全一樣，也不算我說得太刻薄罷？請問先生所謂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還是先生當初撇開了學生去逼出來的呢？還

是「有人利用學生」去逼出來的。先生必啞然笑曰：這是有人利用了學生去逼出來的。那末，先生深惡疾痛學生干政，你們的晨報出死力幫章士釗壓抑學生，學生便翻然改過，止是閉口讀書，再不敢逼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先生善意，把逼到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的責任，改放在橡皮澆的，木頭彫的身上。先生便明料就是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已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何況居然要想送禮，要想請酒，安得不「三跪九叩首於外交團之前」，稱為「正義人道。日在天壤間」，指為「吾國外交進步」耶？以我代彼等自負，非但進步，竟是空前的大進步。「一矯從前」云云，彼等亦早有此意。先生若要望他們逼外人真想送禮，真想請酒，他們必怫然曰：「我們學士大夫又不做義和團，安能向外人作非分之要求耶？況你適從何來，外人並未要想送禮，要想請酒之先，你在自治學院高臥，並不會哼一字，何以現在漫罵我輩，以博名高歟，抑忽然真正愛國歟？」我知先生此時止能慰之曰：「朋友，這是我們的義務，要學生不言，我等豈能不言，我等再不言，道理如何說得通，報紙的面子亦如何過得去。反正我們一歸咎，你們一忍受，事情便算光鮮的過去了。」這種的揣測，固然罪過罪過，亦許周納太甚。然相類之事實，實在如此。當初上海商會提了十三條，學生尙不滿意，政府已經駭得屁滾尿流，故意使顏惠慶等算與沈瑞麟不睦，將他截成兩段，我就哈哈大笑，知道玩

戲的又大出其彩了。還有許多十死笨伯，或則督促顏惠慶之徒，或則督促沈瑞麟，皆是鄉愚對耍把戲的說夢，可笑亦可憐。張先生亦是鄉愚乎，然何以早不整頓學風，晚不整頓學風，偏偏一刻等不及兩時，要在外人要想送禮，要想請酒時，你們替稱贊沈瑞麟外交進步的章士釗出死力整頓乎？先生，沈瑞麟不適當，將使段祺瑞親自出馬乎，一笑。誰是利用學生，誰非利用學生，學生果止爲人利用之物乎，話頭太長，有空閒必當同張先生一討論。因五六年前研究系利用學生之名，滿於天下，數日前梁任公先生猶致謹。先生過來人，有此事，無此事，值得向先生一言，請了，再會。

恐不「赤」染血成之歟？

——十四，十，九。——

伏園先生黃龐記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真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龐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問問同胞，記念黃龐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麼？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

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丁曉先君等，爲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來翹縷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內，王知事待他還好，你能向當道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爲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那裏找得到這麼一個閩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閣過了。到一月初五六，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廓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先生老不閒。到十五那天，鈕惕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誣陷不悅於己的，坐以囹圄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很。恐怕好肉上，天天咒他生瘡，真會生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到一月十七上午，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在那

裏挂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見申報專電，言周直剛被殺，我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報」，言之更詳。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侃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明天便不做工，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擔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保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興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甲種師範爲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爲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鄰里，此其獲禍之大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書者，占了便宜了。）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顧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

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冤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理由很充足的。因為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辦抗租，老實做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說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呈子，在一張煙榻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捉到官裏去。審訊數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晉省時，面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關歲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人權保障」藉口。「軍法」什麼小小腦袋，值幾個小制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的鄉紳，在前清不完慣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盡，終是每天血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大少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鏟，享他大肉湯糰縐紗銀錠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

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行逆施，立起個戶自救會來，真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曾樸剛做政務廳長，有季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於是十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等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悔過室提人。周尚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有省委在此，提你到南京去。出至警所門前，周見衆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網，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龐，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押赴城心市橋，王知事亦乘轎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馬前行，警隊荷槍擁周步行在後。到橋下南街，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頸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方落下。血如潮湧，頸項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顆頭，拋入小木籠，挂向縣

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堍上。自早至暮，看者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說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惕，（他的名字便謹慎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聞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辨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孫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惕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產，與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糧，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值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耍殺人，即開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昏，何至於有礙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雞懼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梟一顆人頭，

如摘着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寡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舉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老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胖」的教書先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爲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身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醇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佃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佃戶倒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慄，洗心革面，不會染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互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三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也會快呀。紳士是應該 Cande 的罷？似乎少狼巴巴爲妙呀。我願以後替黃龐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內，叫人看得血痕愈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爲東大校長問題

飄萍先生：

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採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都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鴉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可以說是呀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采，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曹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段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爲亂命，無非立在曹銀方面說話了。因爲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銀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銀倒了，齊燮元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便彼仍與

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齊吧！

這兩天還講什麼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發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止要段執政自認爲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儘可以讓齊燮元到得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府命令出不了北京，是很坍台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慙爲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眼小，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生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即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當馮玉祥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所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說郭秉文於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麟，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濂，便沒有師範大學，定

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連帶下台，是落大丈夫的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尚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用郭秉文麼？

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獨通錢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恤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了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限多年不算，也是一塌糊塗。日暉橋邊圈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日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秉文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有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

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燮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尚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燮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唁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氈塊（換一換新鮮）昏迷，語無倫次，伏維垂鑒，弟吳敬恆。

致邵飄萍先生書

——十四，一，十九。——

飄萍先生，好久沒有來攪擾先生，現在又有毛細的問題，要想糟場大報餘白，因為昨天貴報新聞欄說，教部編輯處「並擬換吳稚暉加入，吳氏尚未十分允可」，此乃通信員誤聽，自從易先生長教之後，我們從未通過信，見過面，並非不入公門，純然尚未有機會，所以「尚未允可」之說，絕對不確的。弟斷非賣弄清高，不肯任事者，但不肯瞎任事。那種烏編輯，我現在做了糊塗王，自己要編輯的還閣下了，那有工夫去瞎過問呢。弟亦非不好與官人往來者，因為把我去向官人說話，一定無效，所以知趣不瞎說，親友怨恨我的也很多，然我會替平生師事的少數人，自動的，數年前轉托朋友，丐過王叔魯，丐過張岱山，去年丐過葉玉虎，新近丐

過陳瀾生，丐過巖仙洲，去年爲一少年軍人，丐過王儒堂，近來爲一醫生，要一行醫文憑，丐過鹿瑞伯，因抱關擊柝，傷賢者之飢餓，乃若有應負之責，但大部僅有效（？）或置不答，此外一字未入公門，且今日以前，尙未入一字於同黨之公門，然卽此亦可見弟非敢言毫不請托者，故此弟欲請求更正，並非標清，然亦借此出一輪風頭，因有一緣故，弟近來正與孤桐先生，相持老虎問題，乃竟想瓜分其編輯局，豈非使之齒冷，易先生之處置，固廓然大公，貴報載稱易會訪周王皮陳錢劉諸公，諸公皆確爲編輯界慶幸之人，然若齒及於弟，眞所謂以「友誼」及之矣，何以服章先生！

且自貴報徵求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意見以來，弟略聞大論，深爲感動，曾擬有所貢獻，然無暇暢所發言，故握筆輒止，今可因教部問題，連帶略論，蓋前聞曾有何報（不能記憶），說過，當易先生懷疑加入段閣，「余曾德贊加入，實有此事，若贊之專爲編輯員地步，亦太可笑，現在可以一說，自從郭松齡先生倒戈以後，我們咸喜又打煞了一隻白額虎，至少北方半壁江山，或有略略整理之機會，然戰局未定，民會未開以前，什麼中央改革，都說不到，應於十二月一號，先把中央行政機關，收管於希冀郭軍勝利者之手，段芝泉先生忠於民國，莫妙他暫充光桿執政，（如章行嚴先生所擬，「自本月十六日起，卽不視事，我亦替他擬過，曰「國務

員完全負責，庶政說定，呈交本執政令行，「似乎高拱吉兆胡同，做他門牌下棋之執政，尤爲安全圓滿，當日癡愚之國民，紛紛什麼制，什麼閣，什麼倒段，什麼不屑出仕段門，竟害煞了我們敬他的郭松齡，並害煞了我們不必要他死的徐樹錚，放出了一隻白額虎，現在又進了山海關，恐怕不要幾天，又輪不到我們說話，溥儀先生又跑進神武門，什麼這樣說法呢？就是所謂中央，所謂閣員，真叫做「爲福不足，爲禍有餘。」先說害煞郭松齡與徐樹錚，段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也同無責任的小百姓一樣，把孫馮郭張之爭，看做軍閥相打，誰勝，我就官誰做，恐怕誰勝，我可預先不得罪他，有槍階級爲不健全的輿論所把持，亦不敢直丐段先生幫忙，止有少數報紙，曾詰問執政何以不免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之職，亦充耳不聞，然又不自引退，等候徐州下了，來下孫傳芳蘇督之令，候天津下了，來下孫岳直督之令，一若執政便是足球場上之公正人也者，真乃世界之奇觀，（現在許閣許閣，還同樣做法，）然實際上，看了事後的報紙，外交部交通部都有奸細，做不少工作，外交官不與國軍以便利，於是某國人可以從容布置，先令李景林下一着規子，使國軍全力對付，不能出山海關一步，於是某國集重兵於遼東，樸索迷離，鬻軍中雜了矮子，而郭將軍夫婦殉矣，於是徐專使得意洋洋的跑進來，徐專使又遇仇家矣，向使十二月一號，中央機關早盡數收管於希望郭軍勝利者之手，二號即免奉

張魯張之職，下討伐令，逼李景林早露真相，某國不及備，則孫岳早鎮天津，今日朝陽襲錦州之國軍，早與郭軍同入瀋陽矣，彼專使聞中央皆彼不悅之人，亦即安全在長江上下，鼓吹其安福之勝利矣，此所以說十二月一號不即收管中央政權，害煞郭松齡徐樹錚兩位也。迨許閣之議，許本不欲承其乏，我亦說之曰，段執政最忠實與安全，莫如爲光桿執政，你亦不可做總理，你做總理，仍是段先生坐江山，彼大韙之，然民黨不屑過問，以爲又是做官了，段祺瑞執政之下的官不做，而且必要什麼攝閣等之名目，吾黨某公且急電我曰，「殊非賢者處世之道。」我復之曰，事理甚明，譬如警權實爲用兵時之緊要機關，馮軍已知收管之矣，其餘行政機關，不過次要而已，爲禍不足，爲禍有餘，在呼吸勝敗之軍事中，獨不當一併收管乎？何以戰陣在前，而後防乃令坐觀成敗者，彼不欲操縱，乃送之戲弄，此由不知收管者，不過收管而已，豈但行政當縮小而已，直可縮之於無，徐待軍事已過再說，號令不出北京之政府，此後之短時，尙且難言行政，何況當時，難道什麼制，什麼開，大政方針，通電四布，真將開太平之治，彈盛世之冠，請諸公收管機關，就請諸公福國利民，榮宗耀祖乎？收管而已，並不與聯治法統共產，有所衝突，一切打仗已畢，靜待國民議定可也，國民要攝閣便攝閣，要委員便委員，要聯治便聯治，要法統便法統，要共產便共產，所以時間不好弄錯，弄錯時間反鑄成大錯矣。

要想反連累許老先生，不能不拖拖拽拽，竭力造成現在的空中樓閣，使段先生下棋，還是不安穩，所以開員仍誤作球場上勝家的朋友觀，請到于易諸先生，他們商量去不去，我說講不到去不去，若不做段祺瑞的官，在朱深警權在握，執政威風凜凜之際，應該不去，所謂不合作也。現在他亦與公等同一光桿，又何傷乎？此去之說也，現在前敵戰事已闌散，馮煥章且下野，收管那無聊之機關，亦非必要，此不去之說也。然現在所謂段門閹人，皆非能直接行惡者，不過彼等皆小竊扒手出身，有一天，他們便順手牽幾條牛，假如教育部靠了吉兆胡同中，有人落了八千元的公款不夠，還正在那裏派充爛羊頭人物做留學生考試委員長，去看守看守也好，此又贊成易先生等不妨一去之說也。然看而已，為福不足，為禍有餘，徐待國民定了政制，再積極辦事，現在且消耗精力，替學校索薪者籌款，開了無事，能替國語想點法子，那種烏編輯，製造洋八股課本者，直罷之而已，彼周王諸位，亦決不屑在此時幹鳥事也。

故許大總理不聽鄙言，好似出棺材必要訃文，做開員必要方針，畢竟發了一通的四言告示，金聖嘆批三國演義，定要說「醜醜醜」，此時還有什麼中央，概括一句說，便是洋客人在東交民巷，要立個中央名目，在此伺候而已，北京的生殺之權，操諸何人，操之管海關的洋大人而已，所以收管機關，還祇是怕他「為禍有餘」，已是滑稽已極，還要不問國民，便立什

廢制，什麼開，什麼治，什麼統，爲皇帝，坐北京，真正屁話屁話，上當上當。你要擴大中央行政，固是癡人說夢，便是縮小，「張嘉璈」式的銀行老板奉了洋大人之命，已請你坐上交椅，馬上止好向天津逃走，所以縮小中央整理地方之說，先生真直捷痛快，雖地方能否整頓，要國民自動，曾與吉占旨微，諸先生懷疑，而且曾於民國十二年，對包先生世傑，請告馮檢閱使，我說現在且不要講南北議和不議和，大家且按兵不動者五年，各修內政，第一除土匪，第二增農田，第三治道路，第四保商旅，第五養人材，第六汰弱兵，養精兵，等到家給人足，兵精糧富之後，揀一空地，決個你死我活，大家若想到爲什麼而戰，便祇是藉口對方腐敗，現在大家皆已不腐敗，便可一笑而罷曰：「大家不要打了，噲老子與你統一了罷。」這就是變相的整理地方之說也。包先生達到不達到，我不能知，然吳佩孚不肯，馮玉祥僅應之，是實在的，張作霖決不肯聽，馮玉祥郭松齡又僅應之，也是實在的。到自前，馮玉祥且苦滴滴的出洋，張作霖還是不肯罷手，難道不又是實在的麼？一年以來，察綏不是土匪減少麼？農工商皆有整理麼？道路不是略有興作麼？嗚呼，樹欲靜而風不息，地方欲整頓而鬍哥不許，又將奈何！所以一言以蔽之曰，大家都是軍閥，儘他羊咬煞狗，狗咬煞羊，咬完了，我們方有好日子過，全無黑白之可分，真正滿國的「昏百姓」。（我在民元謚貴國大百姓者）幸有一線曙光，近來現代評論中有

位「文」先生，他說，「國中實力派，如果有心收拾大局，在這時候，便應當糾合全力，掃清關內敵軍，但是號稱比較開明的軍閥，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他們軍事稍一得手，便急於回轉去爭佔地盤，至於全國戰爭怎樣結束，他們無暇去管他，時局如何解決，他們當然更毫無計劃。」這一段，若誤看了，先生方視軍閥去整頓地方，他偏說回去是爭佔地盤，先生才說是縮小中央，軍閥亦力避干政，他偏說他毫無計劃，不啻對先生罵了一頓。又軍閥方力避擴張勢力，他偏說全國怎樣結束，那末，張作霖會如疾風暴雨，由直而魯而蘇，將解決全國，何以又大家不以為然呢？且既說全國矣，又止許他收拾關內敵軍，關外可以置之不問，皆略有說得不大圓滿之處，然文先生竟贊軍閥有「較開明」的，竟委之以「掃清」之任，託之以「結束」之事，授之以「計劃」之權，大為我輩依賴軍閥或有救國之事，望雄雞之生卵者吐氣，否則有如高一涵先生之說，凡人一拿槍，便非好人，一與拿槍者接近，止是上當做夢，離革命尚遠。我曾想馮玉祥不肯掃清關內，或非好人，然蔣介石他方以自己為大國民之又大國民者，難道他一執槍，也變成軍閥，不配革命了麼？軍人必不可革命，有軍即閥，革命事業，難道高一涵先生執筆衝鋒，吳稚暉磨墨尾隨，方無堅不摧，十分道地乎？弟屢想同高先生開玩笑，不料文先生早打了高先生的巴掌，大不以為然，文先生不願自己去掃清，要使馮玉祥去掃

清，不願自己去結束，要使馮玉祥去結束，不願自己去計劃，要使馮玉祥去計劃，何以故？便爲他較開明故。較開明的，許他有一線希望，不算依賴，我願萬分之同情於文先生，張作霖反正不日就要進京，我們在「較」字上着想，算有一線黑白的，我們且褒獎馮玉祥幾句，望他「上城」，並當郭先生夫婦，留日學生，發起一個追悼會，不負他並要掃清關外而一死。

然矮子雜在長人中，已死之郭先生，爲「貴親善者」斷送，未死之「較開明」者，以長人敵矮子，到底有幸否乎？故黑龍吉林之大兵西移，則關內益震，北鄰不服，我們大多數却又助「長髯公」誣責「紅人兒」，實際不啻幫矮子說話，既如文先生之意，止須掃清關中，而關外本爲棄地，亦何妨讓矮子與紅洋鬼子，釀個國際戰爭出來白相相，於是洋鬼子打洋鬼子，矮子打矮子，我們全盤計劃的算起來，亦何妨借我國土地，供彼等相打，因爲如此苟安童騃的昏百姓，止有他的昏聩心理，世界大戰爭，要在中國地而上行之，終免不了。英吉利可以拋霸權，大日本可以改共和，終要在中國地面上，有了世界大戰以後，才一定出現，你們不是常說羅素幫了中國一句都好的麼？（我們若幫一句外蒙古，便是賣國賊）英吉利有羅素，大日本也有羅素，我不相信東西洋的洋鬼子，現在還都像字林西報順天時報裏頭的人物，通通一樣，帝國主義，正在本國，還鞏固到歐戰以前一樣麼？他們要在我們國土上來大戰爭，我

歡迎之至。我們願做爛菜葉，死在地上，滑到他們的石碑樓，否則被他暗中簸弄，永無革命成功之日，亦永無國政整理之日，零碎死，不是也死麼？所以弟輩是國民黨黨員，便不該再在北京來苟且的講什麼制什麼開什麼統。我們已有政府，我們早有政制。除了中山先生式的國民大會，不能移動我們現行的政制。我們希望他由南邊移到北邊來，人家說廣東現在洋鬼子的氣勢很大，然鮑羅可曾挾了我們的財權，使我們不得過年，那裏比北京的洋鬼子氣勢更大，安格聯肯指點我們打敗陳炯明麼？止聽洋矮幫張作霖打煞我們的較開明者而已。我們本來也不願意望任何軍閥開明，又不願與任何洋鬼子做朋友，但是軍閥可以借那較開明的來試試，洋鬼子雖已盤据了我們的海關郵政學堂執政府，甚至滿州東三省，確是都不好，但蟲多不癢，廣東政府也弄個把試試，現在廣東快活過年，暫比北京好，正好看最後再說。我所以忽然論及此，因為新近黃昌穀先生來京，我問他廣東何時北伐，他說現在不北伐，他們要把地方整頓好了再說，那他們雖通電還用洋鬼子，他們正在那裏整頓地方，與先生之旨合，故向先生們非黨員，也報一個喜信，又想到了北京，中央雖縮小到無可縮，還是莫名一錢。王小二不得過年，東邊的洋鬼子替我們放虎內奔，西邊的洋鬼子，叫他們兩手空空，真正要命呀，真正要命呀，還要編什麼烏書呢！並告易先生，你們內閣，若沒有同張作霖溝通，不

應該對岸觀火，還作球場上的公正人呀，許總理他是國民黨——右派罷了——難道張作霖進了新華門，肯饒他麼？吳敬恒頓首。

——一月·二二日·——

三致邵先生書

馮煥章之出處問題

飄萍先生，最近已有兩次發表各人意見，糟蹋大報，現在因為張家口張督辦等通電挽回馮煥章先生出山，帶問到我，我是不能簡單發言的，所以不能復電，只好寫一封信，貢獻我的鄙見，目前張作霖吳佩孚四面八方搗亂，形勢嚴重極了，似乎國家的否泰，民帝的消長，都在最近要大見分曉，這不是講個人出處問題的時候，我本了這種愚見，陳說於諸公，恐不能普遍告語，所以還求大報采登一下，可望凡諸公致意的人，也得是正，其書云。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賜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司令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鑒，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這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佔有什麼，況且他又是一個最澈底了解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巍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

呀，曹錕呀，就是徒鋪餽的黎元洪呀，還不够麼，且爭了銘旌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爲子孫作老牛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騰臭如何，目前他們的子孫墜落如何，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就屈了，難道真想更退一步，要管一管那最高最低的風味嗎？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上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藩籬之下，所謂馮將軍將要巍巍然，我們也趕快來巍巍然，於是馮先生淡然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清醒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叫的大人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他的高蹈是很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一類話諷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的，因爲若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髮數到跟腳，尋不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雞生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救其所謂救國，其所謂國，他也儘可並不爲巍巍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爲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是得了亡國大夫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

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必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不出來與吳佩孚拚個死活的，用不着爲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虫，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維，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我個人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勤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們來看好了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大惡，一面經你們北方人休養生息，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乎方有恢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佔地，想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只夠虛矯亡國，張乃恭順賣國，所以連造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遂卽倒敗，張乃愈凶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鴆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馮先生似乎出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戢止

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略家，沒有法子好直接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說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勢，必釀成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些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雷暴雨亂瞎爭的，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區五卅學生，便粉飾的來開關會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罷！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涉，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愎肯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只是爲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賓的，決決沒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人，都應當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爲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非馮先生親自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爲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

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也許好點，吳佩孚來也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剃刀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嗎？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懇求段先生幫忙，段先生定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什麼藥，反自覺走頭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很替他不妥的，他要從庫倫去莫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到底人家亦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說馮先生是押在莫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助諸公打仗，即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騙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謗，乃竟可以反致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言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略家，他誤會了馮先生必定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爲，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釋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尚因爲怕麻煩，豈知做了和尚，煩鬧更多，這乃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供獻的區區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嘯，更不堪爲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本此古語，聊候芻采，叩敬崇安弟吳敬恆頓首。

溥儀先生

冤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堂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他密勿通風，必妥送他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

(一) 耗子 遺老是也。

(二) 瘡虫 皇室奴才是也。

(三) 鱷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即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老不遺老？真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飽薇蕨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為哩，陳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挾有另一種詭法的痞棍，晝伏夜動，名

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爲，年來到處棍騙，人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爲東洋巨騙，一部日本人深痛惡之；卽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六萬措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方把他闕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愿，然而終免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十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碰響頭，拿了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好東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託忠憤，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室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夷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

聲稱要見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他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諡忠烈了麼？總之，這班無聊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種：

再說癆虫。癆虫者，卽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薄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癆虫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那一年二千五百二十斤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醬人蘿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在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主，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查抄，駭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檔案，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賬，（那裏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爲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等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有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指而未予，僅取去衣服一項，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

親眼看他們取出的，我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閒講白嚼的估價，至少值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元，給溥先生夫婦二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天，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虫，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裏，替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裏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我料必有整千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贍養，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給那班癆虫與鼠竊，作成鱷魚，做了「快要完」。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箍，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醬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癆病虫，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值整千萬元，好像癆病才

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尚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祝他將來出來，擔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班癆虫，同着那班耗子鱷魚，東也狗吠，西也鷄鳴，鬧的六神不安了。

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即如努兒哈赤之甯馨子孫，如玄燁，胤禛，弘歷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齊，不料弘歷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齊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癆虫，鱷魚，也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自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齊樂，溥儀是否會哭，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賬。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

金寶金册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

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

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

就是馬上回鑪，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賬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乾齋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擔一尊金佛，換取銅元二十枚，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宜統十六年的舊歷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到底幹什麼呢？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癆虫塞了氣也不得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鱸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鱸魚，布滿在東西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時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冤

哉溥儀先生！

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冤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疥蟲，鱷魚，非把溥儀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疥蟲，鱷魚，又把溥儀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詛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韬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如會靜之獄等，尙因牽纏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夠作爲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便撒爛污，不激成大禍麼？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裏猜防前朝，其大理想，是國既共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分，想沒有在那裏股頑，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諡了，欽賜紫禁城騎馬了，准預瓊

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皆鬧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這種無意識的混鬧，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又難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猴子弄私處，弄出血來了。」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

(一) 由嘲戲而認真

(二) 由憤慨而仇嫉

(三) 由恐慌而激昂

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真？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國，還鬧什麼遺老，

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但是遺老既老，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遺老便讓他去遺老，民國之大，何奇不有，有這種怪物，供給遊戲文章裏嘲弄嘲弄，亦無不可，有如蘇州的汪鍾霖，曹元忠之類，人家開弔慶壽，無不翎頂而去，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法國拿倫帽守門之類，也足以點綴成趣，而且這班遺老，無一不就是廬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都由那種惡物，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止去做做鼠竊，或偶然偷做些顧問，總裁，總辦之類，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至多不過在他

們辯子上，大著上，開開他們的頑笑，也索罷了。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不問三七二十一，要想如法泡製。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裏，貼有南書房軍機處，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若曰口稱「上在行在」，便是他們的忠節愈著。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是準備做最後一孤臣，必當為復國運動，果如此，大清固有忠臣，民國非無健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為認真，闖入你們遣老隊裏，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這種的弄假成真，你信「上頭上面」叫得愈高的聲中，竟無反響麼？且如此嘲戲變認真的結果，每引起了彌天大禍。塞爾維亞一排字匠狙擊奧太子，引起了空前的歐戰。徐國樑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結局至曹錕進團城，吳佩孚上西山，齊燮元走別府。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竟扶溥儀做朝鮮王，為吞併的媒介，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望他早日實行。中國是遠東巴爾幹，自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前次一戰，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廟，繼此一戰，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世界飄國旗的島主，也進歷代帝王廟。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鷄。你想，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如此便宜的事麼？要留一條辮子，儘可自由

出入總統執政之門，口稱遺老遺老，倒亂則保護之，幹出真正的復辟戲則曲怨之，口頭好像遊戲的，內容實是認真的。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也成認真麼？

何言乎由憤慨而仇嫉？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袁世凱且把他做了騙人的帘招，不然，袁等如要做忠臣，有什麼優待敢忍心議及，倘然心目中有民國，如何留什麼皇帝？假令今日段祺瑞對曹錕約曰：「我做執政，你請在圍城做外國總統。」豈不要笑倒了三歲小孩，袁等之不怕滑稽而為之者，要和緩他亂臣賊子的責備，對付一般北方怒氣冲天的社會而已。你看他不恤推翻民國，自己正取皇帝而代，反批優待條件，乃說「僅留尊號，至今耿耿。」這無非愚弄北方的奴才百姓，使反對之衝緩和罷了。袁世凱真正能穩做皇帝至今，溥先生早已陪葬西陵，難道宣統十七年還能留小朝廷於日本使館麼？然袁之奸狡不足責，憤慨於北方人民，於民國毫無情憐，並其奴役二百六十年的恥辱而忘之；至一個皇帝虛名，為朝三與暮四，被奸雄愚弄而不知，前日清理檔案，余適監視，記得一徐世昌之親筆函，更使人痛恨，先錄其函稿如左。

越千

壽民

瑞臣

仲泉仁兄閣下久違

雅範仰企為勞，恆委員等到津展誦

華棧敬聆種切猥以世昌七十誕辰仰蒙

皇上恩頒御筆扁額一方對聯一幅福壽條幅一軸壽佛一尊如意一柄衣料四件瓷器二件

玉器二件拜

龍隆之恩賚切感悚於私衷世昌衰朽自慚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屆中規矩以從心違蒙異

數獨邀望

觚稜而稽首下忱感忭伏祈

代

奏謝

恩是爲至懇此復敬頌

台綏

世昌頓首 九月十七日

這封信若是趙爾巽陳寶琛寫了，原不足爲奇，就是徐世昌，當他做袁世凱上卿時寫了，也付諸一笑罷了。偏偏他要在忝竊了民國元首之後，說這種卑鄙無恥的話，屈伏在一個「外國少年皇帝」之下，卅民國元首之臺。外國皇帝有內務府，難道民國元首便沒有私宅的書記處了嗎？否則就叫他兒子或姪兒出面請內務府轉謝轉謝，亦何嘗不可呢？他這樣褻

讀民國，其意無非以為民國是什麼東西，我止看銀子面上，出張一出張，做一回總統，譬如做一位欽差罷了。到此才知道清朝養了一隻狗（如鄭孝胥羅振玉之徒，他們自信止是犬馬之臣，稱之為狗，並非屈辱他們），還能搖尾巴，民國便養了什麼總統，執政，都是朝外敵，難道這種難受的憤慨，決不會釀出仇嫉的麼？

何言乎由恐慌而激昂？善後會議開會矣，有所謂正誼書社者，集刻一本保障皇帝的通電，向「邪氣民國」的執政府，善後會議會場，如雪片的分散，其意欲駭昏了許多善後委員，一致提案通過，各備靴帽袍套，環跪於日使館前，請聖駕還宮，他們四個會，滿蒙協進會，滿族同進會，旗族互救急進會，京師總商會，十五個省分，京兆直隸王樹柵等九大官，東三省世榮等五十三人，山東張英麟等二十人，江蘇陳名侃等數十人，福建郭會忻等三十人，河南裴維俊等七十二人，廣東曾習經等四十三人，江西閔荷生等五巨紳，湖北樊增祥等十六人，湖南陳嘉言等二十二，甘肅蘇源泉等十一人，雲南朱崇陰等二十四人，貴州姚大榮等十九人，四都市，北京則有李經畬馬其昶吳懷清等，上海則有陳夔龍馮煦秦炳直余誠格朱祖謀等，天津則有張人駿呂海寰升允鐵良袁大化等，香港則有陳伯陶張學華等，凡具名者共八十，其間有民國之大官，有復辟之巨子，有「愚忠」之遺老，亦有在賭場偷東西的翰林。（如

常熟某秘書）又不具名而標出人數者四百三十三，其他四個全會當以千計，真是浩浩蕩蕩，十八路番王會師西長安街，殺奔前來，嚇得我們「邪氣民國」的百姓，屁滾水流，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無處逃命，止有三呼萬歲，恭上皇帝尊號，才能平息衆怒。這個不夠駭，還於條文中，王樹柵等則曰：「凡屬血氣之倫，均抱不平之感。」張英麟等則曰：「民情惶惑，輿論沸騰。」陳名侃等則曰：「薄海聞之，咸深驚訝。」郭會忻等則曰：「證諸中外輿評，下至街談巷議，無不以此舉爲非。」閔荷生等則曰：「中外震駭，大動公憤。」姚大榮等則曰：「一時人心大憤，異口同聲。」聽到這裏，真正駭得面如土色，軟了全身，啞口無言。況且我本了我的良心說話，若說他們故意駭人，還有可商的餘地，內容却是千真萬真。有人對我說，當攝閣請走了溥先生的後幾天，北京到處有人在街頭巷尾，黏貼□□□王八旦之類的揭帖，我到天津第一天，便有重要軍事大官，親告我曰：你試去街上，有一車夫驢，不罵□□□無良的麼？他這種行爲，在兩個月內不死，是無天理。證諸「邪氣民國」的輿論，既如此，按諸正誼讀書社的鴻文，又如彼，「中華民國」四字，簡直不過是一張燈花紙的薄層假面，揭開來一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還是做一天執政，算一天執政，敷衍下去呢？還是趕緊自殺，出空了床，讓皇帝睡覺呢？還是努力奮鬥，激昂了少數民國分子，學他們的篤忠於大清，殺出一條生路，使民國萬年

有道呢？所以他們借那正誼書社本子，浩浩蕩蕩，殺奔到善後會議，不知善後會議是否尚有「邪氣委員」存在，能引出激昂，果其彼中亦止有「正誼委員」，做了皇帝的清一色，吾知必有更少數的「邪氣國民」作最後五分鐘之準備，激昂的度數，必有如上海土語所謂將邪氣的增高矣。這種正誼先生的惟一理由，在官則因「凡食前朝之祿，皆有舊君之誼」；在野則「凡我公民感激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方圖報之不暇」；其辦法則「即使優待條件一履行，尙未能酬報萬一」。然則聆言外之音，說起民國，真叫做該死又該死，簡直毫無天良，才掛這中華民國的招牌。段執政雖在天津入京之先，作歉然之語，到底不澈底，止有袁世凱一個純臣，才能澈底懺悔曰：「僅留尊號，至今耿耿」。他是要在太和殿上自稱皇帝，結果了民國，從而又遜位於養心殿的今上皇帝的，所萬古銜恨的，不曾來得及，且可惜現在執政，也是一個不識趣的，幫同反對洪憲，氣死了一個假皇帝，遂就誤了一個真皇帝。胡說八道的民國，亂喊了十四年，直至正誼書社的典謨訓誥出版，方才天雨粟，鬼夜哭，王氣在新華門前又伴電燈之光而宵騰，天文台要奏帝星重光。況且這班「犬馬」（犬馬注見前）的惡毒，設心簸弄，希冀挑起惡感，坐收他們的漁人之利。前年曹錕與張作霖鬥寶，曹錕自以為馬廠警師，阻止復辟，故搆謠言以誣其敵，若曰：彼則如何保衛民國，張作霖則如何主張復辟；而且

張勳姓張，張作霖亦姓張，凡姓張的皆與復辟有緣，借此糊塗的證據，引起敵視奉張之潮，這不過政敵的一種卑鄙手段。不料那班犬馬，竟認此張卽那張，恐段執政也是馬廠的主謀，十分靠不住，故抬出張雨帥來作陪，拉一個大帥入糞坑，做他們臭狗的護法。尤其污蔑張大帥的人格，是東三省世榮等的口氣。彼乃曰：「今秋奉直之役，我軍以理直氣壯，奮勇爭先，所向披靡……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乃我大帥成功不居……另組執政新政府，有救民之心，無利己之志。」這閃爍之詞，直爽快說起來，便是說「執政是應該你做的，你便宜了段祺瑞。你就做皇帝也應該的，因忘不了大清。」這是那班做慣推戴奴才的，太看不起了民國的大帥，如何大帥要忘不了大清，又沒有理由。世榮等所舉出的，便是「我三省爲清室發祥之地，某某又多受前朝厚恩。」他們一不知三省在大清發祥前，還是大明建州衛；二不知大帥二百年前的祖宗是居住直隸；三不知努兒哈赤也受過大明的厚恩，不客氣曾經永消大明的帝號。終之他想拿張作霖駭制段祺瑞，又想張作霖或可與馮玉祥相打。他們簡直要製造一個恐怖局面，以便溥先生還宮；進一步，竟想如是如是，這般這般。不曉得我們查清了清宮的檔案，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溥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常有一分，

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燕席各一席外，還不會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送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間至孫潤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污鱗了現世人物，恐駭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況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謨訓誥，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攝閣之行動。倘然攝閣為民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肆諸市朝；如其認為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便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謾罵。何一革命政府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祺瑞與馮玉祥兩兩相比，尊段者若曰：段氏功在民國，一上書清室退位，二反對袁世凱稱帝，三制止張勳復辟，四懲拘曹錕於圍城，馮玉祥諷使黎元洪去津，事同於上書清室退位也。若笑馮玉祥曾擁曹錕，則段祺瑞曾擁袁世凱，也高明不到幾分。馮玉祥反對曹錕，事同於段祺瑞反對袁世凱；馮玉祥毀了吳佩孚，也抵得過段祺瑞毀了張勳；段祺瑞不忍改優待條件，出溥儀於宮外也，因而馮玉祥代為出之；馮玉祥不忍拘曹錕於圍城也，因而段祺瑞代為拘之。如其謂彼等之對於私人，尚另有功罪，這是我等所不暇管。至於彼等之對於民國，君子可欺以其方，承認其功罪有如是。故要而言之，如一日馮玉祥代段祺瑞執政，馮玉祥能立出曹錕於圍城者，則段祺

瑞今日代攝閣，亦不妨立進溥儀於清宮也。倘使馮先生與段先生喜怒隨其恩私而任意，則民國無復餘地，由是而認真，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曹錕可做李彥青之續，溥儀先生亦或把臂於尼古拉第二。故曰那班耗子，潑蟲，鱷魚，非送他上斷頭台不止。此所謂危哉溥儀先生也。

——三·一——
致李石曾書

石曾先生：

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強」，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等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不得。我們所希望的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麼？這種枝贅機關，請一個穩健份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坐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役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那種狀

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在他們的範圍以內，必能自小小改良。先生就近日夜去做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的。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謬點。必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喫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為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終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做官，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若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却存心要官好人，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攪雜其間，無非去做他們的廣告品而已，受連帶吐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為生的口頭好人，無非就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還要利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明的為例。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重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合了我的條件。然他丈夫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南通，就急火煮米飯的，又使其子弟為卿，鑽營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獵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惡？他老一生清名的矯偽，也夠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為

了他的大小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促成了大慘劇，嘉定地方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火，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辨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下的寧馨兒，若導之以正，做科學工藝家很夠；做草頭實業家也夠；到了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即強而後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也很夠很夠。何必揠苗助長，用李彥青式的手段，做那昏聩胡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真清流呢。這便是存心借官自肥，不會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怕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做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很感激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留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主是因爲那條滑稽新聞，知道先生正在暗中盡力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勸馮煥章君放膽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采，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不勸他多更張，亂殺人；爲「打蛇不死一定是個毒。」曹錕君必
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閑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
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緊廢除。）「吳巡帥」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又錚君同看看，
同談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尙可以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責善。但我以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之驅黎為是。張紹曾君的內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內，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惟第二步接了賄選，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會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像啞羊，同担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即使去年真曾舉曹，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況去年並不會幫同行賄，助他去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乃進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便不免自上自當了。

(三)又有人言吳佩孚等的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為這種烏烟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終要「有書為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

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帶了走罷。

(四)就馮君地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會從罔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是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帥」，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蹩腳，人所公認，而且兵雖甚無用，騷擾却為最。崑山真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當辭職以謝吾民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猶不知要求試在江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一面自能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為真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且斷不可再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事也！若如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真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年月日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會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為最難擺脫，其實很多能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我」，沒有一個人

不迷信。爲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情願拚命的秀。其結果，弄得遍國依賴之人，自己亦聲名狼籍。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會提出，突然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了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同黨總長把臧獲賈販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綱上有的麼，我爲之赧然。因此這一回的改革，雖無大希望，然得個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汲引所識窮乏，尤要爲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捨施乞丐，裹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喫飯，很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論，也很以爲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我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好看，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渾鬧，這也可以算一個忠告。弟吳敬恆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

我活了六十年，那日本明治四年的警天維新，照例我也已經七歲了。我呢，從此年起，識方字哩，熟讀四書五經哩，揣摩名家文爛墨卷哩，直混過了二十歲。又跟着什麼「樸學復興」的潮流，今天服杜明，明天馬鄭，要做什麼名山事業，好像止是生長中邦，才有這樣的幸運。草起檄文來勸人燒教堂，據着經義去駁人關無君，衛道的功勞，自以爲也不在禹下呀。可憐剛

剛交着三十歲，就是叫做甲午年，正因趕考不利市，留在北京，跟着一個得到出身的朋友——丹陽王英冕，一同住在官菜園上街的鎮江會館。那科的新貴狀元公張謇來拜他的同年，我隔了堂門，偷聽他們談論。張便是所謂翁六先生的得意門生，他的口氣，很同江標文廷式一班名士表着同意，決計助翁主張着撻伐倭奴。客人去了，我同王君都歡喜得了不得。七月初一「迎頭痛擊」的上諭發了出來，靜候不日掃平三島。無奈一天不似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的下午，塵沙遮天，我擠在萬頭攢動的當中，看那失守平壤鴨綠江的衛汝貴，黃瘦的臉蛋兒，橘皮般的小麻子，坐在無頂的轎車裏，擁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乾菓鋪的門前，明光亮的鋼刀一揮，他就做了衆名士的犧牲。閑文不要敘，論理，中國却用得着說，從前種種，譬如隨衛先生同死；此後種種，望他跟倭奴並生。所以康有爲出來公車上書，梁啓超出來做西學書目表，我們不揣冒昧，也出來搖旗吶喊，做那明治以前「尊王攘夷」的鼓吹工夫。萬不料隔了整整的三十年，什麼教育呢，還是洋八股；什麼實業呢，還是販賣場；什麼革新罷，共和罷，止換了許多招牌。倒說又要把那粵海堂，話經精舍，南菁書院等的骨董把戲，叫做東方特有的文化；拚命將矢掘出來，率領衆癩狗一同咀嚼。叫我在今年今日，還要在這裏寫這種時務報式的勸人為善文字，真要氣破肚。這個東方病夫的痼疾，真是無法醫治的呀。

有名的惠爾斯 Wells進化式的歷史在三年前出版，跟着美國朱家角大學教授勃里斯臺特 Breasted他是什麼哲學博士法學博士，教授的是東方史，又是什麼東方語學者，學了惠爾斯，也做一部古代史。前年我在印度洋船上向朋友借讀，覺着他記載得還比惠史顯豁詳贍。他敘到希臘王亞歷山大戰勝波斯，全是亞王發明了鉤連鎗隊，波斯沒有希兵深入，波斯一敗再敗，波王息勒斯忿不可遏，罄了全國的力量，決個最後的勝負。那位勃先生無緣無故的插說道：「可憐呀，有如中日交戰，中國止是失了時，勝利便歸日本，波斯早先也同樣的失敗了。」這是在歐游心影錄以後出版的斬新進化史，他是東方語學者，却不領略中國特有的精神文明，正贊嘆着日本破產的物質文明。無論這種破產學者替日本宣傳，叫人對中國難過不難過，我們自己先問失了時沒有？失了時，是否便是吳下語所謂失了鋒，或普通揶揄所謂落了伍？我們落伍之處究屬何在？

前天有人在一品香請客，機個實業界的銀行家閒談。『什麼實業不實業，中國真不得了。什麼紗廠呀，麵粉廠呀，都虧空得一塌糊塗。麵粉廠是反向美國定了粉，送中國牌號的袋子去裝。紗廠是其勢一齊要給日本收買去的。日本真利害呀！便是英國的紗業也有些怕他。』哈哈！如何日本受了大地震的災害，還有力量收買乾淨中國的實業呢？這一定是中國人

不屑做這種市井小人，張四先生還希望拿出老本事來，替國家發點光輝罷了。

呀！「不出戶庭，日行千里。」這是形容推磨的情狀。我們中國的變化，不就是俗語所謂鬼推磨麼？自以為早已翱翔到九天，不料人家看了，還是在藩籬邊嚼矢撒呢！什麼機會，儘讓着他好似站直了做夢的過去。千頭萬緒，叫我怎樣的說起呢？姑且還是不說，來敘着七十年前日本官的不識石炭罷。

這段故事是載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二十號倫敦插畫報上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這個倫敦插畫報已經出版了一百年。至今還是刻得絕精美的每週發行，便是上海地方也尋得出十分八分。那一八五五便是前清咸豐五年。正是洪秀全建都南京的第三年。這年方同胡林翼會國藩把武昌奪來奪去，亦是英法聯軍幫着土耳其同俄羅斯大戰，正要講和的一年。從這年再過兩年，英兵又要大燒廣州城，把總督葉名琛捉到印度，死後蜜在糖裏，叫他不腐，穿了紅頂花翎，擡在玻璃轎內，遊行恰爾恰太街上，叫太戈爾的父親瞻仰不朽的精神文明。日本是正在德川全盛時代，明治天皇睦仁還是一個喫糖的孩童。新聞是十月刊登，登的是四封信，是四五六三個月接連寄回的。現在擇要照譯如左：

「七張精雕的銅板，是白描出來，把日本人民生活，活躍地描寫着一點。（按插畫不載，四

幅是日本山水，一幅是一個頂梳髮結的日本翻譯，一個是北海道的牽狗野人，一幅是日本瓜皮小艇。本報訪員向居中國的一人，他乘着皇家三桅船「雪畢爾」Syville寄給我們四封信，現在刪繁的刊登報上的，便是他信內的話頭。第一封好似一日記，是四月二十八號所寄。其時雪畢爾船正離開香港有二十天。第二封是五月二十三所寫，寫時船在日本北海道西北的海中，離開箱館約有三百英里。第三第四兩封是六月十三及六月二十九發着的呀。」

第一封「一八五四月二十八雪畢爾船駛近箱館，同去兩船，「霍奈」Hornet，「皮吞」Bitom投錨附近。正午時候，從岸邊來了一隻小艇，中間是三個小官，一個說荷蘭話的繙譯。我們艦長叫我招呼他們到艙裏去。他們進艙後，便問將要漂流何處，目的何在，艦長何名，來自什麼國度？我告訴他這船是英國王后所有。我們是從香港出發，將往何處，連我們自己也不會知道。艦長囑我問他們，從前有無英國船到過此地，或者到過這一帶的海岸？我問過以後，又本着自己的意思，問他們有否英國船來到此間？繙譯回答，從未有英國船來過。但說到俄國船，看他好似很爲難的，說不出來。我示意艦長，要否窮問？艦長說可以不必。所以到底有否俄船，當時不會問出。嗣後到了岸上，才從一個日本人口裏，露出一點消息。有一

美國橫帆船名「壳洛倫」載一百五十名俄人北赴西伯利亞東岸，曾泊此間。（按，俄人歸赴戰場，紅海西歐均不能達，故道西伯利亞歸去。英船赴日，亦非漫遊，目的乃在偵探俄敵。七十年前黑海戰局，影響便擴到日本的北海，我們到甲午時徐桐剛毅輩尙止知夷人不過殖居窮荒數海島，宜乎夢太公尙留遺今日一般的夢遺少。）

四月二十九早上七點鐘，五隻小艇載着伙食前來，是二百五十斤的鮮魚，二百六十斤是甜山薯，六百斤的青菜，二百斤的大梨，分裝四箱，又二千個雞蛋，共價二十七個墨西哥銀圓。今天是星期日，午前有日本官員數人來船，前艙懸一維都利亞女王之像，其中有一官問我曰：船員都對此畫像禮拜麼？我不等他說完，便說道：你使我駭怪了。這張紙便撕去亦無妨礙，豈有向他禮拜之理？我又搖頭道：沒有這事。將手指對着天指說道：我們止拜住在天上的一個大神，便是英國王后他自己也是拜他。這官聽我說着，儘望着我，好像很可怪的。少停，我便將十數册的日本文新約——是倫敦某僧正所給——贈與他們。（按，我想畢竟用不着，也同我們的四書五經一般。）午後一點半，艦長偕余率同船員登岸，留在岸上，約有四個鐘頭。日本的守兵一對一對排着道，領頭是隊官，跟着我們，什麼街都許跑過，什麼區處都許走到，惟不准跑進什麼人家，亦不許購買物件，止有一個廟門外，擺設一個攤子，供我們買物，想來是

從每種店鋪，特別運到這裏來出賣的，並且一切鋪子都閉門不做交易。我們看過三個廟，並上小山之麓，看遍全城的風景。所有房屋，大都是木製。我與一日官談天，彼說日本對萬國無不優待。我言美國是與我們同文。我們的教旨，也是博愛。正談得親切，艦長同着兩個船員走往山頂，囑我們在山麓等候，就更做許多的劇談。

五月一號我想向日官刺探一些切要的問題，不料我雖很和氣，小心的發問，他們止是眼睛尖銳的看我，冷冷的不高興回答。

五月二號兒箱館的那一邊有船在海中，並無旗號，我們的霍奈同皮吞兩船都拔錨去探看。這船見着我們的艦隊，牠便離去了。今日是預約拜會箱館府尹。十二點正午艦長領着我們，穿過一廟屋，回到府尹署。進門至第一廳事，約有四十衛兵，手執七尺長的長鎗，站立兩旁。稍進，又有全身着甲的三十將官對面站着。從頭廳至二廳，又立同樣的人數。至禮堂，一條廣座爲雪畢爾船員十五人而設的，早已放在堂左，座上覆以紅布。艦長及其書記之座，另設於上面。右邊對客則設府尹的座位。離府尹之座尺許，置一大簿，有日官席坐記載，凡客所說，都寫下來。府尹身後，肅立着三個官兒。起先候客人一齊坐定，他方從裏面踱了出來，對客點頭，似乎一一都招呼着。大家坐談了片刻，便有人送上旱烟管子，每人一枝。隨後又有糕點水

菓，又有日本茶，都放在日本小几上。於是府尹告訴我們，他是第一次得見英國之官員，他很喜歡這次的會面。艦長愛柳君 Elliot 回答道：日本皇帝同英國王后現在很是友好，我想，英日的和約，必定已經在長岐，經我們的提督斯安林正式簽定。府尹說道，他聽得一個英兵艦新被五艘俄兵船捕去，此信即從長岐傳來的。（按，所答非所問，真是惡極。不知那正式簽約的提督，可在那俄國捕去的兵船之內？）艦長道，這種新聞恐怕靠不住。府尹道，英俄的戰局，到底要延長到什麼時期？中國的內爭，到什麼地位了？有人說北京已被洪秀全占據，到底確實麼？我便插嘴道，我們離開廣東的時節，頗有戰事，但是我們南中國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多，那內地同北方如何，更是茫然了。府尹說，倘在日本海上發見俄人蹤跡，我望愛柳君不要傷害他們。愛柳便鐵青了面皮回答道，我頗敬重日皇同長岐箱館等處的府尹，望他們不必想到這許多。說完，又接着道，我甚喜府尹能造我們船上一次。府尹道，我若身體很好，極樂到你們船上一走；現在我派我的次官代我回謁罷。忽然談到石炭，府尹說日本有兩種，一是純黑，一是有鐵鏽的黃色罩着。純黑者想係最良，但是許多從官都說道，他們從來不曾看見過石炭。艦長說，待霍奈艦回港，他定把英國的石炭給他們觀看。（按，不曾見過石炭，亦是尋常事，但他們將不曾見過，算做席上的應酬話，簡直以為不辨菽麥，止是他們之高尚，他們自有聖

功王道在胸中，彼時正是漢學定於一尊，所以同現在我們鄙薄物質文明的「大儒」是一鼻孔出氣。分別的時節，府尹深表這回相見的歡樂，他按着禮節，他却先退入內堂去了。我們出來的時候，所有站着兵將，還是森嚴的站着。」

以上譯出的是第一封信，還有五月六月的三封信都說英船沿着東西伯利亞搜尋俄艦，曾彼此礮轟等事；因為不關我們的石炭，也就不寫下去了。到底日本官曾去英船觀看石炭麼，三封信上也就不會再提。我們要注意的，便是目前上海是常燒門司的石炭，就使我們萍鄉開了一個大煤礦，也被日本官把持着了。因為石炭以外，還有了鈎連鎗同機關鎗的問題，我們便對石炭雖司空見慣，也就同不識一樣了。

對 於
教 育

答王希真先生

爲郭秉文先生的東大校長

王先生自說在「三度空間」就是說於意無所屬，那麼若切實討論，一定驢頭不對馬嘴，還不是說說笑笑罷。我既然因「上下古今」同「漆黑一團」兩邀王先生特達之知，賞給榮譽，那我也有點小資格，且來咬文嚼字。

王先生說亂命二字，應屬爲「禍延顯考」的顯考，這自是正解。然而這就是蔑視了郭先生的人格，很不妥當。這無異說，「執政大人呀！我雖罵你亂命，還當你老子看待，您別生氣呀。」用這樣的苦衷，校長的保障，那太糟啦。我用別解來說亂命，正是替郭先生留着架子。若說我存心要吹到段執政耳朵邊，陷害郭先生，我那封信上，明舉郭先生連同溫世珍，向上海外交團替齊燮元運動，這種大事實，已害得他很多。果然溫世珍已被段執政稱爲「逆」了，我稱郭先生爲「亂」，有何不切當呢？既然明把黨逆於溫世珍害了他，又何必暗中再曲解亂命，用郭秉文不認段祺瑞爲老子的小罪名加上去呢？醒獅報稱郭秉文爲教育界的吳佩孚，吳佩孚失敗，抱了古文觀止，慷慨竟上西山，郭秉文失敗，我們却用亂命的正解，尊段先生爲老子，俾做校長的保障，恐怕掉起文來，還要說君子愛人以德，決然不相宜罷。郭秉文專心做校長，固然甚好。他現願意投入政治漩渦，改做黨人尤好。失敗是黨人的常事，我們要尊他爲老子的段芝泉先生，不是三個月前，還在天津租界上念佛當時吳佩孚一定不請教他。

去做洛陽大學的校長的呀。

王先生又要拿氈塊屬於「不孝孤哀子」的孤哀子，所以要問我是否有風樹之悲，其實我已聲明我的昏迷乃另換新鮮的，我並非昏迷在毛刺刺的苦上，同硬冰冰的塊上，我是昏迷在一塊軟篤篤的氈上，因此先生贊我妙妙，我實在是妙妙？

王先生有大作登報上，勸青年不要罵人，我甚敬仰，惜我沒有讀到，至於如何叫做罵人，感覺就不能相同，例如我說「郭秉文可當萬年不拔的校長了。」回護我的，也可認為止是「幽默」之一種，並非罵人，王先生則認為「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也形容得很像，就的確是罵人了，但是人家不會拜讀你的大作，也是常事，何以王先生要「慚愧慚愧」說是謙虛罷，便有學究反省德薄，以大杖自搥的癡態也，「幽默」極了，若是反刺，直暗譏老青年無恥，也逃不了罵人了，所以存心不罵人，很容易，要敲文嚼字，敲嚼得剛剛恰好，就不容易了。

王先生問我，我讓郭秉文一千步，讓的是什麼？我說，照文字上咬嚼得認真，我承當說，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我乃也認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就是所讓的一千步，因為有人說，郭先生謀去江易園，如何聰明，一路不算帳，如何通脫，忽然郭秉文的大名，與東南大學相輝映，所以我前番信上說，江亢虎建設南方大學，還是南方大學建設江亢虎呢？張嘉森建設自

治學院，還是自治學院建設張嘉森呢？趙正平建設暨南大學，還是暨南大學建設趙正平呢？
句子倒換一倒換，出入是很大的呀。況且我還願讓那一千步，承認郭秉文建設東南大學，可是孫文黎元洪建設了中華民國，也不會做終身總統。校長自校長，決不是賞有功的器具呀。
此番說到董事會，更使人不大好過，我要不嫌得的問一句，區區郭秉文還失了校長，難道堂堂堂堂的，反仍做董事堂堂堂堂的，都不成其爲董事，董事十分去八，還成什麼董事會？要拿此番東南大學的董事會來保障校長，無異說齊燮元不會得吳佩孚同意，不能免職抄辦，其滑稽將何如？

故結束我也願意極慎重，極誠懇的向王先生說：此番發見了校長干與政治，教育還不請比郭秉文好過十倍的胡敦復去管，政治還不將附和惡魔變元黨鏟盡，教育將無寧日，政治界亦無是非，戕賊青年，糜爛地方之禍，不啻王先生於無意中包庇着了。日頭不但灰色，還要漆黑哩。免去郭秉文爲校長，爲東南大學稱慶，無異我們常州人懸二萬元賞格，捉拿省議長徐果人，同一不得已。王先生既是東南大學的學生，當愛護母校，不當殉師生的私情。求你節取矜矜之誠意，略其詞句可也。總之我對郭先生攻擊，正是重視郭先生人格，因他爲最高學府的校長，決不是在報上說些陷害話，給官中做暗示的。我曾送江蘇許多人揭布郭秉文

的罪狀的說帖到教育部，并且亦詰問教育部何以不早罷斥他，不是向什麼姓馬姓牛的關說的。郭先生他要尋我說話，請他嚴重的詰問我罷了。至於報上瞎說，我又與聞罷免教育廳長蔣先生，那些臭官僚的進退，我生平從不曾過問，我也不必辯了。這江蘇的事，我會請他暫且下臺的共三人；一齊燮元，爲他是元惡。一張謇，爲他是老悖。一郭秉文，爲愛東南大學。

——十四，二，十。——

復郭秉文函

鴻聲先生：

賜書敬悉，先生免去校長，乃教育部之事，惟盼望免先生之職者，弟亦一人。弟曾親送十許人之請斥書前去，無所謂主張也。聞先生之免職，代以胡敦復先生，其爲吾蘇教育界賀純潔者，汪精衛先生亦其一人。至李石曾先生，則未嘗聞彼過問此事，意者有人誣枉。「北大不愜於東大」一則東大同學將起不平，爲先生張目，故牽入李先生，以顯其迹，想係如此。（殊不知此事純然爲吾蘇政治上問題，曾未有南北學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會除外！）一日吾因蔣夢麟先生亦東大校董，曾丐彼轉告黃任之先生，若曰黃先生曾薄教育總長而不爲，何有於不規則之東大董事委員會會員？速請永遠脫離。」先生深謝曰：「吾不能過問，自

東大事起，吾始終未置一詞，恐彼此不相諒也。」吾亦爲之動容首肯。北大中人之遠嫌如此，何能忽牽入風馬牛之李石曾先生？至於弟等望免先生校長，純然爲先生會替齊巡閱使在政治方面致力，先生雖力辯其莫須有，然先生回憶南京演詞，載登國民日報者，言「齊督用兵之得時，親聞齊督言，三日可打到杭州，三日或太少，以我所見，至遲半月，必告成功矣。」其意味何如？先生於齊巡閱在黃渡不支時，擬同孟錄出洋，至盧何東逃，忽又取消，見當日各報，其意味又如何？此後數日內，先生同溫世珍偕同形迹，見者曾非一人。先生雖夢想不到，他人實未「別有用意，作違心之舉」也。至言校董會爲辨明，最可莞爾。諺之曰：以曹錕吳佩孚作校董，代校長齊燮元之辨明，其滑稽程度如何？所以一言及東大問題，凡有人還齒及董事會三字，乃使人作嘔三日，至少亦忍俊不禁。終之，此次望免先生之職，得敦復先生代之，乃請黨人離教育界，使教育事業，歸於純粹清潔之學者，以免學校「黨化」。於先生個人能力與人格，皆未絲毫蔑視。先生於東大，弟代信有功。先生作黨人，亦士各有抱。東大定當爲先生留紀念，先生亦可從此於政界得其主張，求最後之勝利。無所謂校長貴而黨人非，斤斤於一時之屈伸。鄙意並見於致任叔永先生書，如賜參覽，益知吾之敬禮先生，曾不以望免先生區區校長之職，有前後之異同也。率復謹請道安。吳敬恆頓首。二月二十三日

復穆藕初書

爲東大事也

——十四，二，二十四——

稱初先生大鑒：蒙賜書，獎借萬端，悚感莫名。東大前校長郭先生，弟雖不甚深知，未知彼能爲學界規範，然別有相當之佩服，與先生同也。故弟等不善其所爲，乃在政見，無所褒貶於其個性，先生乃謂吾蘇學界一致袒郭，弟正懼吾蘇學界之阿私所好，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把持江蘇教育，學界盡植其私黨，得先生之言而粗信。否則時事新報者，時人亦所謂袒郭之報，然該報記者張聖心先生（又號東蓀）評東大是非曰：『總之，郭秉文辦學不善，大家公認，其人格不足爲師表，也是公認的。』這是如何談吐？張先生且並不如先生與弟之相當佩服也。但辦學不善，足爲師表與不足爲師表，此無與弟等黨人之事，已別有該校教員學生如蕭胡柳諸君子者起而糾正，弟等黨人止知郭先生追隨著，教育部諸公所謂東大實際少數校董也者，年來依附吳佩孚齊燮元之徒，別有其蘇社派之政見，盡量黨化東大，盡量與今政府在野日所謂反直系爲難。吾黨與反直系，敵視吳齊，會一致也。故託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勸郭先生等既願顯身政過，失敗乃是常事，不可寡廉鮮恥，取消其政見，惟勢力之是趨。黨德

敗壞國事必愈不可爲。長樂老者卽不倒翁之別名，所以汪精衛先生曾以極誠摯之友誼，勸郭先生失敗也。異日吳齊得志，郭先生東山再起，將如何之光明？乃必噬其私人，如牛皮糖之糾纏，求老壽星之不倒，務使東大數千青年，受此等無恥教職員之支配，同蒙污點，豈不可惜？弟願先生協同勸誘，勿爲此把持，乃眞所謂造福於青年，無有涯涘矣。蓋予人以廉恥，與予人以利益，所予孰多？賢者自知。先生久居商界，不知學界之齷齪，故弟亦早知先生爲東大掛名校董之一，眞同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諸先生皆爲少數實際校董以情面假借而已。此次反對直系之罪惡，該少數實際校董，遠出於郭先生之上。東大校董會之本不合法，早有例證。國立大學，齊燮元、韓國鈞以一省長之資格，可下命令，解散工科，乃職責所在之教育部，任免其所屬大學之校長，反生問題；眞天外奇談。以少數把持之校董會，此少數者，自身負咎，且遠過於所罷之人，尙有何面目及資格，能過問管校之長官？所以如黃任之先生等者，皆素所謂賢者也。此次因彼等盤据之流氓公館，（所謂省教育會，居其間者，卽報紙曾謚彼等爲陽性十姐妹也。）無公家直接之職責，遂姑置而不問。乃彼等尙自以爲可以保障郭公，一再將校董會之名詞，騰臬於報章，弟曾以爲可作嘔三日者，卽東大校董會是也。史良材先生曾聲明別無關係矣。弟願先生亦勿後人，並勸我們向所崇拜之黃先生者等，迷復不遠，予人以不可疑。

令東大者永遠超然於政黨之外，得胡敦復先生之專心講學，庶不負郭先生等一番創造之心。我等黨人，皆離開教育界而活動。黃郭諸先生一貫其蘇社之政見，弟輩仍守吾黨蹙蹙之愚，孰得孰失，讓國民自責。此則弟等攻訐郭先生等離開東大之微誠也。至於郭先生於校費之混合，於學科之粉飾，報紙皆已登載。別有蕭叔綱先生等已經詰問，將來並讓該管人起而徹查，雖經諸方面以此等問題，就告不平，弟等黨務紛繁，深愧援助不力。故先生附示他人親筆函件，該題之曰：蕭錦鈿致胡剛復柳翼謀之親筆函，勿引汪精衛吳稚暉馬鈺倫破壞東南最高之學府口供。真正寫真銅板倒楣，白紙倒楣，為人傳鈔私函，廣布於朋友。因蕭先生等之函件，本可用明信片露佈，供同志傳抄者。凡人所居晦明不同，居暗室者，以此為破壞之口供，向明之人，方以此為改良之福音也。先生囑弟察閱後一笑置之，弟在半月前早，在報上看見，已如此泡製，且想寫真銅板，遭人如此濫用，銅板亦必哭不得而笑。倘彼等手段高明，更能從執政府竊取馬鈺倫提案之稿，用珂羅板印布，題曰馬鈺倫勾引段祺瑞破壞東南學府之口供，當愈可以作開胃健脾之印件矣。又一笑。一切面承大誨，即頌近祉。弟吳敬恆謹復。

致張仲仁書

爲東大校長事

仲仁先生執事：省教育會從前利用張季老，以其久不適用棄之，今又有利用先生之必要，因復以東大校長挽先生。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術不可不慎也。」故黃慎之沈信卿袁觀瀾諸先生皆賢者也。年來因欲維持其特殊紳士地位，遂朋串把持，反復諂附，所謂患得患失，竟流爲鄙夫者耳。弟輩激急暴徒，自安其爲詬病世俗之素。先生北洋舊雨，亦守其穩健士大夫之常，皆予人以共見之底裏。惟彼所謂「陽性十姐妹」也者，營狡兔之三窟，圖三元之不敗，敗風俗，患鄉里，彼等亦不自知耳。東南大學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會，其大本營也。郭秉文鄒秉文之徒，爲其出張之傀儡而已。先生久受齊燮元之不悅，故立於旁觀最清地位。彼等此次之失敗，乃千年老狐狸，偶不自檢，致有此挫折。彼等忽信吳齊將萬年不敗，安福已成溝中瘠，故出其大捧場之手段，遂深刻而成難洗之逆迹。惟失敗，在黨人視之爲極平常，從蝙蝠着想，則大失計。所以汪精衛先生勸彼等不恤失敗，彼等充耳不願聞也。現惟着手事齊不成，更圖事楚，雖廉恥道喪，亦不暇深究。彼等昔日隱排先生，今又尊奉先生，皆此類耳。郭秉文鑿羽而去矣，久久著名之文理平常，手段高明之兩秉文，尙有鄒秉文也者，亦素爲東南大學之害蟲，現已襍被入都，爲先生在北京報紙鼓吹。此次忽欲提議舉先生爲

校長先生聞之，當亦莞爾而笑。先生自有先生之真，文苑儒林，名臣置之所謂正史中，皆可無愧。惟大學校長，未免唐突。此無異再有子路能御聖人之車，又令作汽車夫，豈不笑話？彼等辦學成績，卽近日兩端，已可概見。一則號稱師範教授，能指揮流氓，毆辱彼等口頭所佩服之人。（陸志章先生自述胡敦復之道德文學，彼亦佩服。）一則隨便拉一名流，戴之以爲傀儡。卽此觀之，彼等辦學之成績何在，其辦學之誠意又何在乎？今欲在東南尋校長，止有胡敦復、張君勳，差強人意。張先生尙爲黨人，欲東南大學成爲真正講學之地，超然於黨化及紳士機關外，舍胡敦復復有何人？彼等亦遍覓不可得，故利用先生爲舊學名流，以遂彼等頑把戲之作。所以教育部爲大學任學者，彼等則易以名流，彼等不啻自供其蹈空搭架子之行爲。自郭秉文以出戲法之手段，裝成一東南大學之空中樓閣，幸皮虎皮之大學，遂紛然以起。此通國共見共聞之事，那麼魔之鄒秉文，亦到處隨冷熱爲壟斷。此次彼重踏都門，又在黑暗中搗鬼矣。尤憶前年爲農大校長，今日所謂司法總長章行巖先生者，在黎元洪時代招之而來。至曹錕時代，章先生失勢，鄒先生卽謀取而代之。此又先生之所知也。故所謂江蘇省教育會十姐妹也者，鄒皆其附庸。彼今日之尊奉先生，猶前年有一時期之趨奉章先生耳。今次舉先生，不曰省教育會，而曰校董會，我則仰天大笑，覺其臭氣四溢，作嘔而罷。校董會，本大學章程之

所許。即如北京一隅，雖北京大學無之，而師範大學則不能無。然何以師範大學無問題，一聞東南大學之校董會，竟作噫隨之呢？一則因師範大學之校董會，無政治紳士把持地方之作
用，二則產生合法，若東南大學之校董會，自始即為省教育會之附屬物，三數人把持之，操縱
政治及地方重要機關而已。先生亦掛名校董之一也，與我所知之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王
儒堂諸先生，皆掛名湊數，礙於情面而隱忍者何異？此次郭秉文以附逆逐去，彼三數真正校
董，逆迹更彰。如此郭之不存，尙何有於校董更退一千步一萬步而論，就算抽象而為空洞之
校董會，東南大學之校董會，亦無推舉校長之可能性，因彼第一次校董會，得教育部批准者，
並無推舉校長之職權。曾為第二次之修改，然教育部批令再請該部指派之一人加入，方能
成立。竟始終未請指派，是第二次之校董會，欠缺重要分子，並未成立。故彼等於去年擅裁工
科，亦未敢早請教部批准，僅借當時炙手可熱之督軍省長命令，用官勢以駭人。彼等亦知東
大校董會之不正當也。所以彼等近頃在報紙上出把戲，以法律問題圖欺騙教部生手長官，
亦心勞而日拙耳。此次倘以前馬次長為國民黨，不恤舉執政席上之命令，受鄒秉文等搖尾
乞憐之影響。正如今日京報社論之金言，請勿問馬敘倫骨子裏如何。「中央為自身威信生
命計，凡疫之來也，不問其患者為仇為恩，總不可不竭力以撲滅之。」即我亦因一切政治問

題，曾獻言於章行巖先生曰：「最要請段執政堅持者，是非黑白問題。倘段執政自信自身爲白，則昔日之反對者皆黑；否則自信爲黑，必當以反對者爲白，早讓賢路。不可自慝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雖吾仇，到底老北洋派；彼雖吾友，到底新人物。終身爲輪迴之喜怒，則是非既無標準，結局亦左右均予人以不可。將何以治國？」今以京報之言評之，將終爲疫虫所竊笑耳。此種云云，爲先生拉雜陳之者，小弟狂噪，始終不諱言流氓，先生亦爲一舊式之端人，慨嘆夫慎之先生者等，曠世賢豪，竟以患得患失，墮落至此，彼等做弄先生，欲以先生爲爐火中取栗之貓腳爪，真不值先生一笑耳。謹問無恙。吳敬恆頓首。十四，四，十二。

廣說輯

「仿後甲寅」調

胡「小生」（卽「後甲寅」給他的徽號）批評章大蟲開倒車，大蟲進一步抵制，反說開倒車便是「文藝復古」，還是「新機」。真叫做「嘴唇兩樹皮，說是又說非」，什麼理由可以從心所欲。尤其是含義曖昧，苦排字匠不着，刻幾個冷僻鉛字，支離附會的牽扯起幾句所謂文言，便像煞有價事，可以對付所謂「能文章」的伎倆，無非工此麻醉性的手術，可以飾非文過，吹拍賴皮，舒捲自如，使人不容易奈何罷了。文人之所以無不「無行」，文言之

所以不容於科學之世，皆由於天然應歸淘汰。大蟲君年未五十，草草人生，已拚斷送，皆少年時尋章摘句之爲累。彼所言之是非，我等儘可不必論爭。彼過一時，又必將自己痛罵。美其名曰「旋而復進」，實則彼出世便無自己，不過隨利害爲輪迴而已。（今日方知）我等姑仿其論調以調之，亦卽彼中文人所謂「主文譎諫」者歟。

張揖云，輶般旋還也。陸慈又言輶還也，車相避也。吳敬恆作「今雅」云，輶乎昆切，同音相借，亦作渾。輶彈，皆還也。吳語「剛剛走上大路，又彈到牛角尖裏」，取義如此。彈音亦近蛋。「音譯」音訓皆可通借。蛋有還義者，謂「髦士」未及衰朽，又還至童昏也。如是說，輶也者，猶云能「渾蛋」其說而已。

可笑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已夠肉麻，加以雙簧式的通訊，更可開胃健脾。古今所謂能文章之士，無非「食客」「山人」而已。大蟲踞所謂小朝廷之高位，自然點鬼打油之徒，如蟻附羶，其數應如殘暑中蚊蟲臭虱之多。歐陽竟無也者，挾其「內學」，一若超妙不可與俗人言，獨獻言於「未嘗一問佛法」之文章家，或教育總長，其意不是利用大蟲君能做渾蛋式之文章，幫了他壓倒進化論，卽是盼望教育部能把他的內學審定，可以代請執政下令頒行。最淵深之內學，原來如此如此，所以「學士大夫」若個個把他獻媚求榮，趨炎附勢的

信件，盡量登載，便可以不必死後再煩孝子順孫去徵集「像贊」「挽詞」「刻牛腰大之石印冊子矣。」

尤其傷心的，自己跌入糞窖裏，一若必要盡污了糞窖石，才能立足。故解散學校，必曰馬敘倫曾經解散過，自己被人唾罵，必曰李石曾亦非「君子人」。登載李石曾談話，一次不夠，再借向先生作第二次開頑笑，爲向先生作佳傳，即明白表顯李石曾被向紹軒罵倒，真是罪無可道。一若北京罵倒了李石曾，便可暢所欲言爲也者。實則向先生配叫章士釗的文章作佳傳，我們弄不清楚，姑且不深考。至於李石曾的罪狀，無非是「此次干涉女師大事，且強指爲外交問題。」向先生說是「以圖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故名下有了虛士。不知我們又一班人的公意，却以爲教育總長幫了朋友不恤風潮擴大，遂其掃除異己之謀。向先生的「貽書」與我現在發牢騷，同一止見一面，不見一面，未必真「近直諒」「整頓學風」「求學救國」未必止有關下等今日才知道。不過大家所要整頓的學風，要救的國，甚不相同。閣下等以爲今日已經聖明在上，雖非「好人政府」已非「牛羊何擇」故閣下等之「進展」我等適以爲「開倒車」。我等指爲「非進展」閣下等以爲「背教育根本原則」而已。到底如何，今日在北京，止有又受你們軍警壓制，又被你們「文章」笑罵而已。

達哉，教育總長，曾教訓我以至理名言矣。所謂「輓近政治，內包深複，一罅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迹象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久懸不解之南北問題，似必超以象外。始為得其環中。不然則吾人之赴粵東者，偶或不慎，身體自由，當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這一段話，便是說，「我們到了廣東，就身體的自由，都不能保。那末，你們在北京，身體怎樣會一定自由呢。」這就是我與汪精衛，告訴黃任之一班人說，你們的泰山吳大帥齊大帥一齊倒了，就應該不恤失敗。尤其痛快的，我們同鄉汪贊卿先生說，有某省督辦，正告其鄉人求免苛征者曰：「你們不要論什麼鄉誼不鄉誼，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你們現在抓了『別十』，我拿了『天罡』，你們就拿出銅錢來，沒有第二句話。」阿唷，我是黨見素來重的，自然論勢不論理的說話，信口吐了出來。章先生是能以文章侍從名宰執，（如岑如段，皆過於齊桓晉文，能以國士相待），不肯輕入何黨，我所深知。大蟲調的文章，痛以「理性」責人，何其又不遺「談勢」如此。豈感於今日之北京，尙能奏凱於「最凶悍之一班母夜叉」，而獨形格勢禁，老媽軍不能南下，我們之同鄉丁聒聒，尙不及你們的同鄉劉老老，（因他能率老媽軍故套水滸點將錄之調以調之），竟至名宰執的號令如糞土，不能壓服南京一班小後生，所以憤誹之極，不免棄理言勢歟。但先生要知我之所以云「鈕惕生為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

橫被侮辱，爲惡言及，頗重惜之。」乃在何時，卽同在里昂，陳競存之徒黨郭冠傑，忽於演講席上，訾警先生以「政學」禍粵，我乃不平，卽言「人各有政見，清白如鈕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是直凡爲異己，卽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會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先生所謂「在五羊之城，並未視爲怪事。」豈卽隱罵朱深，與我之明責郭冠傑，同一小小理性之談歟。當時我以爲怪，尙未知三角同盟，已變了兩不相容，這定是我的不是。今日我必以爲「平常事」，應該應該。所以今日明捕記者，竟目無朱深權限，朱深亦只好充耳不聞。我等亦更不以爲「怪事」也。整頓學風，求人「督之以道」，吾竊不敢後人，請從不必做賣藥廣告式的時評，及雙簧式的通訊始，赤裸裸的開倒車，庶幾粗明機局之某某某等，往日先生所不屑掛齒類者，今皆如垃圾之相聚，可扇以成堆。你方「顧雨將驟至」，有如「前甲寅」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必能一度成爲美談也。李彥青尙能爲歷史中「開倒車」部分的出色人物，何況「稍明機局」及能做「不脛而走」的文章者，先生勉乎哉。

——一五·九·七——

科學週報發刊語

民國日報同人許我自由投稿，並許在附刊上評論。現在人的評論，我正覺得近來時

人做夢的太多了，偶然對着什麼夢囈，叫喚一下子也好。後來又想對牛彈琴，雖說可笑，但是真能彈琴，或者也遇着雅牛，能欣然領略。可惜我簡直祇懂亂敲破鑼，徒然好像向牛去開頑笑，似乎我也真變了無禮的硬幹，惹得蟲蛙千字文的先生們又要說什麻。「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我也祇好掉文的自解道，「抱薪救火，」結果是白費筆墨。不如尋些科學的廢渣，對着許多小校裏的小朋友，瞎三話四一下，倒也忘機一點。想來今日的小朋友往後或不至於也一樣還進夢境罷。（二十五年前在天津上海學校裏朝夕相共的許多小朋友，他們載着小指，罵說必定要候一班老廢物死盡，中國才有出頭日子，不料他們今日正有好些也推升了頭等老廢物，腐敗的程度，遠過於徐桐剛毅；又見今日的小朋友載着小指，在那里咒他們死了。）所以我就說你們的附刊，可否添了一個「科渣騰話，」我去尋兩個朋友拉扯起來？他們說，你的意思也好。我們的週刊，也很樂意有個科學週報。我想，驢頭不對了馬嘴了。我說是科渣，哪里就是科學。但是不等我分辨，他們又說道，剛好北京師大科學研究社商量在本報附出一個科學週報。他們不能親來整板，你既然高興弄這個頑意兒，你就將他們的稿子，代他們每週整理一下，付與排字房。你要講些渣罷彘罷罷，你就補補他們的空白就是了。我聽了，事有湊巧，竟是弄假成真。我祇望發賣些科渣，忽然有人陳列頂刮刮的天廚味精，能

夠大開張了，真是一件快事。因此也不暇分辨我是科渣小叫賣，幹不了科學經紀人；我想將錯就錯，落得擔任了發排，可以做頭一個「先睹為快」的讀者。所以便糊裏糊塗，點一下頭，就算這麼一回事了。

以上的一小段話，算是交代我的參與本刊的「發」後面錄一段科學研究社諸位先生的主旨，乃是清清楚楚說明本刊的所以「刊」。

他們說：『我們來和社會見面，特將我們的宗旨和目的說出，求社會的批評，指導，和援助。我們的宗旨，在「研求科學的內容，申明科學的價值。」科學的範圍很廣闊，分類也繁，我們只能就我們所知道的一步一步向前做去。』

科學在世界文明各國皆有萌芽。文藝復興以後，它的火焰在歐土忽熾。近百年來，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學術，十九都受它的洗禮。即如言奧遠的哲學言感情的美學，甚至瞬息萬變的心理，瑣碎糾紛的社會，都一一立在科學的舞臺上，手攜手的向前走着。人們的思想，終容易疎忽，容易籠統，受着科學的訓練，對於環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觀察整理；對於宇宙，也更有明確的了解；因此就能建設出適當的人生觀來。

以往的人們，受自然威權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權黑暗的時期。得科學來淡下

了神權的崇拜，人們的思想，遂得一大解放。獨立自尊的觀念，未來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歐美各國的興盛，除了科學，還能找出別的原動力麼？我國還做着羲皇上人的夢，大多數衣不蔽體，食不充饑，講一些苟安的學術，能敷衍得過麼？你們好古，也知道炎黃祖先，他們在科學上的創造，載在歷史的，不後於別人的古代呀。何以別人能遙遙的光大之，我們祇記着他們幾句空話，弄得他們留遺下來的世界，半身不遂呢？朋友們！我們的民族，也自以為富於創造性的呀。我們占有此天然寶藏的富區，來唱起努力的歌，肩起科學的鋤，開采這無盡的寶藏罷。來吧！

諸位先生說得精括極了，用不着更贊一詞。我要附說一句，便是近日好古先生流行的口頭禪，終說他們是物質文明，我們是精神文明。哪里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們也祇有精神文明，他們的物質文明，是二千年前。我們指南針，地震儀次第造成的時候，他們的祖宗也有些同樣的理論；又在二百年前，好像牛頓先生一流人，更耍着蘋果等的把戲，於是在一百五十年前造成了一隻合式的鍋爐，才文明到物質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如其不信，物質比物質，可憐朋友們是屈服了；精神比精神，朋友說得高興時，也要留神些。說不定要受科學洗禮，更曉得應該如何留心了！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杭育」上

什麼叫做「杭育」，這是上海勞動者，助他人用力的平民文學。凡做勞動工作的時候，必有一個略能說笑的，先信口胡謔了幾句故事，於是大家亥育亥育的用力，他又贊上一句杭育，就算一度的用力告終。普通的做法略如左方：

(獨) 李鴻章調動子外洋兵，蘇州打開子六城門。(衆) 亥育，亥育，(贊) 杭育。

(獨) 馮國璋漢口齊(古音如 [Fəi]) 燒完，孫文跑進子南京城。(衆) 亥育，亥育，亥育，(贊) 杭育。

(獨) 袁世凱風頭出勒洋鈔郎，出來出去到如今。(衆) 亥育，亥育，亥育，(贊) 杭育。
 科學週報許多斬新的學者齊用力叫我拉繩校讀，又要每次叫我說幾句，所以我也學了杭育的朋友，每次胡謔幾句故事，盡我杭育家說笑的職分，這就叫做「杭育」。

所以選擇到這個「杭育」的調頭，也有一段感觸，才無端的說笑起來。記憶到二十五年前初來上海久住，住在徐家匯的所謂師範學堂裏，對面正起造所謂南洋公學的中院。長日如年，蟬聲聒噪的中間，更有顯著的聲浪，吹進耳管，便是「杭育」，「杭育」的勞動揮汗聲。現在一聽到此聲，便悠然想起陌頭柳色，往事如夢。當日什麼妖魔鬼怪的「師說」正氣

「獲麟」奇氣，什麼逸氣，什麼清氣等，却被美國人傅蘭雅老實的調侃道：「先生，我止曉得輕氣，養氣，炭氣，懂不得你們的各氣。」聽了大家也沮喪的乾笑。不料現在這個「穀氣」（穀各同音）還是當行出色，並且說「科學發達，銷沈了國故。」恐怕請唐煥章江神童來替國故紮了頭裝起傷來，國故自己也好笑的罷。你想，輕氣養氣之外，三十年前，我們有正氣奇氣。到如今科學週報，還是叫不懂輕氣養氣，止懂正氣奇氣的吳稚暉來出名校讀。而且什麼叫做科學，雕刻木戳的朋友還是不懂隱花科醫蹄科等等，算是進步，止懂得入股學堂裏有文科理科法科等的名詞。想來他們報館印刷界也有什麼「正張科」「附張科」「週報科」「特刊科」一類的花樣；因此本週報是星期出版，他們猜想這個印物是「週報」科的，就將招牌雕做「科學週報」了。我們校讀的人固然是「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的，就對讀者十分抱歉了。這自然明明是一個滑稽的錯誤，還有替時代對於科學週報的作者十分抱歉的，就是什麼科學的原名罷，科學的記號罷，敵國的報館材料大都不能設備，就是嵌幾個 A B C D，全敵國的報社都將字綴腰斬，子母顛倒，這是有目共賞的事實罷；因此弄得儘有很好的材料不能下筆，勉強寫出，又遷就了印刷，弄得減色不少。這是我們現代的日報社對於讀者作者都一百二十分的抱歉的呀！所以我向來大膽的敢說廢話，說道，一個

國度的文明野蠻，不必看旁的，單看印刷物，而且不必近看，止要遠看，看他疎疎落落，方光圓黑，止有幾個一樣大小的字，定是野蠻；遠看橫斜疎密，記號字的種數來得個多，大是大得來邪氣，細是細到子姆淘成，這定是文明。總括一句說，是要計較「數」「量」的呀！

然而時代的進行與停滯，止看努力不努力，上面說的什麼數量，號稱出風頭的各國，也不過新增了些「科渣」，便好像物質文明，止配他們耀武揚威。我們止好哭哭啼啼，把一個精神文明來貧賤驕人，細比量出來，精神文明也有點說不過去，這就是數量增加，方才氣也增加，勉強不來的呀。我上次說他們一百五十年前也止有「精神」與「氣」，真正的物質文明，也無非鬧好了一隻科渣的鍋爐，從而又產出了渣裏渣的機關鎗，才風頭出得十足的呀。

現在閑話說了太多，且入杭育的正文，來把「李鴻章調動外洋兵」一般的故事，胡謔一點。做一結束，話說，不要講一百五十年前，就是整整一百年前，高明的科學固然說不到，就是鄙陋的科渣，也真正幼稚得可笑。

一百年前便是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彼時英國的一個放牛孩子斯蒂芬孫已經活到四十四歲，居然也變了一個工程師。他的火車頭像現在城隍廟裏香爐一般的東西，已經造成

了幾年，在木軌上拉煤。一條鐵軌的華里九十里的原始鐵路，從什麼達林頓 *Dalington* 到斯託克頓 *Stockton* 的，還是從一八二二三月二十三動工，直要到一八二五九月二十七才開車，所以一百年前，是世界上還沒有正式的鐵路。九十九年前才有正式的達斯鐵路，然而還是運貨，不曾正式的有什麼載人的客車。正式載人客車的路綫，是建築在我們楊篤生先生投海的利物浦，通到世界棉業中心點曼邱斯達，約有華里一百多。是八十五年前一八二九九月十五開的車，算是世界上第一條載客的路綫。那年九月十五號開車的一天，却有一件「杭育」史上驚心動魄的事項。現在胡謔出來，說是開車的前幾天，鬧得全國一個「不亦樂乎」，有些懷恨的趕火車賣買的人聚起來詛咒，說「大家眼看開車的一天，必有大不吉利的事故發生。如何飛跑六十華里一小時的一樣怪東西，能夠穿山洞，跑屋頂下峻阪，過高岸，可許太平無事呢？」到了九月十五日，利物浦是特別全城放假，幾百里外居民都像趕節場的前來和興車站的左右，鐵路的两旁，擠得人山人海。早上十點鐘打倒拿破崙鼎鼎大名的惠林頓剛做英國的內閣總理，率領了一班閣員，又跟着許多議員同闖人，一路風餐露宿跑了三四天，才從大車上下來，進得站門，悠揚的樂隊齊奏起來，人山人海裏發一聲山搖地動的歡呼，歡迎這烏鎗打倒烏鎗的老怪物。十一點半八個車頭（都像現在城隍廟

的香爐，因為現在留名千古的「流星」Focket車頭還陳設在倫敦肯心敦博物院裏。）一個車頭是用英北省名爲名叫做諾存勃林 Northumbrian，拖了三輛車，第一輛是樂隊，第二輛是內閣閣員與特別個人，第三輛是車總管及重要局員，行在右邊軌上，還有七個車頭有名「鉅人」的，Phoenix有名「星」的，Star有名「北方」的，有名「流星」的，有名「標鎗」的，Dart有名「慧星」的，有名「飛箭」的，有名「隕星」的，也無非如曾國藩時代的兵船取名長龍快蟹，一般的用意罷了，都拖了四輛或五輛客車，載着各界的賀客，行在左邊軌上，合共八個車頭載了七百七十二人，所以分開左右並進，因為對面本無來車，以便彼此並行，各在車上看着他車的速度，似乎格外有味。（可以顯出城隍廟裏的鐵香爐有無限的神力。）開行到城外公園邊一小站，車頭一齊停着裝水，預先局中發出傳單，勸乘車人決不可在軌道邊隨意下車。不料車停之後，有些人不肯守這規矩，有位內部總長叫做哈季孫 Hulkison，他與惠總理一向有些心神不合，那天他要在衆人前顯出他與惠總理並無過節兒，所以乘着一位議員叫做胡爾謨的 Holmes，在對面車上下來與惠總理靠着車窗談話，他也下車來和熱鬧，正與惠林頓談得親切，不料發一聲喊，「大家跑進車，大家跑進車，」便是那「流星」的車頭慢慢裏的跑了過來，彼此兩軌相離止有四尺，客車的窗門同車頭

的突出處若彼此接觸起來，止有八寸餘地。照情理，也不大緊要，無如當時却個個着了慌。哈內長與胡議員駭做一團，胡議員還算敏捷，慌忙便把身體貼在惠總理的客車邊，看見哈內長要從窗門跳上車子，胡議員便喊道：「天照料的呀！哈先生！你切莫慌亂呀！」說時遲，那時快，哈先生已是上六十的年紀，竟不濟了，剛拉着窗門要進，「流星」車頭早將窗門連人帶轉，哈先生是一個倒栽葱，跌入軌道，流星便毫不客氣的把他一足軋斷。等到流星過去，胡議員同了一個侯爵識爾頓 *Wilson* 馬上把他拉起，哈先生叫道：「我死也，上帝恕我的靈魂罷！」據說開這流星車的工程師叫做「陸克」*Locke*，後來在鐵道工程上很要出大風頭的一個，他便做了哈內長的僮子手。於是大工程師斯蒂芬孫親自把諾存勃林車頭載着一隻脚的哈內長開足速度，用二十五分鐘便跑了華里四十五，到「曷克爾」地方，才有一個病院，速進去醫治，哈內長到夜分便歸天去了。哈季孫就算做了世界第一大客專的開行的犧牲，（好像從前造橋釘柱，要殺一對童男女，中國內地畢竟還有一種謠言，廠家造大烟窗，定要買一個小孩放入，哈內長却實做了火車的第一童男女。）且被一班趕火車的拍手料着，浮一大白，並且若大的利物浦，現在至少有幾十個醫院，軋掉一段腿，也算不了什麼死症，當時利物浦竟找不出一間好病院來，（蹺腳的想也有，）要送到四十五里以外，所謂好病

院者，又是銀樣蠟鎗頭，搭中國現在的蹩腳醫院一樣；哈內長又在精神文明用事時代，做了物質文明幼稚的犧牲者。亥育亥育亥育，杭育！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杭育』下

剛剛歇了七天的工作，他們科學的勞動家又亥育亥育的從新動手，那我也免不了又要杭育幾聲，幫同着拉起繩來。唉！人是千不該萬不該，把兩條前腿變做兩手，於是自討苦喫的做工開始。就是要想博一「萬物之靈」的頭銜，不甘心老是四脚着地，背駝了日月，被人愛幸愛殺，也就何妨保留了猴祖爺爺之地位，坐在新月邊樹杪頭，漫嘯幾聲，做個自由自在的猴詩人，豈不大好麼？爲什麼偏要多出兩隻手，從「做石斧」，「燒野火」，到「打鐵」，於是害背駝日月的牛羊，常時受宰殺之苦。樹上的猴詩人亦逼到膽着最深的山谷中，才伏匿着一小部分。它們儘管毫無抵抗，盡量的在深宵黑夜，吟嘯得淒慘，想感動人們；人們還是毫不領受盛意，利它一張皮，畢竟無情的火花，隨聲音擊射來了呀。恐怕還是望人們什麼「變金石做食料」的能力擴充愈擴充，隨着他自由博愛，「不畏強禦，不侮鰥寡」的聲浪，等他派了強弱，庶幾一定也要遍惠禽獸的呀。太戈爾先生能夠借蟹行文字，做到諾貝爾獎金的評判家五體投地，似乎文字是吉祥的器具，不像機關鎗那種的兇惡了。但是同一蟹行文字，

他擲筆在彭谷兒省的裁判官手裏寫出來，把抵抗的愛國者可自由判決死刑，那就變了無形的機關鎗了。你想我們讀太先生詩集上的蟹行文，何等充滿了摯愛？然而把一樣的文字寫着取繃印刷物的議案，就好像弱者的末日已經到了一般。何以一樣的吉祥文字，能變成好像兇惡的機關鎗而有餘呢？所以器具是沒有什麼善惡，手是人類第一件自己演進得來的器具，能說造手便是古代西方人多事，在我東方人決然止要腦子，不要手的麼？則機關鎗也何嘗絕對的止供惡人去殺人呢？不要說閑話，我從本地風光，來拉扯幾句關涉機關鎗的歷史，且杭育起來。

「熱不息惡木陰，渴不飲盜泉水。」古來有這麼一種窒塞不通的善人，然而他那一種「不與小人作緣」的精神，畢竟令人拜倒。諾貝爾是何等樣一個人物，諾貝爾的銅錢，是怎麼樣一個來路？太戈爾今日要力與機關鎗絕緣，如何好措諾先生的油，洋溢他的詩名？並且得了他的銅錢，可以吟風弄月，不受環堵蕭然之厄呢？我知道諾貝爾倘然活到今年民國十三年，還止是一個九十大慶的壽翁，他比太先生止大了二十七歲，可憐一八五七的三月二十九日印度起了通國兵變，却止作成了東印度公司歸公，人家老太太升了皇后，這年也就是咸豐七年，我們的頭品頂戴，廣東總督部堂葉名琛葉大人，在廣州一片火光中，捉上七桅船，

直載往太先生府上的恰兒恰太。據說做了幾個月詩。（想來太先生的尊大人還夠得上同葉總督唱和。）不幸考終王事，却蜜在糖裏，穿着紅頂花翎，裝入玻璃轎內，遊行恰城；現在看來，還帶着些殺雞懼猴的作用呀。（這段故事是比諾貝爾年紀還大五歲的一個無錫說故事好手的袁杏初先生在四十年前常常當衆演講的。）這種不人道的把戲，諾先生已是二十五歲，應該在瑞典看報，能見而知之。至於太先生還在他太夫人的子宮裏做未成功的孕蛋，當然是聞而知之了。我們這班老怪物，於甲午割地，庚子聯軍進京，見而知之，所以想到了，便把詩思打斷；若於聞而知之的葉總督，誰還問他在糖裏會否出蛆呢？因此那種駭得煞的薙屠叛兵，太先生小眼睛不會在娘肚皮裏看見，也就弄得鄰貓生子，不會橫斷慈愛的詩情了。就是對方口袋裏袋了機關鎗的朋友，也必定心照不宣，很贊揚「無抵抗」的詩篇，價值抵得過「王道之隆也，巢父許由，皆與威鳳祥麟而呈瑞矣。」同樣是一片承平聲呀。（這就是章瘋子說嚴幾道先生有天申之度的韻味，太先生到後，一定威鳳祥麟，百獸率舞，頃刻將有民國超登三代以上之慶了。）

現在決計再停閒話，把主要的諾貝爾找足幾句，就此又告結束。諾貝爾在九十年前生於瑞典國的京城，他十歲便上俄國就他父親，助着一種工作，叫做魚雷同水底炸彈。你想他

是這樣的一位小魔王，自小就是一個直腿洋鬼子的惡種草，更兇惡的，他要把硝化甘油製成頂厲害的炸藥。他還有極深的研究，極精的豫備，要造那種毒品，先把相關的附屬器具發明出來。他在印度全國兵變的一年二十五歲，便專利了一具計量瓦斯的表；二十七歲接續專利了精細的量液器，並且把氣壓表也改善了。於是有了精密的工具，把那硝化甘油，好像太先生一般，「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苦心的弄了七年，在一八六六，他三十四歲的時節，就把所謂至兇惡的毒品，叫做「雙料炸藥」(Explosive Compound Dynamite)出了世。彼時太先生已經五歲，能像李賀一樣的索句了。就是小區區也已經視息人間了兩年。若有長的小耳朵，聽見波羅的海上充滿了爆發聲，也就決不預定八股的一生了。你想諾貝爾，諾貝爾，他出了世害多少人？或說，否！他非但不會殺人，他在鑿山通道，却救了無量數苦工，免除了三十倍五十倍的血汗的堅苦。從前晝夜不停的鎚子鑿子，後來却止要做了一二小時彎腰曲背的工作，便可站得遠遠，執着菸斗歇息一下，把電綫通了，就算完事。若沒有資本家大揩其油，專爲人類工作，諾先生是值得造銅像的呀！但是表面上看來，諾先生還有渾賬的發明，叫做無烟火藥，這不是更算暗箭傷人的利器麼？他還發明什麼人造橡皮，給小孩做玩具，還有些詩意。哈哈且不管諾先生罪孽與功勞，他竟因此發了大財。可惜他比現在的

太先生止活過了一歲，在六十四歲時節，就嗚呼尙饗了。他在彌留之際，撥開了皓白的鬚子，寫着一張遺囑，說道：提遺產一部分，存在銀行，夠得每年生利四十萬元。（是英鎊四萬）每年五分均分，每分八萬元，贈與當年五個頂呱呱的脚色，各人一分。

第一位是物理學上有發明！（這是一種渾賬的西方化）

第二位是化學上有發明！（又是渾賬的西方化，都不言而喻，叫他們接續了造炸藥罷了。）

第三位是醫學上有發明！（不知曉得贈到最高明的五行五色五味家否？）

第四位是文學上的翹楚！（這就是太先生發祥的根源了，然而畢竟寫以蟹行文，還嫌西方化太重，以後東方化遍行了歐美，我們新文學界諸君子恐無希望了，惟江神童可以預賀。）

第五位能鼓吹萬國和平最有力者！（這就是諾先生發了橫財，力贖前愆，太先生要將他的詩篇，做間接的鼓吹，或者尙有再得大彩的希望。）

這就是諾貝爾一生的草圖，他賣炸藥得來的銅錢，你想太先生竟向荷包裏一裝，到底該不該？然諾貝爾必定大罵吳稚暉，他說：你知道什麼？在他二十五歲發明計量瓦斯表的前

二年英俄在黑海邊的克里米大戰，便有人說，有一回「俄軍擊射了一萬三千顆子彈，止傷英兵三個，並未死一人。」戰具愈厲害，死傷愈少。（這就是所謂空前大戰，死了七百萬人，不及死在洪楊烏鎗長矛時代十分之一也。）他受了那種暗示，所以毅然決然爲着鑿山通道，竟發明了上好炸藥。然而諾先生若看看幾日前的小時報，據說已有人將他的炸藥製成寶藥四千磅的飛機炸彈，投下來可以把全望平街炸成一無底窟窿。詩篇無靈，充滿了這種「互相仇視」之氣，奈何？

不要緊的呀！新月集無用，再加上啓悟集就是了。亥育亥育，杭育！

箴洋八股之理學

最近張丁科學之爭，雖大家引出了許多學理，沾溉我們淺學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拋却。惟闢些學問的法寶，縱然工力悉敵，不免混鬧一陣。實在的主旨，張先生是說科學是成就了物質文明，物質文明自從起了空前大戰，是禍世殃民的東西。他的人生觀是用不着物質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幹子的土房，拉拉洋車，讓多數青年，懂些宋明理學，也就夠了。於是丁先生發了氣，要矯正他這種人生觀，却氣極了，漫罵了亥學鬼一場，官司就打到別處去了。後來他終究對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簡單說了出來，他說「林先生若承

認歐戰不一定是科學促成，我的目的達了」（大意如此）。張先生在省憲同志會演說，說政府是暫時存在的東西，我喫驚不小，威廉第二之綠氣砲，竟引出了本來慈悲而且科學化的張先生，轉變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做我們的同志，我還有何說呢？但是我愛美詞，我尤愛真理。無政府時代雖我們不及親見，我想必定是一個瑤池樂園，決不是高粱幹子土屋，還有拉洋車人的人境。我們人境，自己不要毛皮，自己不要爪牙，四個足跑路很穩當，自己冒險，叫兩條後腿獨任了跑路，把兩條前腿轉變成了兩隻手，便已心懷不良，有要鬧出物質文明的整備。張先生應該在此時早早反對那兩隻毒手，才算真有見地。什麼放他在抱犢谷，用高粱幹子會造起土房，他定要不安本分出個孫美瑤，同臨城的火車戰爭了。張先生若說他長了手，也便就會讀程氏遺書及朱子全書，精神亦高出於猴子。這我本絕對的承認，然即此便可見他長了手，他才有讀程朱理學的結果，最初便是物質進步，然後精神進步。就讓一步來講，他精神進步，有將讀程朱理學之傾向，他自然便長了手，馬上叫物質也跟着進步。精神物質是雙方並進，互相促成什麼戰爭不戰爭，會關了物質的事呢？西方物質進步，故精神亦隨了進步。若理想的無戰爭，必要經由社會主義，及張先生的理想無政府主義，才可達到。程朱的理學，他做夢也說不上。沒有哥白尼把一個物質的太陽放在中心，張先生理想的無政府名

詞，在宋明理學書上尋得出麼？所以張先生的人生觀，現在我的見解，與丁先生又是不同。他並不是撞見了玄學鬼，他乃不會請教玄學鬼。他的人生觀，是誤在他的宇宙觀。這說來話長，我已在太平洋雜誌上投一文，帶着批評了，現在也可以不必屢說。我現在要老實請教張先生的，我有三個武斷：

(一)張先生厭惡的物質文明，大約即指種種的所謂奇技淫巧。我說他現在所謂奇技淫巧者，過了數百年，還止同今日高粱幹子的土房一樣。張先生若活到彼時，定還要氣得腹大如牛，亦且瞠目不曉得如何反對。

(二)從今日而到理想的無政府，至少還有比歐戰大的三十六回，同歐戰一樣的七十二次。這是我的最乾脆最讓步的批評。

(三)小學強迫雖未普行於全世界，理論則已普遍。中學強迫在三十年後，世界上必有一區首先行之。大學強迫在世界完全實行，克已點說三千年，放個大砲說三百年後。到大學強迫的時節，街上的洋車夫，灶下的老媽子，都具有張君勳先生的智識，你想他還會做洋車夫麼？還會做老媽子麼？他們還肯戰爭麼？他們還會當什麼飛機汽車，算得上物質文明麼？

本此三武斷，可以復下一結論，曰：惟物質文明進步到不可思議，設備強迫全世界人的大學，輕而易舉，世界方能至於無戰爭。

如謂此次歐戰，如何促成，曰：是乃張先生反對物質文明所促成。有人曰：德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思往外販賣，英國物質文明也進步不已，製造了東西太多，也思往外販賣，因而攘奪販賣場，就弄到戰爭。這戰爭不是明明物質文明所促成，我說這是事實，我所承認。然若世界上都同美國一樣，他們到那裏去尋販賣場，還不是大家收了野心互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每天發明點奇技淫巧，以相娛樂麼？惟其印度有位張先生讀太谷兒的好詩，反對物質文明。南洋羣島有位張先生學巫來由長老的靜坐，反對物質文明。中國又的確有位張先生，在灰堆裏拾着一個程夫子的玩物喪志，好像熱狂的拜倒，又反對物質文明。然而從寸布一針都要叫柏林或倫敦供給，從前老頑固洋烟是要吸的，洋錢是要拿的，洋學是反對的。現在張先生是理學名儒，洋烟洋錢是不要了。然而火車是要坐的，不肯坐騾車的輪船是要坐的，不肯坐釣船的。推而至於風扇也要裝的，電燈也要點的。於是柏林要攬張先生做主顧，倫敦也要拿張先生算買客，綠氣砲便發動了。若歸獄於火車輪船風扇電燈洋布洋針，他們老實扳起了面孔回報道：你既要用我們，你何不學美國將我們自造。若歸獄於

張先生的反對物質文明，又要需用他，張先生何說之辭。張先生恕罪，張先生爲我們所敬畏之友，且實在是個物質文明提倡者，他是傷心着綠氣砲，臨時瘋顛，凡冒犯個人之處，乃是戲言。至世界有不進化之民族，惹起物質文明進步人之野心，乃是眞理。歐戰之損失，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是余中國人之罪也夫，於物質文明何與。

這種話頭是三十年前郭筠仙爲了劉錫鴻說的，二十年前梁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叫吳稚暉爲了梁啓超張嘉森說，眞算倒楣。（何以屬雜了得罪梁先生呢，因爲張先生的玄學鬼，首先是託梁先生的歐游心影錄帶回的。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適之的惡當，公然把他長興學舍以前夾在書包裏的一篇書目答問摘要，從西山送到清華園，又災梨禍棗，費了許多報紙，雜誌的紙張傳錄了，眞可發一笑。二十年前張之洞王先謙李文田之徒，重張顧王戴段的妖箴——此一時，彼一時，其詞若有憾，其實尙可相對許之——暗把曾國藩的製造局主義夭折了，產出了護短的西化國粹，如王仁俊一班妖怪的西學古微等，幸虧有康祖詒要長過素王，才生出一點革命精神，他的徒弟梁啓超時務報出現，眞像哥白尼的太陽中天，方才百妖皆息。當時的西學書目表，雖鄙陋得可以，然在精神上批評，要算光燄萬丈，較之今日的書目，儘管面目方雅，可惜禍世殃民，眞有一是福音，一多鬼趣之別。

他受了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影響，忽發整理國故的興會，先做什麼清代學術概論，什麼中國歷史研究法，都還要得。後來許多學術講演，大半是妖言惑衆，什麼先秦政治思想等，正與西學古微等一鼻孔出氣，所以他要造文化學院，隱隱說他若死了，國故便沒有人整理。我一見便願他早點死了。照他那樣的整理起來，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我不是敢罵梁先生，我是誠心的勸諫。凡事失諸毫釐，差以千里。不是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便是好的。梁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便是謬的。現今有許多古學整理的著作，我都拜倒。然而或是考訂或是質疑的，或是最錄的，價值都大。惟有借了酒盃，澆着塊壘，真叫做下作。胡先生的大綱，雜有一部分澆塊壘的話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及梁啟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效果，不夠他們消滅。他們的謬語，乃是完全擺出西學古微的面孔，什麼都是我們古代有的，什麼我們還要好過別人的，一若進化學理直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華爲之殫竭。無論億萬斯年，止要把什麼都交給周秦間幾個死鬼，請他們永遠包辦，便萬無一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紙籠裏，掏甘蔗渣出來咀嚼，開了曲阜大學，文化學院，遍贈青年，豈不禍世殃民呢？這是梁先生走去那條路上，走得太遠了，所以陷入迷魂陣。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書房裏，四壁架滿了線裝書，桌上也

堆得東一堆西一疊。他隨手把面前的一堆移過。他說你看了是不樂意的。我說這些給你看。我是熱烈贊同的。但是我二十年前同陳頌平先生相約不看中國書。直到五四運動之後。我遇見康白情傅斯年諸位先生。我才悟他們都是飽看書史。力以不空疎爲尙。他們不是鬧什麼新文化。簡直是復古。我想時機到了。古學有整理之必要。所以要請章太炎去里昂講經。去年將國內國外的空氣。細細一檢驗。我的思想。上了大當。覺得妖霧騰空。竟縮回到時務報出世以前。影響在政界。把什麼最熱烈的革命黨。舉化爲最腐臭的官僚。簡單歸罪。可以說是四六電報打出來的。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什麼叫做國故。與我們現今的世界有什麼相關。他不過是世界一種古董。應保存的罷了。埃及巴比倫的文。希臘羅馬的學術。因明惟識的佛經。周秦漢魏的漢學。是世界上最上人公共有維護之責的東西。是各國最高學院。應該抽幾個古董。高等學者出來作不斷的整理。這如何還可以化青年腦力。作爲現世界的訓育品呢。亞里斯多德之古籍。經流血而擲諸校門以外。希臘拉丁之文。至今逐漸強迫最古

董之學院廢除。此種彰明較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認爲天經地義的了。梁先生還要開一筆古董賬，使中學畢業的學生，挾之而渡重洋，豈非大逆不道？胡適之是拿六經三史做了招牌，實在是要騙他們讀七俠五義。梁先生上了他的當，竟老實的滯氣出來，把青年推在灰字籠裏，梁先生自己睡了想想，也算笨伯。章太炎的考據，定也不算丟醜。他那章氏叢書裏幾種小品，可以充得傳作。但他要把那灰字籠的東西，對青年做一個新系統的傳達，他就糟了。去年在江蘇省教育會的講演，我在倫敦看民國日報覺悟所載，我替他短氣。乃現在還被什麼書坊刻了出來，真是他老年的污點。梁先生必定也替他難過。人已對照，便能覺悟那種灰色的書目，是一種於人大大不利，於學無所用的東西了。從前張小浦說得好，「倘真正是國粹，何必緊急去保。二千年以來，定孔孟爲一尊，斥老墨爲異端，排除無所不至，然而老墨之書至今光景長新。」所以在三十年內姑且儘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麼文化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驕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少數的胡適之、胡先驕原是要的，不幸梁先生要大批的造，不幸又有最高等的學者張君勱先生出來做護法，使他繁殖。因此同張先生反抗，並詞連了梁先生。

物質文明與科學

臭毛廁與洋入股

去年這個時候，我剛到了北京，在東城一個石塔子廟裏住着，便有人對我說無錫新報要出個特刊，容許你也在上面說幾句話。我聽了，自然很高興，況且我是發願不做文章，想着便拉拉扯扯，信筆的寫下去，算做賣朝報也好，算做告地狀也好，我自信閒話是很多的，所以欣然的答應了下來。不料當時睡了一晚，明天拿了筆要寫，却作怪起來了，自己先問，說什麼話呢？無錫城裏的父老，是看慣你拉屎拖鼻涕，你可以瞎說麼？於是覺得自己問的自己，倒也不錯，姑且闕了筆，想想再寫。那知糟了，愈想愈沒有頭路，今天推明天，一幌便是半個月，眼見得特刊也已經出了，用不着寫了，竟鬧到現在。現在真容易的又是一年了。無錫新報又要替新年徵文了，倘若再錯過了這個機會，別人容許你說話，不趁着與會說說，豈不可惜呢？所以這一回，不管三七二十一，趁無錫新報催着發稿排板，我就拿了筆，借目前一件小事，敷衍一篇大議論出來，我今天晚上，剛到五福弄去辦了「恭」事回來，去的時候，已經打過了十點，這是特地候到晚一點才去的。否則人才濟濟的時候，共有四十個缺，倒有六七十人同時擠去，那便有二三十個側身在狹路上掩鼻候補了。但是夜深了，雖幾百步以外，先施永安

兩個公司的電燈，還是照得像白晝一般，那五幅弄裏這個排泄公所，却黑得連五指也辨不出來，在刺骨的北風裏，刮了三四根火柴，才刮着了一根，尋照一座兩腳踏台，沒有什麼麵糊漿一般的東西黏着，就放心的一躍而登，那中間的好東西，已經堆積着與踏板一樣高，那截止好算不會看見，知道再刮一根火柴起來，也徒然達了「眼不見爲淨」的金言，反是無益的，好在比較蓄起一個穢水滌淨的木桶來，把白肉嵌着，通暢以後，把老虎錢眼的蓋子掩着，網縊了滿間屋十幾點鐘，早上聽了一聲大叫，還要提心弔膽的招呼開門，現在到公所交卸過了，早上舒然而臥，視吾鄉鄰之旦旦而擾，則亦此善於彼，況且一踏上中國的貴領土，那裏有什麼改良的餘地，對於這件事，饒你什麼坐馬坑了，金漆馬子了，叫做無貴無賤，壓着無罪一天之內，喫是肥甘了，睡是輕暖了，讀書寫字會客談心的處所是雅潔了，惟有這件事，罰他受罪片刻，消消舒服的孽賬，從前偶有少數的受享獨福人，什麼用水銀充滿了桶子，所有黃白物掉下去，就杳然無蹤，他那種癡愚的辦法，煞是可笑，但他亦覺得這件事應該改良，說他的重大，自然與喫飯睡覺讀書會客，一樣重大，老實拆穿了西洋景講，人是一個造糞動物，要叫出貨之際，十分安適的，確與人生的幸福，大有關係的呀，以上這種臭議論，都在踏板上仰視天空，一起一落的悠然深念，一半也是叫排泄容易，但又想到我家賃居在倫敦，小小八九

間屋的一個四等居民住宅，竟樓上樓下，有兩間比佛龕都潔淨的排泄房。白磁的盆子，可以打麵，油木的坐板，可以下棋。「恭」事方畢，引手把銅鍊一挽，所出之貨，已送向十八層地底。還騰一隻潔白的磁缸，後面沐梅花紋白玻璃窗，半開半掩，清氣往來。前面五色玻璃之門，緊緊扣着，十六炷燭光的一盞燈，剛在頭上，照得手裏的一本小說，字字清楚，然我當時還夢想倫敦城心的大客店，睡房之後，連結一寬大之排泄房，織花絨毯，縱橫丈有八。白磁面盆一，精瑩照眼，排泄耳目口鼻之穢，白磁浴缸一，機括靈便，排泄全身毛孔之穢。白磁毛盆一，排泄兩便之穢。三事皆位置於一隅，專供一客之需。此房懸美麗之電球一簇，錯列而四，皆光百燭，毛其外如精珠。我則提議毛盆旁當置一最精之書架，排日換置名著古籍於其上。昔歐陽公所謂作文三上，廁上其一，足見人生幸福之全部，此事實居其一。人類由穴居野處，排泄如貓狗然，當街行之，泄畢便算，無所謂拭以瓦片棉絮粗紙也，稍有進，便若庫倫之蒙古人，釘兩木於排泄處近旁，相離尋丈，橫繫一大草索，各人於恭事既畢，就草索而闔之。索上既累累塗油漆，迨遍，乃易新索，再進卽爲印度阿三，事畢，以手摸索，塗於壁，復尋少水滌其手，但必左手爲之，右手將以搏飯拈香，戒勿爲也。再進則五福街風味，坐馬坑，金漆馬子，相與競爽矣。然而草索塗壁之人，將以爲泰乎？吾人必笑之曰：子以爲泰乎？我欲行禮耳。彼又將曰：人生亦知足可矣。

子欲行禮，如此其不憚煩乎？金漆馬子方顏頰無以對，白磁盆起而引咎自責曰：然則過矣，草索塗壁失之野，五福街，金漆馬子，正奢儉得中，故東方文化之美，羅素氏過五福街而有餘慕焉，便是我們模範縣之無錫，要保存國粹，昔有暴徒的民政長，曾塞坑破甕，反古之道，不久又有商彝夏鼎，陳於壁脚，秦坑漢窟，遍於街末，還我舊物矣，好了，這一大段的臭議論，要叫無錫新報排在報上，亦覺難堪，我將告罪，我是託歐陽公三上之義，借他引起正文，文勢到了此地，正文也就躍然欲出，我說，我們人類，經達爾文先生證明在三百萬年以前，由猴子變來，至少二百萬年，還是過着猴子的生活，連衣皮食肉，都說不到，變到能夠揀着一塊火石，把他一段打銳了，那就割着禽獸的皮，穿到自己身上，這要算到第一步的物質文明，猴子們用不着要寢暴類之皮，他們看見「人大哥」那種狐裘皇皇，定說他不能歸真反樸，暴殄天物的呀，到石斧石箭做得很精緻，年代也又過了一百萬年了，忽然燧人氏尋了火出來，共工氏冶了金出來，不到一萬年的短歲月，雖然青牛老人要剖斗折衝，列禦寇的前輩要毀壞養成機心的桔槔，止是不中用，三里橋米行公所的較斛，算做重要商規，芙蓉圩裏竟用打水機抽水了，所以辦恭事的一件小事，也由當街畢事，掉頭不顧，草索塗壁，進化到金漆馬子，坐馬坑，五福街司門汀踏步，不能復反於掉頭不顧，或草索塗壁，這就是人類生活的標準，猴人是猴人的見

解，石器時代人是石器時代人的見解，庫倫人是庫倫人的見解，印度阿三是印度阿三的見解，我們金漆馬子人是我們金漆馬子人的見解。於是天然趨勢，白磁盆人當然也應有白磁盆人的見解，白磁盆非乎，草索子何嘗果是折兩用中，金漆馬子之是，亦沒有什麼上帝能諄諄而命。那麼，我們覺得草索塗壁，人類的幸福，有些不夠，也就定要使金漆馬子，搖身一變，變起白磁盆，才不枉猴子不足，變到了人，就是得到了白磁盆，還是要努力換個勝於白磁盆的，才更不枉猴子不足，變着人呀。所以汽車止叫閒人坐着，還要把阿木林任意壓死，我亦大反對的。若說汽車不該做我們人類的普通代步物，那種割斗折衝的精神，未免有點優氣罷。我也深惡那種新世界屋頂上「電火炙兔子」的文明，然而希望用一百炷燭光的四盞電燈，照了我在白磁盆的廁上作文，我是堅決的要替我們人類努力的。如何努力呢？譬如無錫家家要換白磁盆，個人的經濟問題，倒不成問題。因為現在的人，處辦住宅，也是習常蹈故，顛倒錯亂。五千元造個住宅，門造大廳，最是空好看的东西，倒化三千元。書房也肯化一千元。臥房也肯化一千元。極要緊的廚房，倒止化二百元。毛房則化了三十元，已經肉痛。所以五千元住宅，叫他化三百元，造個內有白磁盆的毛房，不算失了比例。而最大的問題，却在磁盆裏掉下的黃白物，送到他那裏去？不要說十八層地底，就是一層也叫做勿層，冲刷磁盆的水，來勢洶湧，

塘高的壓水櫃，普及全城的，又是影蹤也沒有。那是白磁盆白磁盆，鬧了半天，真是廢話。還不是金漆馬子最便；他的尾閘，又不是蹙脚之夏鼎商彝，街末的秦坑漢窟，最算適宜麼？因此追下去設想，第一步是我們無錫模範縣的溝渠工程，到底那一天經始呢？現在世界開明人類，都曉得四通八達的河渠，是拿他灌溉的呀，拿他排洩的呀，拿他轉運的呀，不是拿他食用的呀。大市橋城河的水，無錫文明人曉得有礙衛生了，所以公園前的公井，也踴躍的開鑿了。然而美哉江尖口西水墩之水，皆看做甘饌醴泉，以為莫子毒；雖放到顯微鏡裏，不忍着看，然又以為我輩抵抗力，乃自天賦。一切敲罐頭，送羹飯，都不願劃幾分之幾的閻王賬，歸到飲料上去的呀。而且清水不從龍頭放來，濁水不從深溝排去，一切洗菜淘米洗衣打裳，皆苟完苟美，性命暗為孤注，清賬也無人能算。水以桶取，自然門窗地板，無法多濯。水由檐來，自然深巷暴火。無水能灌，種種不衛生，不清潔，不康寧，皆由於在無錫也者。河渠洞達，何用自來水之謬說而來。究其實，造池埋管，固不資，能積幾十年之醫藥卜筮，酬神禱鬼之資，暗由食水而化費者，將倍而又倍也。充此謬說，白磁盆又永遠不能出現。金漆馬子將與夏鼎商彝秦坑漢窟而千古，但是從臭話說到潔話，說了半天，把北京爭鬧北辦不好的自來水，把上海都不曾做的大陰溝，責備到無錫，豈不又是廢話，然而把蘇州常州也不曾有的工廠，居然鬧到無錫，就是

極遙遠的時代，居然把處處可做交易的米，也在無錫成功了什麼蓋幾省的米市。因此，在一千幾百州縣裏，做了全中國的模範縣，考在第一名。凡事皆止要努力，只是無錫人吃過甜頭的人，應該相信的。除是不進不退，地球上獨讓中國會耕田鑿井，保存永久的世外桃源，否則把進化的公例說起來，終在一短時後，無錫也跑到是上海一樣，中國才能站得住，或是傷心點說法，也同上海一樣，讓人來逼住了改觀。一定是沒有第三條路的呀。凡事先要有堅確的信心，及健全的輿論，無論什麼大事業及大工程，都有希望成功的一天。最糟的，便是孟子所謂自暴自棄，橫呀輪不到我們，豎呀可以不必，那就只好讓棺材到了，才淌下眼淚來，看着別人在靜安寺 徐家匯住神仙的別業，我們止配聚在五福街左右，不定多少年後，江尖嘴成功了無錫洋市長的公館，臨流列植了太陽不晒進的高樹，對好了黃埠墩，噴水管在那裏終日不斷的飛着，我們擠在崇安寺前，還止是一條巷合用一個水管，大家已眉飛色舞，指着洋井來，把民國十三年的老怪物，好像說天寶宮人這一樣的珍怪，無錫人是或者用不着自來水，自來水是一定要咄咄逼人造在無錫地皮上的呀。就是上海，他還不會有十八層的大陰溝罷了。他那三四層的小陰溝，無錫也還不會夢見上海十八層的大陰溝，已經鬧了二三十年，近年來因傷寒虎列拉等，不斷的要想猖獗，幾位洋大人一議再議，建造的時期，定是不遠了。

呀，我今天觸着臭話，說這許多廢話，並不是要無錫馬上造自來水，馬上開大陰溝，馬上做白磁毛盆。我是望無錫人沒有了自來水，要覺得難過，六神不安，不要儘把那些無錫也者，河渠洞達，用不着自來水的謬說，讓了自己，還讓子孫。我這篇文章的主旨，還止在此。我說，無錫常州的比較，無錫人蠢笨，不願意做市井小人，摸兩個賣買微利，常州人是聰明都送子弟進官場，好比如陶鎔一流的滑吏，神不知鬼不覺，却扒了民國幾十萬，撈在荷包裏。但是一筆總賬算起來，無錫的子弟，還是清光大來，學實業，學科學的，屈指數不盡。他們的老實父兄，却有許多，成功了叫做什麼區商，叫常州人又羨又妒又氣。常州的子弟，多半僉事主事，科長科員，在全國做蠱國病民的寄生害蟲，而且落泊在大都會客棧裏，想鑽狗洞鑽不着的，也不知多少。這就是一念之差的分別。若叫常州要追上無錫，至少要過半世紀。我是常州人，罵常州人是公道的呀。所以我這篇文章的主旨，要勸我無錫的小朋友，一不要學常州人那種做官，二不要學蘇州人那種文弱。盡我們無錫人本身，會燒火酒燈，會看顯微鏡，會拿斧頭，會用算尺，那就父詔兄勉，朋慫友怛，不但在他們的能力上，造點陰溝，造點水管，不算什麼一回事。而且工廠再多了，洋房再添了，不用白磁盆，他們也自然而然不舒服了。朋友們呀！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料新文化，却成就了洋八股。什麼人生觀呀，什麼新創作呀，簡直坐在馬坑上發昏，製造

了許多的洋八股家事情還小，竟引起了闢草索的那班老先生們，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來，那是萬劫不復的退化了，無錫還是一個肯做賣買，肯做工人的人種，不要叫那種洋八股的微生物生存，那是中國的一線生機。這是我在五福街內薰昏了頭的激急話，大家見恕罷。這篇的副題目叫做臭毛廁與洋八股，就說擊洋八股同臭毛廁比例也好了。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

人家問，你不是新近到別處去躲開了一陣，很厭世似的麼？我說躲起來是有的，厭世二字，是在吳稚暉的「哲學」字典上是找不出來的。我在廣州歸來，有所「感悟」，覺得我的預備中學功課三四年，到六十四歲去進比國勞工大學是爲正理。要預備那中學的鳥功課，在我的蠢笨，本已不易，加以六十歲學打拳，三四條算學做下來，幾十個外國生字記下去，腦子痛，眼花轉，只好自由自便的閑跑跑，尋忘機朋友講講笑話了。哪里還能幫人家去盡公益，替窮朋友畫策館地，做種種不相干的應酬呢？所以借廣州去一輪，我自己同密姐兒一樣，恣一個浴，謝絕一切，乃是實在。頭一天從廣州回來，就有我的表兄問我，結果如何？我大笑。我到香港，便有陳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孫方叫我去做說客的了，當然就不肯賤賣。到廣州，便有孫方的一班人以爲我是替陳方去求和的，當然搭起架子。其實我是遊汕尾，看韶關，回來再

有人來找我，我就可以說即日要上奉天，容易拒絕了麻煩。我好同英法字典、代數詳解、密切地在小屋裏周旋罷了。講起實在，得罪了朋友不少，摸着良心，真對不起人。但是我把我老頭兒要作四十年前的少年用，許多朋友聽到了我的自行供招，當然都能一笑見諒的了。所不懂的，爲什麼現在又有閑工夫瞎三話四呢？那是休養的好消遣方法。這頂容易明白了。我們同朋友去閑談天，嚼到嘴酸，還是有興味的不肯歇，真也不倦。若是會親，同尊客應酬，不消半點鐘，便腰酸背折，一天不快。這是人人有一樣的同情。（極少數有官僚根性的或在例外。）不是我瞎說罷？因此有了題目要我做文章，那是要了我的命了。若說瞎三話四，便搖筆即來。寫了幾多張，連算題也容易看懂了，生字也自然記得了，所以瞎三話四是有工夫的。朋友偶然在路上相遇，立談笑話半天，也是有工夫的。若是約了日子會面，就討厭了；會議，更討厭了；至於演講，簡直太麻煩了。到廣州去議和，精衛先生說，和不成也沒法呀，要緊的請你去充當軍官學校的政治部長。天天演講一點，介石先生說，你明天就來。海濱先生說，後天廣大也望你去講一講。曾女士說，執信學校二十一開會，我終究對汪先生說，我再不願做那窰姐兒的勾當。今年夏天忽然四面一湊，把我做了兩個月的道人，充做人家學校及團體的點綴品。（吾鄉死了人，必要請一個道人念着領路壽生經，乃是出喪不可少的點綴品。現在學校及團

體開會，演說人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很望此種形式的點綴，稍能衰息。弄得天天臭汗淋漓，病了半月。既說像道人，爲什麼又講是審姐呢？就是揣摩當日座客心理，說得又投機，又大方，便彩聲四起。倘要一味本着良心說話，便很容易做黃仁先生第二，即不打煞，東也嘶，西也嘶，必定得到惡結果。（黃仁先生不肯做審姐，便做了犧牲，但這件事，我一面爲黃先生揮涕，一面我也大膽的要爲對方原諒。當十月十日盧何未走，所稱國民大會，本是到胡同裏替恩相好做壽，大家祇注意於「大先生」有氣骨，不層屈伏在大少爺威權之下。「尖先生」太爛污，如何如何，道德皆在嫖經上而已。大家看當日的盧何，當然是大先生，齊燮元始終做尖先生。在那種情況上論是非，說不到造牌坊問題，黃先生是一個無邪氣的青年，走到胡同裏去講造牌坊，自然凶多吉少了。對方因掃興而起不識時務之爭，定然有的；若說根本反對造牌坊，一定未必相罵無好果，也是有的，存心打煞人，更是未必。現在全中國正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清和坊，有造牌坊志願的人，在胡同口搭台，你演你的造牌坊，他也沒法，並且他聽慣了一定慢慢感化了。若趁他們堂會，闖進去演講，就大生問題了。例如現在北京 馮玉祥家，也正在那裏做堂差，倘要進去和興，也講到勿「敲竹槓」，勿「潑浴」，就算危言危行了，講造牌坊是一定遭到沒興的，所以精衛先生說，（我不相信演講可以盡廢。）我

說，（你搭你的台是可以的，到人家台上去，不做鑿姐者幾希。）我既反對演講，我却又瞎三話四，就是想學「小熱昏」在胡同口打鬚，插幾句造牌坊的笑話，或者聽的就是烏龜，也可以掀開了嘴笑。我因此永戒演講，很情願瞎三話四。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

我的瞎三話四，已蒙力子先生賜登了。我望的糾正，便又蒙克明先生隨即糾正了。都使我欣謝的。我對於黃仁先生的揮涕，實是有誠意的，止要用一個反證，都可以證明我的誠意。例如今天時事新報上曹慕管先生的「爲吳佩孚呼冤」，記者先生的新聞標題曰「吳佩孚竟慘敗矣」，曰呼曰慘，若叫朱晦菴用解釋論語上「憶」字的調頭，來解釋這兩個字，惟有曰「呼，傷痛聲，尤其是傷痛聲」，他們是有誠意的麼？我敢代爲正對曰，過幾年，我不敢斷定，在下筆時，是有誠意的。然則我之態度，必曰「爲吳佩孚失笑」，又必曰哈哈，吳佩孚完矣，安有對黃仁先生的揮涕，會假的麼？但是克明先生也不會疑我假，他祇指點出「死是比較嚴肅的事，若以開玩笑態度去替黃先生揮淚，還是不揮的好」，這真抱歉極了。經克明先生點清了，我實在對黃先生不住，但可以原諒的。昨天的瞎三話四，是描寫我的拒絕鑿姐式演講。黃先生是在我說話中拉扯到的，不會提防到太輕鬆。（輕鬆是實在，開玩笑則可用揮

涕的眞假，證明白不是的，好在前面眞假已論過，今不再道歉。）無異黃先生在我筆頭下又做一回犧牲了。幸蒙克明先生指示，可使我加以說明，對黃先生的敬禮格外顯露點，我再謝謝克明先生。

但是克明先生不但使我對黃先生有說明歉忱的機會，而且指出了我昨天的說話，有兩個漏洞：

(一)似乎阻止別人到危險地方去宣傳，

(二)似乎烏龜忘八蛋的勾當，都可以相對贊同。

倘若如此，我的錯誤，更比較大了。這是真要瞎三話四，不敢含糊了結的呀。容我明後天細細請教，今天是還有兩個算式，不會弄清楚，若百忙中瞎答的幾句，於心不安的，再會！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

國民常識之有無及完全與否，質言之，卽國之文明野蠻所由分，其常識之輸入法，約略有二：

一、對於人生最不可闕之知識，又幾乎爲全世界人類普通所應知之事物，可以編成系統者，則輸入之以學校教育。

二、各適乎四圍之現象？又四圍現象所隨時變動呈露之事物，不能悉循系統者，則輸入之以社會教育。

故無論如何文明之國，學校教育如何興盛，其注重社會教育，仍不遺餘力。因人生自二十至於七十八，既離學校之門，而欲其人與世界相見之常識，永永趨合於完全之狀態，不至甚露窘缺者，非資於社會教育不可。

社會教育之重，與學校教育相等，不可粗率蔑視，固無待言矣。然組織中華民國之國民，爲何如之國民，我等國民所不能自諱者，其大多數皆年過二十，從未入學校之門者，或曾入舊式學校之門，未曾得有有系統之普通知識者也。

所以今日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種責任：

甲、爲學校教育之補習科。

乙、爲社會教育之本科。

大部分絕無常識及常識不完全之國民，儼然爲組織一泱泱大國之分子，以如是之分子，成如是之國，其爲危險，盡人可知。

欲免此危險，非先開學校教育補習科不可。以學校教育補習科之責任論，則今日中國

人之提倡社會教育，人人腦海中，即當先有一絕明顯之意影，應視社會教育，若遍設無數露天補習學校於通國縣邑之中，盡驅市人而教之，市人皆不啻為小學生徒，一日不可缺此露天補習學校也者，人人腦海中之意影如此，斯足以重視今日之社會教育矣。

不然，望子弟為龍蛇於學校，乃任父兄作鹿豕於社會，是失施行國家教育之重心者也。因以如是帝政束縛之古國，猝然欲轉變之為民政自由之新國，施行教育之方法，豈盡有前例可援者。

對 於
文 化

亂談幾句

有人問，「現代評論上載了一封羅志希先生從美國寄回的信，他極說你有能做文學家的材料，不做可惜，並且西澀先生還加上一個跋尾，可惜你不曾寫些過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麼答復呢？」我說，只是他們今天鬧文學，明天鬧文學，他們自己的確又都是文學家，

鬧成了僻。好比吊死鬼，落水鬼一般。恨不得人家都變了吊死鬼，落水鬼，方才舒服。因此不管什麼三七廿一，凡有幾分可以受騙的弱點，便引他進圈套，引他入泥潭。但也不是他們有意，只是自然而然的。記得我三十歲以前，一落筆喜歡撐着些架子。應該四個字的地方，偏用三個字。應該做兩句說的，偏併成一句。應該怎樣，偏要那樣。諸如此類的嬌揉造作，弔詭炫耀，人家都說，你是常州人，應該接着子居的陽湖派，做他的後勁。這就隱隱要叫我做一個野蠻的文學家。我的確也努力過，然而心上終覺得雕蟲小技，壯士不爲。爲什麼學劍既不成，一定要學書必成，過那俳優生活，還要將來做那災梨禍棗的害蟲呢？假如有什麼說的話，自然愛說便說，何必有什麼做文章的名詞，存在心頭呢？難道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那種狗屁的理由，還會成立麼？我們愛說話，止是計較行遠麼？果然狗口裏會掉象牙出來，也止適宜於一時罷了。那裏來幾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用了手術（所謂舞文），僥倖行遠，還不像那李耳孔丘之徒，適用了一時，貽害到無窮麼？當時這種盤算，可巧在小書攤上，翻看了一本極平常的書，却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這本書就叫做「豈有此理」。我止讀他開頭兩句，即不會看下去。然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會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

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專門想做文學家的，天天匠心作意，恰把自己的言論，墮入泥犁地獄。但是我是止管享我的自由幸福，不提防喜笑怒罵，純任自然，未免像煞有介事，避免了野蠻文學家，却好像有意冒充文明文學家。因為之乎者也得熱鬧，野蠻文學家便高垂青眼了。等到的麼呀啦得有勁，文明文學家又會特加賞贊。「閩微草堂」裏的鬼，固愛迷人。土窟大王手下的幽靈，也能拉客。人家偶愛打諢，他們就有什麼「射他耳」「幽默」一類好聽的名詞，勾結他入港。譬如遇見一個村姑，不幸包裹着小小的腳兒，便有舊式虔婆，稱贊他該做秀女，可以升步步金蓮的貴妃。幸而放成天足，又有漂亮的密司，勸他着高跟鞋，可以做外交場中的花。其實還止是一個粗頭亂服的毛丫頭，叫他真上臺盤，還要吃着無數矯揉造作的苦頭，不定果能入格。這就是羅先生等擊文學家來勸我，要叫我不自量，去上文學家的當。我要不上他們的當，還落得說大話，簡直批評文學家是塔頂上的金葫蘆，有着些擺個樣兒是要的。終究是個廢物，定是不可諱的。縱然今日的文明文學家，把我那種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囁蛆，也能節取了，許我做文學家。自然比那野蠻文學家，非之乎者也得十足，決不許可，高明了許多。但文學家買幾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樸茂」，「淵雅」，差別何在呢？做了新人物還是關「文學家」，宜乎章行嚴先生在

席上答我，說是今日開一個編譯局，乃為急要，就因為今日好像嚴又陵那種的文筆，是日少一日了。」呀呀，編譯是為着書的學問，決不是為着古的文章。如果為着文章，何不開個「文選」翻印局呢？為什麼要煩勞現在仿古名手，在編譯裏鬧些假古董呢？這無非章先生又學其自己嗜尚之文學，不覺欲人之類我，遂不恤生今返古耳。終之彼含有文學家三字之毒素，也正相等於簇新時髦之「的麼」文學家。並非章先生別有肺腸，充文學家之弊害，你以為「射他耳」。「幽默」之足尚，我以為「樸茂」。「淵雅」之可貴，腹非白話文，害及普及教育，皆從此多事。故我願奉勸羅章諸位先生，愛「之乎者也」也好，愛「的麼呀啦」也好，「文以載道」是古訓，「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是天真，取必於嚴又陵的文筆，勸人做文學家，皆大可不必。我願為沒世無名的小卒，不願做什麼烏烟瘴氣的文學家，我也不配，故落得說大話。

「友 喪」

——一五·五·八——

記者先生：

致國語週刊記者

我聽說你們在這一回的週刊上，要有許多文章同「死文鼓煽」的「甲寅」做個忠告。我亦氣得腹大如牛，想附着你們的驢尾瞎說一陣，洩洩寡氣。無奈我這兩天還沒有那種空閒來彈這對牛之琴，祇好候下幾回出板，再來寫出，求你們采登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章先生近來的反動，拿廢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家，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尸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襄贊籌畫；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活字，瘋頭獸腦，自命是釐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亡國大夫，瘟國官僚，借着他那種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暗暗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所以他一口咬定，要保固「學士大夫」的地位，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了。「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呀？

就是老頑固，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章先生連到止在幾個字眼上吹毛求疵，矜奇作意，這真叫做「民斯爲下矣！」（說不定，他雖然自命爲「能文章」抱「鐵飯碗」

的人物，究其實在那種金鋼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琉璃瓦蓋在草屋上的佳作，也未見高明罷。宜乎他那自小即工「執政考」的世兄，聽說自命跨灶，很不以「先太史公」爲登峯造極呢。因爲便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楊雄，歷數至於鈐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的錢謙益，最近而至天橋獵豔，周媽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所以「文人」也者，卽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卽蚊蟲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鳴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烟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其人不足道，其文實有可觀。若章先生自稱能文章，真爲之莞爾，亦爲之肉麻。）況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卽人格爲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續刊論，其中倔強不屈之處，尙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於那種「時評」那種「陳咸之父教子以諂」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於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然而無非豔慕俳優文人的結果罷了。（章先生罵梅蘭芳時亦曾引鏡一自鑑乎？）

所以我在上海文明書局買到新出版的甲寅續刊一讀，我爲那隻封面上的大蟲歎息。

我便擬定一個報喪告白，就做這封信的結論罷。

友 喪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殮，遵古心喪，匪（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訃聞。」所謂罪孽深重者，乃記實。因一班朋友不長進，於國事不能積極前行，弄得章先生憤懣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

——八·二十一吳敬恆。——

「讀經救國」

什麼舊牢什子的「中秋」同新把戲的國慶，連在一起，大家都受些影響。說到中秋，便聯想到救窮；感到國慶，當然聯想到救國。救窮就不是我們窮光蛋的問題，因為我們既沒有欠賬的地方，又沒有化銷的手段，所以沒有「叫窮」的債項用得着我們要救。這種麻煩，只好讓那班天天頑把戲，執什麼，總什麼，參什麼，會什麼的，大魚頭嚼，大條銀化，又大至急要上毛房躲起的，去嘗這滋味罷。可是，我們亦不幸，當嚼了幾句「林步青」式「白話」巧遇中秋同國慶接連起來，那班「救國」的報章雜誌，便都要給國慶表示一表示，那却我們窮光

蛋亦不能不負些化銷禿筆的義務，居然「白話」也就欠了「文」債了，所以中秋放了兩天學，一樣正好坐起來化銷半天工夫救窮。那末，別人望救國，我們又要救窮，怎麼敷衍納最可笑的是救國，你是一救國，我又一救國，誰是真救國，誰是假救國，便五鼠鬧東京的，弄得閣羅包老也沒有辦法呀。因此，如「愚」如余小子，如小區區，如阿拉，（文調有來歷，記不起受了外邪或受了內感得來）還敢說救國麼？要想偷竊一點成文來塞責，胡適之先生嘆息過，皇城牆上貼的救國話頭，早已風吹雨淋，不勝磨滅之感了呀。況且中國的學生，我也疑心止是木頭彫的，那種「背後用牽綫」說的話，或者也太是人云亦云罷。況且現在恭逢了齊心造成「赤化」時代，（雙方都動了真氣，「孫汶」就要變「孫文」說來話長，不是這裏該說，有工夫再說）說話也要生辣一點，才能動聽。「天下雖罵我，我怕什麼天下！」「哈哈！他們那種鳥嘴，都是什麼鳥嘴！」（大家都知道這是引用成語，爲什麼要繙譯呢？爲便利了解起見，或用死話繙活話，此吾家後表大夫崔子曾行之矣，便利他去說死話以告半死之人也。或用活話繙死話，此我們先表「老公太史」給五帝做行述，也曾行過，便利他用活話叫活人懂得也。「表」也者，非同姓，親暱敬恭之稱。）那末，就應該揀些洪水猛獸說的話，把人熏他一熏，可惜號稱「洪水」的，化了我十四個銅子，在東安市場買得，竟還是「天下罵我」

那種的『鳥嘴』調，竟是『白話』而蒙『文』名，簡直唱的『小生』戲，妄想『說話救國』，真是林步青坐在大世界，『不堪一嘖』罷，於是又尋到『猛獸』果然，『讀經救國』四字映入我眼簾了，我也有了救星，好還文債，可以穩渡中秋，飽看國慶了。

一段冒頭說得這末長，況且林步青式的開頑笑，終負了『讀經救國』四個嚴氣正心的大字，如吾家表兄，（如『愚』夠不上換帖，但換過帖的好像應稱『吾弟溥泉』，用馬二先生的聲口，可以說也是敵友，敵友的把兄，推上去一表千里，稱人『吾家表兄』，也不算攀高罷。）三熏三沐，方『久欽其人』，『不圖今世猶見斯文』，這是一種什麼禍國殃民的暗示呢？故當莊言一辨，不要說別的，當此是非久定，『邏輯』大昌時代，就是那個『經』字，還會成立麼？『經』不讀，那是另一問題，照這種推想去，那種『天下棄愚，愚何能棄天下』的氣概，從前止見劉歆佐命了內感的王莽，才有那種『天生德於予』的臭架子，駭倒楊雄，照那種周禮可以稱經，一千年後，世界還是印度阿拉伯的狀態，那就甲寅週刊也有稱經的希望了，這真是達爾文又要發明退化，崇拜『循環之理』，人會變禽獸，禽獸會變爬行動物，爬行動物會變蛆蟲蟻蠊了，經不經的字樣，真是狗糞狗屁！讀不讀，那種古代整腳書生如孔丘孟軻一類人說的話，整理國故的先生們自會當他老石器時代石洞中的畫迹一樣，作重要

的研究。這定是許多說白話「小生」的責任。配給嚼屎概朋友，如章炳麟一類的古董餘渣，所謂「不是好狗」的，所能勝任麼？何況在我那「溥儀先生」文內敘述的「賊翰林」？何況借紗帽騰臭糞的烏總長呢？就算「經」，他們配「讀」麼？

白話文言之爭，約有三點，一是好壞問題，二是作用問題，三是所生影響問題。這都是陳庸腐臭的問題，早已經了許多高明朋友解說得明明白白了。現在還要逼住了我來從新簡單的瞎說幾句；我非癡愚，那是要完我這篇文債之先所不得已要拖泥帶水一說罷了。

先說好壞問題。豎了說，唐虞三代，漢魏六朝，唐宋，典謨訓誥至於詞曲小唱，都有狗屁不通的，也都有百讀不厭的。所以拿古文白話分好壞，古文俗子固極可笑，白話「小生」也未必盡是。請問總長爲什麼要尋住了梁「文妖」，胡「小生」，西溘，漱溟，好像清朝待錢牧齋吳梅村等一樣，又要拉攏他們，又要替他們做「貳臣傳」威嚇他們呢？就是他們的白話文到底不錯，足叫「再三學做不成」的烏總長「落伍」！並非同區區林步青，及木彫學生們那種淺薄易與，又爲什麼總長的紗帽社論，同了拍總長馬屁一種「恭維大王洪宣……」式的尺牘，再三叫人忍俊不禁呢？就是爲他金剛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的狀態令人作嘔至於橫了說，英法德意俄日等的語言文字，都能有什麼文豪，難道「之乎者也」的麼呢呀

『就在例外麼？所以拿好壞來爭白話文言誰短誰長，簡直是個十死不通的問題！我但知道什麼文言白話，同一成功了『文』，一定要『妖』！所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老頑固早已先我而憤慨。從前曹亞伯一提到『章行嚴』三字，便臭唾沫亂噴的罵道：『什麼章士釗張東蓀……那班東西，胸中止有紅鷄巴綠鷄巴，做官是他們的究竟目的罷了。』當時我嘗大怒的反抗他。現在叫我拿什麼面孔見他！若說張先生現在還是純潔的學長主筆，我還夠自負，然吃不了他們搖身一變，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儘有文章悍舉他們『不棄天下』的理由了。所以我們是鼓吹『白話』，不願意請他成『文』。至於要問『白話文』三字連舉，『本身通不通』，這也是那班冬烘先生的丟臉，他懂得『文』是什麼解的呢？

第二說到作用問題，先說一句簡單的總結，我們不願意用愚民政策，所以凡有文字可以同大多數人說話，又爲大多數人容易學習的文字，我們在作用上就認爲最適當。白話文便承乏此適當。教育不是爲少數學士大夫吃肉問題才要講的，國家也不要包辦在少數『學士大夫』之手，但這樣一個大問題，應該說的話也太多了，在別處有了機會再說罷。現在且說些自然演成，所以白話文要出世，要盛大的理由。物質的繁簡，同需要的廣狹，什麼都依着這種狀態而起變化，文字亦同是束縛在這個例內。上古寫字的材料缺乏，連用漆用板都

說不到，而且文字初創，能解讀者如今日般文龜甲之類，寥寥無幾，故達意不得不簡單。一路從簡冊紙絹彫板至於今日之攝石汽印，皆器具促進了研究的推廣，研究的推廣促進了使用的繁多，使用的繁多又促進書寫及了解的容易。例如那烏總長吃了國俸，做那『鐵飯碗』的勾當，止每禮拜成功那狗尾巴長幾段東西，已經焦頭爛額的訴苦，那及如『愚』如阿拉，搖筆即來，兩小時已寫成兩期甲寅，還不過開開頑笑罷了。若說你的字省，我的字多，白話當然多，多雖多，寫是容易，讀又容易，當今之世印刷紙墨都不成問題，爲什麼要省幾個字，反化數倍的勞力呢？若說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這些些的臭得意，止好讓你去受用就是了。所以共工驩兜雖然看不起『耕田鑿井之歌』，以爲不及『明良喜起』，然到了孔老二出世以後，典謨訓誥的調頭止做了篡位禪讓時候的裝飾品了。（作者屢引『迷復不遠』，這不是洪憲初進表內的警句麼？我嘗爲之莞爾。）儘管飛廉惡來看不起『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的俚語，然至今『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調子，止做了打中元醮，開追悼會的排場了。連那班柳宗元一類的躁進少年，開那桐城淺薄的先河的，他們也擺起臭架子，號稱史筆，記名地記官，皆有律令，名曰碑板文字。故凡一個文人，他的著作沒有幾篇『名臣長德』的碑銘傳狀，便闌然無色。換言之，他們的文字也是與文作緣的居大部分罷了。不是替鬼

神做裝飾品便歌頌功德稱觴上壽及一切拍總長馬屁做總長的應聲蟲，以外別無所用。故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都知道在三節兩壽請一個『斯文敗類』職司駢四儷六的筆墨粉飾粉飾，所以古文古文，簡直是下流所歸，及鬼世界的殭物罷了，這並不會有誰去主張了歷代的白話文，令他難堪，然後一代一代的改到淺近的呀。這是自然必起的變化。（不曰進化者，進化總長不相信，所以我們百姓也只好避嫌不力持。）烏總長呀！你會相信由你一保障，柳子厚也燒了文集，止讓堯典舜典去獨出風頭麼？『迷復』果『不遠』，能循環到那種地位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看總長與『小生』誰勝誰負呢？你不做了總長，自然也封不了你的嘴，但你這種貞固不搖的氣節，誰也不相信你曾經天賦。問你與自己挑戰，到底已有若干次？

第三說到所生影響問題，這是這篇白話的中心問題。做白話的人，人品靠不住，這是總長『若喪考妣』的憂慮的，便是我，也當首先承認，所以我新近曾于第不知若干次，告訴他們的劉司長，又是什麼劉校長，我說：『我在民國四年曾在法國土魯斯告訴蔡元培汪兆銘，『我是小人，但我不做無忌憚之小人。』故白話不白話，文言不文言，姑且開起，我也普勸別人不要做無忌憚之小人。『天下棄我，我不棄天下』，止能寫出總長氣概，決不能救你可

憐的末路，倘以為做文言的便淮南雞犬無不可以登仙，甚而至於高言讀經，便足『久欽』，至於『不圖斯文猶見於今世』，這是無忌憚的結果太壞了！早勸你那種趨踰恐後的人物，那種應酬恭維的書札，不要刻什麼『說林』不說林；那種東西，好一點幹盡的兒子，尚不願意亂采入行狀，何況自己當官之時？那知必不聽，於是我為莠言亂國之大事，不得不稍刻薄，做一個『讀經』的反響。『讀經救國』，『不圖斯文猶見於今世』，其用意何在呢？不是為一讀了經，便把被白話弄壞的人心世道從此維繫住了麼？那末，說此『讀經救國』的朋友，必然讀過經，誠然，他在什麼地方，還賣弄他是個神童，早早把經書讀得爛熟，但經裏生出來的效果，我作三個問題，請他回答，是那一部經上教他的呢？

(一)三十年前給黃元同的一封信毀壞鈕惕生同吳稚暉，是那一個偽造的鈕惕生在上海守備衙門西席老夫子的字篋裏搜到了真筆迹，還同他的經書同束在高閣罷！

(二)三十年前，誰點了翰林，回家去沒人理會，弄到賭場裏失了東西，相傳出了『賊翰林』呢？

(三)不到兩個月前，誰在東交民巷某儲蓄銀行裏吸鴉片，賭銅錢，被外國人同一個姓王的同鄉一同促住，好容易叫兩個車夫替代了，解到官廳，却又招了出來，致又被官拘去，罰

金了事，此時何不引經据典，力辨無罪呢？

『天下棄我，我不棄天下。』竹頭木屑，牛溲馬勃，藥籠中少儲些爲妙呀！故與其曰『讀經救國』，無寧曰『讀經造賊』可矣！

跋山邱偶語

弄慣了講白話，剛才規規矩矩遵了南湖先生的命，大膽的在寒厓先生的詩集前面，扯了一篇序文，便像猴子頑把戲，穿着紅襖綠褲好久，要緊把牠撕下了才爽快。現在這卷山邱偶語，看南湖先生的題詞，亦許我插說幾句。我對於詩集，止是崇拜得了不得。對這卷東西，乃是叫做愛玩不忍釋手，所以要說幾句話，贊嘆一番，非用我的新頑意兒，所謂痛快的白話，不可。

什麼叫山邱偶語呢？就是說，在死人堆裏，噉噉喳喳的講一頓子，最傷心的自然莫過於親戚故舊的生死永別。縱使天天的豪陶大哭，可以強烈的發洩着悲痛，但鬧得人家太兇，人家沒有那種情緒，反叫頭昏腦脹，莫名其妙。說是『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簡直就悶在肚子裏便算了罷，這真像山邱無知，那裏會叫人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怎麼怎麼的悲傷呢？所以最好是噉噉喳喳，款款深深的偶語着，叫人既不討厭，又能同情，不是敘述一個傷永逝，哀陳

死的好法子麼？偶語卽是耦語，又算雙關，簡直有的便仗着十許個字的對子，不必另贅一詞，已叫『映徹了九泉』比『瞎子吃餛飩』到肚裏去還要清爽。

挽歌是我們歷來傳下來，對着死人表記念的作品，變了對子，不像亂叫亂跳，尤其合着『哀而不傷』的原則，把每人一世挽人的對子，聚在一起，做個總紀念，真是最便當，最周到的法子。爲何這種放在眼前，很有情緒的事，老沒有人幹呢？真是怪事！便是南湖先生替寒厓先生集起這一卷好頑意兒，起意還止是爲着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可算得絕唱，要留這好東西給後生小子摹仿，但無意中發明了一種關係很重大的紀載。從此誰的山邱偶語，一種種的出來，山邱裏便不寂寞，死人堆中，無異有了生氣了，所以我們對這小冊子，不但贊嘆寒厓先生的挽聯真好，而且贊嘆這種新花樣的記載尤其真好。吳敬恆

對 於
社 會

傳聞有一般熱烈的人物，本要在前天國民運動時，毀去清室的太廟。其理由是，社稷已經亡了，倒是宗廟還存，豈不是奇之又奇呢？幸虧那天大家沒有工夫，不會鬧出笑話來。不然，也同晨報館一樣，在忿怒時作踐了，豈不可惜呢？就是晨報館這件事，聞說因撞門不開，弄僵了，才百忙中亂紙飛入火爐，致延燒房屋。（此載順天時報）好似形成了放火反對異己言論，十分不妥當。我們在旁觀的個人，也替他們十分抱歉。但是羣衆運動熱烈時，往往有此過舉。所以清室這個太廟，終是一個禍水。今聞清室委員會自動的按照去年曾有之提議，即將他廟圈外之一大部分，作爲公園，擬表示去年國民軍鼓吹到今的和平，名爲和平公園。一以留和平運動之記念，可使人觸目而想和平之必要。二以致意國民革命的羣衆，知革命不可不革命，而手段當取和平，可以塞帝國主義家造謠之口實。至於天安門內，和平公園在東，中央公園在西，在共和國之觀瞻，在首都之美麗，亦可增加得合式一點。至於廟圈內之一小方，如中央公園社稷壇之部分，還把所謂太廟者，保存在內，作一件博物看待，亦可留作歷史上的憑弔撫摩。清室委員會此舉，極使人滿意。惟我們個人，還有點貢獻。一是既稱公園，不可售門票，使一般市民，都有入園吸收新空氣之機會。二如今日之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皆形成一富貴人消閒之地，宜乎章行嚴先生要禁止女學生遊園，也有小小的一二分理由。雖依

中國之習慣亦免不了要有一些富貴消閑之地，適於死不盡的紳士們，然而已有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等處也已經夠了。現在城內所缺者，便是地壇改的京兆公園，京兆公園雖以地勢關係，不盡合於西洋式的公園，然用意却能相合的，確是民衆的，衛生的，而且是福利學校及市民的兒童的。我願和平公園，不要再成了中央公園北海先農壇那種大觀園式的花園。在數十萬人的城市，也給他一個京兆公園，果如是，真可慶之一成績也。

——一四，十二，三。——

拙盒客座談話節錄二十則

客問法國招去之工人究任何等工作。

答曰，法國人口，在各國之中，比較加增爲最少，所以即戰事以前，年來百業增盛，而人口不增，不能不添招外工。德人之工作於法者，亦復不少。戰局既開，百工半應兵役，一部分之德人等，又絕交歸國，故無業不缺人，加以製造軍用品，添出絕大之工事，區區華工數萬，即盡供政府之使用，又尙不給，惟農產及商品之類，間接與軍事有關，政府亦不能不代覓補充之人，使產生之數，不致缺乏。因而華工之西赴者，十之五六，固皆用於兵工諸廠，亦有四五散派於全國農作之地，商貨之廠，已無不各有華工蹤跡。工事之分配，無論用於何處，視乎其人之巧

拙巧而易於了解者，則派司機及製作等事。其拙者，則惟出勞力，惟出勞力之工，如在廠則搬移品物，裝箱上車，皆其所有事。治地則發土去草，潔除場圃等等，亦皆其所有事。前年冬間留法儉學會之學生，亦有試其苦學之能力，願往作工者。有往兵工廠，有往商廠，大都任勞力者。十之六七。此非學生之拙，良以我國學子，素務理論之學，以博自己社會中一般之信仰，故一握工具，漫不合其素習，非徒畏難而退避，且略含習之無之用意，僅欲博一苦工之美名，故不若敝疲其手足，自告盡瘁。有四川某君，固優秀之文士，雖又為軍界健將，然工作之嗜好，則非素篤，故亦一聊疲手足，姑盡苦工之義務者。彼曾作工於巴黎之糖廠，問何所作，則該廠製出各種糖食，在特別包裹室，由女工包紙裝匣裝訖，即由某君捧匣入大箱，大箱既滿，某君與其同工作者，抬箱送至別室，以備輸送。如是捧匣抬箱，抬箱捧盒，即名作工，華人去作如是之工，即所謂華工。別廠雖非盡糖廠，然皆可作糖廠觀。因有人又在兵工廠，曾捧彈子入箱，抬箱他赴，情形略同，故可類推而得也。異日華工將去鉅萬，除萬一發生戰事，又當別論外，如平常工作，大都十有六七皆操如是之工，所以在學生則認為勞苦，若以真正苦力視之，固非異人任矣。所以前月大陸報載英國在山東招去工人一千，運往「哈浮」及「博羅尼」並攜去小車等等，將見該二城當聞邪許之歌聲，不覺悠然有古意矣。蓋其人向日作工，亦必口中嘮叨

發壤，節宣其氣力，今則久已不開，得華工去而其聲再現，故以為古調之復彈，想見如上海工人多去，必有一處，當打樁築地之時，於疎林之外，遠聞杭育杭育，杭育以黃浦灘頭之風韻，移而點綴於巴黎森河之傍矣。哈浮與博羅尼者，法國極北海邊之大城，哈浮即今比利時之政府，在焉。博羅尼者，英法對渡處之第二孔道，其第一孔道在稍東，即所謂「卡雷」，蓋為德人所注重。英人所死守，卡雷有失，即德國之大砲，可橫穿海峽，攻打英國之「獨佛」口，所以英人以全力扼之，今之相持於伊布，相持於松墨河，皆爭此而已。哈浮博羅尼，皆為英軍供應之要地。

客問所謂十之二三，不僅出勞力，兼出智能者，為狀若何？

答曰：譬如在兵工廠中，能司刮劍鑿之機械，在商品廠中，能為包裹蒸烘之工作，為匠則能塗墍削木，為農則能紮樹壅土，諸若此類，皆為上工，彼所持以得值者，非僅扛抬移徙之勞力而已。如其人而具有察物呈能之巧，亦不難於數星期中，得指示而了解，彼中缺人為多，原非僅勞力之工有需乎外人，即刮劍鑿，包裹蒸烘，塗墍削木，紮樹壅土，皆不能取足於己國，必參用他人，所以苟有巧智之人，願充上工者，彼人亦必盡力指導，因急迫之中，不能吝其教引也。然機械之工，養成較難，故去冬在滬招致之六百機匠，以吾甚其詞而言之，實足為至

寶我國當世界戰爭機械工作之貨物，無不翔貴時代，有此衆多之機匠，獨不能臨時製造次等之品物，以應要求。且從而擴張國貨之範圍，抑亦可謂無能而劣謬也矣。其惟一之過失，當歸罪於我國學者。我國學者在今日，尙陷落於他人十五六世紀文學復古時代，止尙玄理，不重物質。故雖科學科學之聲頗高，如不重物質之文明，決與科學爲南北其轅轍。玄理雖亦各國所重視，且就學問之分配，亦當有其一部分。然其勢力，把持於我國朝野間，如其專橫者，即從古以口舌得官，而又非官業不貴。隱隱弄其一魔力，故今日儘有志行高尚之青年，惡官業如蛇蝎，決有終於社會之志。然仍偏好於文學哲理，與國中之草頭名士，爲品等之追逐。追閱世較深，僅十之二三，忍苦而爲社會事業，十之六七，仍爲官業與間接於官業之事所誘致。即名爲習科學者亦復如是，如是而欲望注重科學，從而振興工藝，從而發達實業，與世界爲同等之生計，而有自力之供應，蓋亦戛戛其難矣。（生計由世界拶逼而來，不能不趨同等，而供應之力，遠不相逮，此滅種之禍，非特己國而已。若徒以消極爲惟一救濟之法，是苟且一時，非根本救濟法也。）此次歸國，記憶上海之所謂冷鐵店，四處留意，覺其能力花色，擴充甚多，並且英法兩租界，皆此方彼方，有兩三具車床，用馬達帶動而工作者，隨在可遇。（此皆電氣馬達之所賜也。當時汽機火油機，裝備既不易，而手搖則甚勞而少功，故此等冷鐵店即不能

發達。倘我國之學子，能與此等工人相連結，一則有繪圖布算計畫新器物之功能，一則能雕模翻砂刮削鋸鑿裝配之技巧，何致區區洋鐵皮之玩物，必輸自東鄰乎？烏乎傷矣！今乃不用其人於內國，而使工作海外，真所謂倒行逆施者也。但為後日此曹工人計，赴法一行，固非無益者。親見諸多之新機械，又熟習彼中工人之技能，並入市而睹各種利用之品物，必增擴其能力者至多。歸來於冷鐵店中，必能益加生色。此次頗有有志之士，來問赴法作工，從而得機苦學，果否可行。余答言，李石曾君之勸引工人西去，本一半為苦學者着想，非為我國艱食者多，使糊其口於遠方也。此事言之長矣，明日再縷縷商量何如。

客問作工而影響於學子之學業果安在耶？

答曰，客不嘗豔稱俄王大彼得，因調查造船工術，遂隱姓名，親作工於荷蘭乎？否則以俄國皇帝之尊，密派心腹數人，赴荷作工，亦安見不能得其秘術，而必親行胡為者？則可見一種新事業，而欲為完全之布置，非特了解其工術而已，且必深察其關連之情況，無不了然於辦事者之胸中，而後能布置悉合。假如四川某君，欲作苦學之模範，強去糖廠為搬運之工作，然因其目的不在糖廠，故止比較作工之甘苦，要而結之以告我曰：作工而為此搬運之動物，既簡單無味，勞勞終日，止得兩三元，苟力能自了者，萬勿自苦。然同時有其同鄉某君在座，隔三

分鐘，不相謀而告我曰：「四川產蔗甚豐，用以熬糖，亦至佳，惜不解提鍊，今爲日本人販之而去，復挾精糖來售，惜我忽忽而歸，未於糖學有所研究。」余兩聞其說而慨然，雖糖不爲四川大宗之產品，然苟犧牲此二君，改良四川之糖業，亦必可闢蜀中一大財源。糖學之精微，雖過於大彼得時，荷蘭造船術之粗略，然今日製糖術之著作，亦遠多於當日造船術之荒無記載。可見二君即不欲於糖學爲曠日持久之研精，但於市上購得一二精本而讀之，必可粗通崖略，所苦者無術可以實驗。糖廠之門至高，即可介紹而參觀，五光十色，周展一遭，必一無所得。苟得搬運之機會，能侵入其門，縱苦工之徒，例不准任意游行，復無大彼得之金錢結納，所可窺探者至少。然既有其心願，積以歲月，既在門內，必可稍知一二。朝爲工作，暮參書本，歸而能爲次等之改良，決非夢想。諸若此類人，亦患無志耳。既入寶山，倘能不空過，必非僅往海外作牛馬，贏得不值一笑之工資而歸。至於能司機械，刮削鋸鑿諸事，工業學生號稱實習，亦不過熟習於此。當日大彼得之所爲船工，更不過手工之刮削鋸鑿，一覽無餘之事，何必積以歲月，遲遲乃歸。今則機械之工雖繁複，然車床鑽座大小同一式狀，新舊同一法理，惟習於書本者，而能熟於手頭，則應因咸宜而變通愈善。習工人之甘苦，必能爲管理之適當。此作工於今日，而他年繼習工學，自無徒費勞力之憾。即其人自度後日無正式入學之機會，我輩既非蠢然

之工人，則今日可以粗淺自習之書本至多，聯結吾人之實習，歸而足以製造日用之品件，正自無窮。上海冷鐵店主人，所苦者惟不能讀書而算耳。況事在人為，昔日改良蒸汽機之華特，不過一度量器店之學徒，發明火車機頭之司提芬孫，更為燒煤之小斯，皆不過拆視他人機件，憑空鑿想而得，未嘗能為工學學生也。故余有親戚兩人，二十年前，經人薦往漢陽兵工廠為藝徒，去未能久，皆歸而訴苦曰：「不過令我等磨刀銼鐵而已。」余亦笑而置之，念即習熟而為工匠，不過得二三十元一月，俾改業為小學教師，亦可得此結果。彼等亦欣然願為教師，彼等向之願習藝徒，亦以為可開機械法理而已。今知機械法理，彼等能讀能算，後日學習，正自不難，所缺者，即此磨刀銼鐵之能力。工匠之子習之，僅博後日二三十元之工資，彼等習之，從而以工匠為學生，其結果却不為小，惜乎至今尚未有願行之者。止近日有淮北某某兩君，從前曾去法國，曾來商之於我，欲先就上海冷鐵店作工，我乃曰：此事却非容易，彼等所收學徒，年紀既不可過大，且必先為師娘淘米洗菜，君等着洋服而去，彼且疑欲罄其秘密，將皆以學生相待，使彼等無餘地，必嚴行拒絕，即使婉告以來意，亦復疑為瘋顛，兩君亦大笑而罷。仍預備法文，俟有機會，再赴法國實習。

客問實習機械之工，既止銼鐵磨刀刮刨鋸鑿諸粗事，當有簡單實習之法，人人於家中

可朝夕爲之

答曰，機械之工，固不若是之簡單。我所謂盡於銼鐵磨刀而已，自己甚言之，請勿以詞害意。但客所謂人人家中，可朝夕爲此刮刨鋸鑿之粗事，則在我實有此種深刻之感想。英國小學有木工，中學兼習金工，引起生徒在家中或刮或刨或鋸或鑿。德國卽苦力家中，亦有完全工作所，則因此次戰事，而彼等暴露於世界之能力，亦已十有六七，卽爲刮刨鋸鑿之結果矣。此意吾已略詳於旅歐教育運動之勤工儉學傳書後，及陳獨秀先生之新青年雜誌中，今勿贅說，今可推論者，如昔日魯伊十四，欲使人民愛植蕃茄，卽親插其花於襟上。我國偏重造林，亦卽由大總統躬行植樹之禮。我國今日之缺憾，貧弱固矣，而同爲人類，人造輪船我乘之，人造火車我坐之，人造汽車我馳之，人造電燈我照之，甚而至於人織布疋我衣之，人製鐘表我玩之，假使以人類爲同在一邱之螞蟻，我等立邱上閒觀，邱西螞蟻能製作如是，邱東螞蟻能享其現成，否則邱東螞蟻自矜別有道德焉！或譏粗安於腐土敗葉之下焉！邱上觀者，慈悲否乎？允許否乎？故吾友丁芸軒君有云：何物叫做人爲，天然本條直者，繅曲之以爲美觀，天然本繅曲者，條直之以自矜異，如是而已矣。此語雖諧，然什麼是文明，卽可權且以此解答。無非所謂天然之美，出於他力者，日進不已，更當有人爲之美，出於自力者，相助而進。因吾人類之自

力亦卽種種他力中之一種，不能種種他力皆進，而吾人類自力獨可儉惰，如何而謂之爲進，卽條直其縵曲者，縵曲其條直者，瞎忙一番衆，以爲愜心貴當，亦吾曰愜心貴當而已。故衆以爲至於今日，當有輪船火車之種種，而吾亦且便之，遂覺有之卽爲盡力，無之卽爲儉惰，由儉惰而生貧弱，無可呼冤，如由立於地球之頂之異物評斷之，直以爲當貧弱而已。故吾人於道理欲免於儉惰，於境遇欲免於貧弱，皆不能不求生活於刮削鋸鑿，如以皇帝親插番薯花，總統親植樹爲比例，吾人暫時宜於客座上陳設斧頭鑿子刨床鑽座爲美觀，暫時卽不應陳設鐘鼎字畫，以常情常理，世界通例言，自然陳設鐘鼎字畫較雅，陳設斧頭鑿子甚俗，然我有特別境遇，則不能不權雅其俗者，亦如番薯花之有時反貴重於玫瑰花也。故爲文學之當講，國粹之當重，我亦熱贊，然當此貧弱達於極點之時代，日報中猶止有文學古玩等之廣告，科學書甚少，工藝書尤少，我常以此卜時世之通塞，蓋百無一失，文學古玩等之廣告愈多，卽其時代如愈腐敗也。

客問子所言斧頭鑿子，卽尋常木工所用者耶？

答曰，此亦甚言之耳。但卽中國尋常木工所用之斧頭鑿子，亦非不祥之器，若以懸掛牆壁，亦可云較雅於江湖之字畫，打油之詩歌矣。然此不過爲諧語，正經商量，如中人之家，有子

弟者，能在有餘書房，安設一小小工作所中間，放一白木堅牢之長桌，桌上固定一兩三元之老虎鐵鉗，白木抽屜之內，大小銼刀五六把，截鐵鋸子大小兩面，兩三元之鑽鐵手鑽一具，可鑽英寸四分之孔，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針、手鉗、製螺絲器等，隨時走過舊貨攤或五金店時，續續添購。又於白木桌旁，安設白木長板櫈一條，櫈頭固定魚尾木叉，為刨木鑿孔等固着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櫥，櫥中安放木鑿小斧、木銼、木錘、刨子等等。其品物皆宜購自五金店，工具暫用舶來品，不算吃虧之事。因使用工具既慣，漸有製造工具之野心，終有一日能全用本國出品也。櫥上壁間，懸掛木鋸一二條，手搖木鑽大小兩個，而室之又一隅，如備一車木之床，亦不過兩三元，其餘如製造鏡架之截角器、雕刻小模型之各式鑿刀等等，亦可隨時添入。總以上金木兩器之小工具，及桌櫈一切，亦不過二三十元，較之備小堂畫一幅、泥金箋對一副、小掛屏八條、霽紅花瓶一個、小炕床一張、書椅茶几六事、痰盂一對，價亦相等。金木玩具家具，隨時可導子弟入內修理製造，能按照金木工之教科書等，變通仿製，自然尤佳。其宗旨，固不必即求與製造之藝術為直接，先使刮刨鑿鑿，代用室內體操，其能煥發精神，透表汗液，減除游思，皆於子弟身體非常有益。間接亦可略知刮刨鑿鑿之事，固盡人所能，不限於工匠，免致壞了門戶，愁嘆守夜，折了橈脚，驚惶失色，影響至於寬袍大袖，目製器為

神奇，或鄙之爲匠作，被世界各國人看做廢物，其爲益已不小，不必真能成爲工學博士，將建設大製造廠也。積家家之子弟，視木工工作，如家常便飯，行所無事，而社會之風尙必大變，其中千人而有一人爲工學家，我國二萬萬男子已當有二十萬工學家，二十萬工學家，人人欲發洩其能力，至少必有二千萬工人歸其使用，大製造國，卽如此而湧現，書房變作工所，客來請在工所板櫬上講話，正與皇帝插番薯花，總統植樹，同一倡導時代之佳話也。

客問若至外國學習小工藝，當甚容易？

答曰，此事一言難盡。當今之世，吃飯問題爲最難，無意大就，而欲圖謀小飯碗，則難之又難，並且自己茫茫然無所別擇，而惟委其運命於學校，則於百難中更添一難。蓋學校惟日就月將，積之年載，予人以較有系統之智識，斯其一長，若欲以急就之章，教人以噉飯之本領，苟非其人富有四圍之境遇，而又舉一必反其三，告往卽能求來，速成之科，卽告技窮，不必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無可用武，幾受滑頭騙錢之冤。卽各國之夜學校補習所，遇着此輩信天翁之學生，亦止能早些關門，免遭不白之非難。吾竊以爲中國今日發憤之士，願茹苦力學，亡命海外，謂其有志則可矣，謂之爲有腦，則酷刻批評，十難得一，吾竊爲滑稽之比喻，吾人當學生者，十有八九，自己看作自己，皆如麵筋，視學校則如油鍋，視外國更如大油鍋，麵筋不

需自有主張，但放入學校即如放入油鍋，馬上即成放大之大個兒，若往外國，更如入大油鍋，愈可一毫不必費力，發達更速。今即就狹義之小工藝而論，外國可得之小工藝，自多不可言，然將自己當作麵筋，而欲以不動天君之法，搜索於外國之學校，或其街市，幾乎一物無有。外國之夜學校與補習所，皆可寃之如上海之理化傳習，工藝函授，謂為滑頭馬子，騙錢生涯矣，故必望有志之士，更變為有腦，非惟外國實多可習之小工藝，即吾鄉人中，曾有當舖夥計，僅看上海出版之書，今為有名之博物學大教師，某中學校之教員，僅受理化傳習之功課，嗣後關於理化者無書不買，試驗之器，着手皆通其要領，亦幾為理化專科外洋畢業生所不及，然則以有腦為有志之後援，實隨在是學，能去外國，更如身入寶山，決不至於空回。有腦之人，皆精神四照，觸悟無方，斷不敢以羈旅空乏之身，僅委欲於教師學校，俟其自然放展，必且全仗自力，知學問也者，有學又有問，學於學校，學於書報，學於廣告，學於耳目之所能接，於是問於教師，問於同學，問於不如己者，問於煩苦吾所瑣問之人，如是雖不得學校，而身為苦力，猶足賴外國四圍境遇之大適，深造尙可，何況區區之小工藝。

客問敢問西洋之所謂夜學者，厥狀奈何？

答曰，地方圖書館之緊要，吾已答別客矣。至於夜學，自然又居社會教育最重要之一物。

不惟我國教育狀況猶未發達者，當視者爲社會之性命，即各國亦在都市經營此事，不遺餘力。所以豪富臨歿，有將其遺產捨作公益者。最首重者三端：學校、醫院、圖書館。學校則每注重於夜學與孤兒院。蓋此兩種之學生，皆可變成社會之廢物，一則無父老之教養，一則羈於職業，限於年齡，無入學校之機會，特變此廢物爲有用之物，不但其個人，便足盡人類之天職，而得人生之愉快，即於社會，如能多得各盡天職，而獲當然快樂之人，則與之俱居此社會者，亦當然身安心樂。否則社會廢物太多，即彼等少數，能欣然而得易盡之樂事。吾人與居其間者，亦且富厚豐足，然觸目皆爲傷心之輩！推想必有波及之禍，社會不安寧如此，獨有富厚豐足之人，而能閉門安寧者，必其習慣之謬觀念則然耳。不然，其閉門各掃雪之苦痛，稍一深思，即可自覺。是以我之古人，夢想盛世之樂，亦必曰家給人足，夜不閉戶，行不戒備，以此爲祈願之社會。此固人類之通性，非我國富人，獨喜遺財子孫，享閉門之樂，特其不及深思人類關聯之緣故，及免此缺憾之方法耳。歐洲百年以前之狀況，猶夫吾人，百年以來，人類生活之思想，突有進步，而其方法之補救於人類間，使能獲關聯之實益者，六通而四闢，日積而愈多，遂有今日之組織，而猶方時時改良而未已。繁複如今日種種之組織，四五十年以前，可云全球皆不如是。故今我等不必爲廣漠無垠之談話，僅就夜學一端而論，新式者方日出不窮，就倫敦一

隅而言，夜間之學校，設於地方，而為較次等之住民設法者，大都借設於市小學。市小學者，即上海所謂華童公學是也。此本收市區稅者所應設。（市區稅即上海所謂巡捕捐，此捐應辦者，道路、公園、病院、書樓、市學及巡警等等，所以白渡橋之公園，不許華人入內，即為二擺渡橋之小公園以敷衍之，彼挾其橫行之勢力，何以亦講敷衍。蓋彼中亦有知道之人，足以批評，恐其習慣十分橫行於外，即或傳染於內，流血而爭百年以得者，使少數因橫行異域而壞之，人情有所不甘，故少數知道者，自然常有公平之爭執。然人類尙未有全球關聯之遠見；及其免於衝突之善法。則所為異族得爭者，不外乎敷衍而已。故二擺渡橋之小公園，麥家圈之醫院，小菜場之書樓，北福建路及卡德路之華童公學，皆彼中有道者之所爭來，以敷衍巡捕捐者也。若有人以為華童公學彼人將施其外向之教育，真瞎恐慌也。）此類倫敦之地方夜學校，皆為舊式的，其中關於職業之教育，非盡完備，不過簿記縮寫，燒飯洗衣，木工金工等等，皆增益普通男女職業外之副收入，或改良其現就之小職業，惟文字算數等等，程度略高，足以多加此輩普通男女之能力，雖吾人而能得此一二校。（有之，即上海青年會等是也。）設於各大城市，已覺難能可貴，彼有四五十，在彼中為平常。惟有十許理化機械等等專門學校，與其大學內之附設夜班，則日改日新，亦且日增日美，直與日班為競勝，而吾注意有此等學校之

出現，遠比望大學爲切也。

客問所謂工藝之事，有待乎研究與調查，言之易矣，行之猶有其困難乎？

答曰，困難者事理之所必有，吾之所謂研究與調查，固置其困難而不可能者，僅言其困難而能有獲者。今之論點，既從苦學之人，欲適海外學習小工藝而起，則當限定於小工藝，不可廣漠無垠。客問高等工程師，亦可以研究與調查得乎？工學博士亦可以研究調查得乎？吾固必應之曰可，但奈端有定律，增速不增力，增力不增速，所謂小工藝，乃限定於三數年之工夫而得之。至於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如其無相當之資力，助其速成，僅恃困苦之研究，艱難之調查，則三數年固亦有可成之機會。然十數年亦未可定，甚而至於二三十年方收其功，又未可知。有志者事固無不成，早與晚則莫能必矣。累積年月，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其力量亦至可偉。倫敦某銀行副總理，我國學生居其家者凡數人，此君每週六日必晨出赴銀行辦事，晚歸其郊外之厲廬。略如上海徐家匯之距南京路，彼在街車上，必觀法律書，離車即棄去。另治他事，十八年如一日，遂戲赴律師考試，取得一上等律師之資格。彼無暇爲律師，特驗其十八年街車上之所得，足抵三年入學工夫，乃一笑置之耳。吾今舉此人以爲例，足見高等工程師與工學博士，儘亦可由研究與調查而得，惟視志與腦，使用之若何程度耳。現在且置

此等奢望而不談，再談我等之小工藝。

客問研究者其重要在書籍，而調查者其重要在見聞。惟書籍則每欠活用，而見聞則諸多阻難。縱西洋見聞略廣，以上海比西洋，約略亦可比例之。如以內地比上海，內地固一無所見，而上海雖有形形色色，無如窮措大一舉一動，皆有限制，徧國中無與立談，有其門不可得入，想在西洋，亦必有此情形，則調查之方，如何入手。

答曰，客言可謂窮極真相矣。上海有然，西洋何莫不然，故未到西洋者，以為滿地學問，走錯了路，亦能使學問相逼而來。換言之，即油鍋之說，以麵筋入其中，無不自然發展為絕大個兒，豈知三日居彼，所有高大樓房，已經看厭，所餘者惟囊內旅費不充，徧國無與談，有門不可入，皆索然寡味之景況而已。至此憶及研究調查之語，惟對數卷之窮書，無情鑽研，昏昏欲睡而已。此時所望者，但有一各色完備之學堂，及親切見愛之教師，以為搭救耳。此種情形，不必到西洋而嘗試，想來上海兆人如海中，固大有其人。然問彼於商務印書館科學會社所有出版之書，縱可憐極矣，不管理化與工藝，已曾觀看殆遍乎？恐其未也。彼在西門方板橋上街車時，曾見銅錫器鋪之矮脚阿二，坐地上用巨剪敲剪鐵板，腰駝背折，敲鑽三四十孔，兩日以後，即成絕好之黃包車輪箍。鋼絲牛牽馬絆而入之，橡皮打氣而附之，即其行如飛乎？彼於儉雞

橋下車時，曾見磨銅作門外階沿上，坐有拖鼻涕之學徒，調金剛砂於破洋鐵罐內，連帶其鼻涕，黏着於小木輪上，此輪即以固定歪扯之轉軸上，所謂機器者是。兩赤腳小孩，扛一黃銅床柱半矗於門，一黑面之老師父，執磨於金鋼砂之輪上，頃刻即精光耀目。陳設於南京路外國家具鋪之大玻璃窗內，充舶來品乎？即彼乘三號電車，赴西門一往還，所不見之事已多，推而廣之，陳於其目前而不能見者，何可悉數，即此不會讀盡之書，不會看見之物，上海極小，已負研究調查者多矣。西洋書籍，自千萬倍之富，道路可遇，又千百倍之多，如何而能窮於研究與調查乎。

客問子之所言，東有所張，西有所望，積而為談資，固亦可矣。若欲倚恃此中得一小工藝，安見必有吾之所願習者，適來吾旁，以供采擇乎。如其非所願習之事，何必耗費精神時間，處處作爲無益乎。

答曰，預先謀執一業，千迴百折，準是而進行。此不惟富有機會，能得高深之學問者，必當立此方針，即困於境遇，止能先謀小工藝者，自亦當略有預算。然吾人處此過渡之時代，吾國當此百荒之境界，有志之人，居其少數，自宜於本務外，又當負觸處留意之閏職，此其一也。就工業而言，實互相關連，兩人共見一事，可以各自應用。如昨日所言矮脚阿二之敲鑿圓洞於

鐵板，下襯鉛塊，彼鑿裝置鋼絲之輪箍，用此法者，吾又見寶善街有鑿招牌字之珠璣孔，亦用此法。所以今日西洋機器之上，有無數條件，皆用彼中昔日燒飯睡覺等之家具以改造，所留意者甲物，儘可變通其法以爲乙物丙物，此其二也。既稱小工藝，略能多習數事，庶可供觸類之應用，古人論戰，不勝於軍器戰術，乃勝於牛醫所製之凍瘡藥，因適天氣盛寒，有凍瘡藥者，能執弓矢，則勝其不能執者矣，然則何物有益於自身，有益於國家，皆非逆料，惟能善一事，必有一事之效果，則爲可必，此其三也。吾今述一老典故，亦足與吾說相印證，英國西北一帶，巨華里六七百，大小三五十城中，烟突密若森林，所謂製造廠之根據地也，就中尤以織業爲最盛，吾國華僑唐人街所在之一，亦卽爲楊志士篤生先生埋骨所之利物浦，英國第二大城也，其稍東百里又一大域名曼哲斯者，乃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我國所用之老斜紋洋布，卽從此城載來，此城如爲南通縣，如爲上海縣，成爲棉織業之中心點，則毫無可異，可異者，此處從古不產棉花，至今其人民仍不曾見過如何是棉花田之狀況，棉花者，最近來自西印度羣島及新大陸，稍遠則來自印度，自中國，要皆在二萬里以外，何以能成爲世界棉織業之中心點？則特有能發明棉織器具之人耳，其間最有名者，約在乾隆之中葉，在曼哲斯利物浦之中間，有一小村，今亦爲三四等之大城矣，生一理髮司務，名叫亞克雷，此公雖定其木案之小

工藝爲理髮，然專喜瞎留心，起初因理髮之藝過拙，又設肆於下層土室中，故無人顧問，曾懸招牌，一銅板薙鬚，同業本惡其過貶價，然明知赴者少數，姑勿與較，久之又改薙鬚半銅板，生意仍寥寥，於是彼乃輾轉想出染髮術，染髮子以出售，略能獲利，此固仍就其本業推廣也。彼心終不足，常與鐘表匠鐵匠等相往還，其時家家皆用徒手紡織，如吾舊日村鄉婦女之搖紗織布，彼必欲創造紡棉機器，此時固百物皆未有機器之時代，亞老先生於理髮之暇，日夜或雕或鑿，屢定式樣，皆不得法，一日略有功用之模形成，方得意出門去，其妻恨其荒本務而使妻孥饑寒，乃擲其模形而碎之。亞氏歸見大忿，遂棄其妻，繼續而成紡棉第一之機器，而曼哲斯泰之世界棉織業中心點，卽由此而成。

客問學習小工藝，於夜學及道路之觸處留意外，不識尙有有片暇之考詢方法否？

答曰：考詢方法之多，亦隨人之腦力，就所觸及之類，而爲之旁通，有非筆墨所能盡宣者。但所謂有片暇之考詢法，則考詢於工藝造具店，頗能得良好之智識，今之所謂工藝，除一切大手術，可由個人生出意匠，挾無多之工具，閉門自造外，所餘根此工藝，可爲日用商品及專門美術等事，皆有特別用具，如造紙，造玻璃，造肥皂，造油漆，造洋磁，製寫真銅板，製活動寫真等，皆工藝不關重要，（略有特別秘訣，爲特別廠家發明而專利，或暫且居奇者，此又另爲

一問題。似此者，不惟小工藝志願人不能考詢而得，即學問家及大廠家，亦無法探知也。例如普通顏料，各國能造，亦且爲小工藝家所易習得，若有特別種類之顏料，新爲德國一二廠所秘製者，歐戰既開，即無從購求，以各國顏料廠不能製也。而關鍵在商品之銷行，成本之輕重，及資力厚薄等等矣。故目前應用之工藝，並不秘密。（所秘密者亦惟其最良之法）吾人習得此類工藝，雖決不足適用於商品之製造，而與舶來之物爲競爭，然欲滿吾小工藝之志願，則其人依恃小工藝，得一較豐之衣食，本非以爲商場抵敵之武器，則一材一藝，正亦吾人所急要，譬之習得造肥皂術，若必欲開設小小廠肆，銷行於數百里之間，與東西洋之肥皂商相競爭，此十八九必當失敗。然若家人父子，自力製造，僅望銷行於鄰近，恃終歲之勤動，獲利數百元，漸過數千元，則其人之身工已得，不必說情謀事，靠官得食，爲種種寄生之生活，作高等之飯桶矣。而且各處有此人，恃其購求獸油，采取鹼料，皆辛苦搜集，成本既輕，微利可獲，洋皂之數，居然受滅，則積小戶千百，儼如建一大廠，抵制外貨不少矣。就中豈無獲利稍豐，信用漸大，設技術等皆有改良，而大廠亦即由此而生，故人人能尋覓小工藝，不惟直接有益於個人，而且間接有益於團體，所以不能因其暫時不關重要，而輕忽之也。吾所謂考詢藝術，可於造具店者，譬如製造玻璃，自有一種製造玻璃之用具，製造此等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亦爲今

日造具店之一種，玻璃之藝術，固非有所秘密，然配製原料，使用鑪具等等，亦非夜學之功課，本上所能言之甚了，若訪問於製造玻璃之廠，終以營業所關，不願詳告於外人，僅僅身入其中，從而工作，從而學習，亦未易窺其秘要，昔有鄉人某君，在湖北時，忽動考察製造玻璃之心願，得當道派赴德國，然歷觀無數玻璃廠，苦不得要領，最後竟得發賣製造玻璃用具之店，以將訂購貨物相告，該店乃將一切製造玻璃之法告之，後此君歸國，遂在徐州籌設某公司，雖此公司於抵制外貨之能力，未曾顯見，然某君之技能，若於上海吉祥街自籌數千元，設一料泡店，吾人行赴城隍廟時，見其間之爐火，日夜通紅，亦必足爭一小小年利內，可抵次優之薪水，不必東闖西走矣，此則一度考詢於造具店之效也。

客問造具店之詳，告人以手術果何爲乎？

答曰：此無難立得近證者，卽勝家公司之發賣裁縫機，多方設立學校，引入入勝，卽爲銷行其貨物而已，彼恨不能使人人能操其器，卽人人必購一具，所以我等欲造玻璃，若往玻璃廠調查，是不啻對狐謀裘，彼固但願天下不復有第二玻璃廠，則彼可專利，反之而往製造玻璃器具之店，彼卽情願能造玻璃之人愈多，卽彼之器具銷行亦愈多，我曾親以此法試之於寫真銅板，余在蘇格蘭之扼北淀城，擬習寫真銅板，回國設一圖畫日報社，余雖知寫真銅

板，無大奧妙，因其時余有同鄉朋友趙君鴻雪，無錫之名畫師也，就其職業而論，此人當清高自放，不屑屑於工藝，就其年齡而論，在今已爲五十歲以外之人，又素無學生之生活，不知算學西文爲何物，宜與新藝術爲絕不相關，惟趙君素嗜技術，三十年前，全國無一人注意西器藝，彼作畫好在夜深，每每停閣其高酬急催之函件，就燈火下試其銼刀刮磨之技，曾用白鐵自銼西式大小袋刀兩柄，就小炭爐上淬而成鋼，能辨火候，得剛剛恰好之良鋼，又以象牙舊扇骨，刮磨而成刀壳，彈簧鍵釘，無一不由手製，亦無一不肖舶來品，全刀既成，又仿刻數洋字於刀頁，執以示人，無不以爲實假舶來品以欺人。壬寅文明書局將開幕，彼稱寫真銅版可自造，彼全用其理想，人則駭之，因其時惟有陶子方制軍向日本小川一真刻銅版千紙，附夾於行狀中，人人皆詫爲奇物，其實寫真銅版術在西洋亦僅在一八八二年發明，行之日本，亦未久也。（從前刻在格致彙編中之李鴻章徐雪村等，皆雕銅版，雕銅版彼中有之已久。）然同人皆信趙君不妄言，遂同至日本，購得器具而歸，趙君雖買得博文館之寫真銅版術一冊，實語焉不詳，日本之販賣造具店，亦言之不了了，屢託人介紹至小川參觀，僅得一瞥視，一無所得也。且習寫真銅版術，至寫真銅版店參觀，即所謂彼固不願天下有第二家者。趙君素信自己已有神悟，攜具歸，無錫，牛牽馬絆，試驗半月，遂得印物一紙，余時在上海，戲致電賀之，其後文

明書局柯羅版等，足與日本印物比良者，皆趙君暗中摸索而得之。此君雖不識西文，然於藥物之名稱功用，精熟無比。惟生長中國，非工藝之國，趙君遂埋沒其天才，無所大發明。且其人素恬退，不願競名，亦不願競利。數年以來，夜深無事，獨調古琴以自娛，不幸於前年構末疾以終。其人若生西洋，必與華特、司提芬孫等齊名，發明利賴人羣之品物，世界蒙其福矣。余在扼北淀欲習銅版術，乃在趙君製板於文明書局之後，余有趙君之性僻，而無其天姿，無其耐性。凡能動能轉，近乎西洋景者，無不好之。但用陶淵明之法，爲之而不求甚解，且旋即棄置。余之欲習銅版術，其目的因欲設立圖畫報社，但其動機之發，則因寓處相近有售賣照相器具鋪，余每過其門，必立觀窗中，不覺移時。一日試購小孩所戲之照相鏡一具，與廁中兒童弄之，漸覺可玩，時時添購品物，姑以寫真銅版之器具爲問，向例出售尋常照相器具之店，與寫真銅版器具之店，甚隔膜，獨此店乃藏有倫敦發賣製板器具店之詳細廣告一冊，出以示余，余出五仙令購之，由此按其圖畫，詳知其品物，且附製板術書籍目錄一紙，約有數十種，余購數種讀之，且購得器具一小副，居然亦出板於寓中之房內。比余遷居倫敦，欲觀學校之究竟，即入向所述之麗景街夜學，同學有英人二十餘，余覺彼等事事皆若新奇，余則並未得有何等特殊智識，出乎造具店目錄之外也。因此一事，又發見凡有特別工藝之書籍，普通書鋪即最大

者亦不能得，其發行往往皆附於造具之店也。故寫真銅版術至普通者也。然試就別發洋行伊文思書館或日本之完善書店問之，必以未有其書對，即入倫敦市，徧問大書坊，亦止能舉出書名作者印局，然後可以代求也。

客問子既欲發刊圖畫報於十年以前，今日既歸上海，曷不從事於此？

答曰，理想之與實行，每每懸隔一大段。吾在十年前，即想發行圖畫日報，至今追念，實覺過早。圖畫旬報在倫敦，有一「倫敦新聞」者，發行已七八十年，其初皆雕板，即現時我國所謂雕黃楊木板者是也。其報尺寸略與今日上海各報相似，即彼之一「丕其」，抵過上海報紙之一板是也。每分爲十六丕，其至廿丕其，雕板之畫圖，方七八寸者，必插有五六方五六寸三四寸者，又插有十數，自有寫真銅版後，此報愈改良，至今尙每週出版，惟與此報同式之旬報，又增三四而已。然此等畫冊之報紙，在法國二十年内，亦惟巴黎有一句報，至於日報，直至一九零四年三月，余在蘇蘭愛丁堡時，方見倫敦之鑑報出世。見有牛津大學與圓橋大學在倫敦太晤士江內競漕之圖畫，約有尺五寸之巨。今日如倫敦寄來之誠報，售賣於滬甯火車站等處者，即二尺巨幅亦有之，區區尺五之畫幅，何足齒數。然在當時，彼中人已極新奇，其時余尙不能讀報，故在蘇蘭時，曾未買看，其年五月，與同鄉莊君，同至倫敦，住於日本輪船停泊

之相近處所，方得購鑑報一紙，以爲練習看報之資。因該報雖亦有二三丕其之記載，然有四五丕其之圖畫，每圖之下，止注數十字，最便初學文字人閱讀。惟記到倫敦買得第一紙，卽有康南海之小影，其時康先生方遊英倫，該報稱之曰光緒皇帝之朋友，未來之宰相云云。有此一趣事，故連帶而此報之影象，影於吾之腦中者，至今猶能了了。自鑑報出後，十年以來，倫敦方有畫圖日報三分，巴黎則四年前方出一分，似覺日本至今尙無其物，（惟揣想之耳，恕我未調查也。）吾乃於十年前卽欲計畫之，豈不太早恐今日猶未到剛剛恰好之時也。

客問歐洲尙視寫真銅版畫如其貴重乎？

答曰非也，請客勿誤會，歐洲於寫真銅版畫，幾乎滿坑滿谷，不值一錢，所有日報，惟太晤士報擺其高尚貴重之大架子，但於紙張加光潔，排印加清朗，所插者惟地圖，從不插寫真銅版之圖畫。其餘大小各報，皆每日有三五六七張寫真畫，或有多至十餘張者。太晤士報每過一兩月，或數週，必有大附刊，其附刊中索性有數十張之寫真圖畫刻入，（於正張仍不刻寫真畫也。）余所見太晤士報最大之附刊，卽日本併吞朝鮮之先，聞輦數十萬金，囑太晤士報一大附刊，歷敘日本種種內政之優良，附刊圖畫百餘巨幅，預買世界之好感，以免併吞時之非議。太晤士報正張，常爲二十四丕其，卽爲上海報紙所謂六大張也。（上海報紙普通皆三

大張，至四大張而止。該號日本之附刊，却增多九十三丕，其蓋增多二十三張，若以此附刊訂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之本子，蓋得五百五十丕，其售價仍如常時，每一分之報，至小孩不能受舉，信縫不能塞入，即以彼中之寫真畫幅而論，足可以抵一本日本全國風景冊出賣矣。然在該報視爲甜俗之事，不屑闖入正張也。其餘若週報，若雜誌，若定期分刊之小說，若各種之學報，無不數十紙之寫真圖畫，插滿全書，而且雜有甚多之三色銅版，決非因寫真銅版畫之貴重，而正式之圖畫日報與圖畫週報，尙未能十分興盛也。

客問然則其原因何在？

答曰，即因日報與週報，不能隨便雜取無緊要之寫真充數，必皆爲現時重要之新聞，譬如昨日北京軍警及請願團在國會將吳郭諸議員毆打，在歐洲之圖畫日報，必負有攝照當場把戲之責任，非能如我國報紙，畫出十張圖畫，戴軍帽的，算做軍警，着洋服的，算做議員，裝成扯扭之狀，算做打架，即可了事。即萬一臨打時之狀況，不能攝得，亦必轉轉灣灣，照得相近之情狀，故此種照相之訪員，亦必鉤心鬪角，慘淡經營，往往攝照於擾亂及戰鬪之頃，送却性命，亦爲常事。一紙之貴重，亦匪夷所思，如昔日西班牙王結婚日，在道路遇刺，有一照相訪員，攝得一紙，王與后已易車而行，其擊斃一馬之車，猶在受刺之地點，其時炸彈之煙，亦未全消，

此紙即售得華銀數萬元。因照相與新聞及著作相同，例有版權，每報雖刊載，必與以賃金也。故開設一圖畫報館，覓料甚非易事，雖倫敦已有三十七家供給報紙圖畫之大公司，皆資本數十百萬，遣派攝照之員，遍於全球，然所有圖畫日報館，又必自派攝照員無數，一一爭求特別函件，博取閱者之好評。采集材料，如此繁費，故已有大社數家，而增設頗不甚易，若資本薄弱，僅能得有普通圖畫，則尋常日報的插畫，已不相敵，可能稱為圖畫報耶？

客問然則圖畫日報之不易發生，而材料問題，居其重要矣。

答曰，斯固然矣，然中國在一切材料荒落之時代，亦可用荒落之辦法，即采集材料，造就攝員，勉強湊合，在他人以為平常者，在我國亦或可以敷衍。惟材料之外，另有一問題，即中國人看報之興會，究已至何等程度是也。雖圖畫報之性質，比較略可普通，然不景氣之社會，於世上之活劇，究有強烈之刺探慾望否乎？甚難言也。故以倫敦情形而論，似新聞之消息，能早聞一刻，與遲聞一刻，大有關係。故晚報之力量，勝於晨報，晚報發行至六七次，在他國則不惟上海決尚未容有正當晚報之發生，而如夜間最繁華之巴黎，晚報亦尚奄奄無生氣。其人甯可化費其零錢於咖啡館之皮酒，捨不得多看一張晚報也。推之倫敦人好奇之性情，如聞洪述祖在會審公堂前剛剛上車，被宋先生之公子等邀阻而下，重上官廳，倘此邀阻時之照相

不能得，自人人失望，即使竟不能得，亦必將洪述祖所坐之汽車停在會審公堂門外者攝登，而邀阻之宋公子與其同人出公堂門時，必攝得一紙，洪述祖重新送往押所，又必得一紙，即此一案，如洪述祖棣隆里之住宅，其家屬出門運動釋放，延請律師，無論在車在途，亦必被攝多紙，凡此皆其人當做新世界之活怪，必欲先覩以爲快者，而吾人則自有牢不可破之成見。假如汽車者，人所習見之物，停在門外，攝在紙上，苟見其爲洪述祖者，即洪述祖之汽車矣。知之亦何意味？此等批評，衝口而出，但是平心而想，假如我等聞有此事，忽發奇興，奔往會審公堂觀看，即使不會看得洪述祖之面，然尙看見洪述祖之汽車，停歇門外，與門外蹤迹全無，但如平日，止有紅頭巡捕，挾槍站立，則我等之慰此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歸而講述此行以報銷，孰爲可銷賬乎？孰爲不可銷賬乎？足見彼人好此零星夾雜之情景，亦非無理取鬧也。不然，隔壁死了大狸貓，與我何干？推而廣之，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者，孰非可已而不可已者乎？迨緊急之時，他人有此習慣，論天下事爲國事，論國事如家事，是非黑白，即容易了解，必待臨死抱佛脚，到此方議貼告示，派宣講員，命使疏通，則遲矣晚矣。今且勿爲廣漠無垠之批評，吾人此等好奇之心，猶未發達，即就小有實施而論，亦可以證明年來商務印書館之製版部，屢次因上海之大慶市大運動等，派有專員，攝其活劇，預先發有傳單，通知各報，倘欲製版，

可實指各種情景而取版。然各報館則應者寥寥，偶有一二報擇取登載，閱者亦不見增添何等之興會，雖登者尚多勉強，而閱者自愈無習慣，亦一主因，然即此亦見圖畫日報發生之時期，猶未至於頂點也。

客問子所言公堂門外攝照空汽車等等，似亦非為難題，以登者之勉強，促進閱者之習慣，獨不可試刊一二圖畫日報，以為先聲乎？

答曰，客言良是，且圖畫之足以普及，與足使閱者增多，究尚勝過尋常之報紙，或者必有人於最近時代冒險一試亦未可定，但因攝照公堂門外空汽車，論其是難是易，又不能不聯想而及於我國照相事業之荒落，必當一正吾人對於照相之觀念，而後各種事業，因之成就者不少，而新聞之寫真圖畫，亦其一也。

客問子所謂移家西洋，以適於子弟之就學，無乃小題大做歟？

答曰，吾人論事，無論何人，皆不能無所動於一部分之感情，而輕有所主張，其實凡一人之主張，必實有適宜於一部分者在，而復實有不適宜於他部分者在，假如我國近時受美人衛琴西氏新教育論之影響，致年來教育部遣派學生，取限制主義，衛氏所說「必須成年之人，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曾於本國受有完全教育者，始可出洋留學，蓋留學目的端在極深

研究，或特別調查，彼英德法美諸國學子之互相游學，莫不如是。」此與日本派遣留學，限定卒業大學，曾任助教，且限額五十餘人，其旨趣亦合。然吾不必多下斷語，即以衛氏英德法美諸國莫不如是一語反詰之，中國今日之國情，及學界之程度，得比英乎德乎法乎美乎？抑退一步言之，得比日本乎？當無不以爲甚滑稽者也。衛氏之新教育論，趨重力役，吾五體投地崇拜之，至於所論派遣留學法，若作爲教育部方面，挑選出洋學生時之鵠的，於此一部分，亦至爲切當。年來成年而受過比較完全教育之人，日多一日，教育部取其僅少之學額，多選此等人，自亦在情理之中。若衛氏又設采取彼等之方法，「則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之舉，直無所用。」此實謬說。其謬點，以我血誠所論斷，彼但欲取信其說於吾人，故不覺推搡太過，以爲吾人感情既洽，而信其力役之說亦固，殊不知獨立文化等之諛詞，全不適用於新世界。人類惟以力役優劣之結果，爲文化消長之現象。力役之真理，重在真美與真適，必就世界爲比較，萬不能偏於歷史而獨立。衛氏抵華，所遇者皆爲國中之詞林丈人，彼以爲大多數心理如此。進言必求先合於輿情，故聊復云云。觀於彼所專注發揮之力役論，全不與國粹問題有所關連，即可見獨立文化等之楔子，皆應酬世故語也。但此問題太大，非今日談話中所能盡情討論，且衛氏言論，實有適於一部分之價值，即吾移家留學之言，正居其對面，自亦不過他一部分，倘執

吾之說，以爲內國學校，可以不開，皆應移家就學西洋，非特吾無其意，亦即變爲滑稽之談矣。終之，吾敢爲大前提而斷言者。

今之新教育，皆有覺悟，當趨重力役。

卽力役之教育而論，是世界的，非一國的。

力役之智識，是世界的，故交通愈廣博，而成就者愈多。

我國力役之教育，既已發達，尙不可忽於交通，當其未發達，尤應多設交通之法，促此教育而進之。

移家就學西洋，亦爲交通諸法內之一種。

且以力役之教育爲大前提，學生豈止學校而已，則移家之說，已殊有可以討論之價值存在矣。

答問請言子女之學費，又校中有無零雜之費用？

答曰，就移家而言，專爲未成年子女入中小學，欲得父兄照管，其父兄或則亦有入學之祈嚮，則必爲大學或專門學，其學費已詳答於從前諸問，亦或父兄並不爲入學，專爲一家同遷，省子女之旅費，亦且遨遊海外，樂文明之人境，又或考訪殊俗，爲內國之改良，否則研究外

國語言文字，視與研究說文廣韻相似，藉讀其書報，以求擴充調查之能力，而亦增旅邸之娛樂。凡此種種校外之計畫，均不必論及學費。因研究書報，藉以增擴智識之語文，儘可仗獨修書籍而自治，加以虛心咨詢，萬不需形式援課之教師，化去多額之修金，視乎各人之識力，有志者頗可深造。惟自修之學問，如往日之研治經史者然，儘可爲名山著述之家，而不能爲操勝利於名場，欲操勝利於名場，必造八股大師之講壇，如今之入學校是也。故移家就學之學費，但述中小學子女之費用可矣。若入英國之小學，非特學費全免，而且書籍紙張筆墨，盡歸校中供給，英校最重要課，故每日必有三四問題，於下午散課時發出，以備夜間在家中作答，作答之格本，亦校中所發，吾從前已言之矣。若我國使館人員，及留學高等學生，并不悉英國小校內容，但聽一般上流社會之論調，頗蔑視公校，且以出於公校爲恥辱，此實其階級心過重之弊。故致飯桶之私校林立，其實普通之私校，遠不及公校之成績。近十年來，時人亦頗覺悟，故中上戶之子弟，改就公校者，亦日多一日。管理國民教育之人，亦暗將窮街之子弟，歸入一校，將上中戶之子弟，又歸一校，聊遷就於人情，雖不能顯然分別甚清，然因公校每區至多派撥學生，主事者自有其權，不至過使就校太遠，而暗中略加分配，人亦不能有言。我國學生入校，頗有自然享得之權利，必分配於中上戶學生之校，因彼不欲以窮戶子弟之破落情態，

令外人熟見也。且不若在日本欲入其公校，頗非易事，而西洋則彼負其義務，倘子女年在十歲以內，雖爲外國人，亦不准不入學校，不入公校，卽當入飯桶私校，常有查察之人在區內周行，倘有學齡兒童，查出不在學校，無論國籍外籍，一概處罰。蓋學校歸入自治，非爲國務，自治之團體，止問住民，不問國籍。故我等賃屋而居，既出房租。（卽上海所謂巡捕捐）卽於區自治所內，有選舉之權，吾人不知其市法，而香港華人充議董，人詬之曰入籍洋奴。亦因其人入籍者居多數之故。曩年上海人亦不屑爲之，今方知其爲輸納市稅之結果。因公園書樓學校等等，皆不爲華人設備完全，欲爭添議董之額，彼人已持而不許矣。若子女入中學，必有學費，平均爲五十元一年，筆墨紙張，由校中給發，書籍則有特別數種，應由學生購買，大約又需五六元一年。西洋中學，最爲精嚴，凡子女能在彼中學，從容卒業，不患無極良之根柢。且當此十五六至二十歲，最爲吾人一生製造氣質之大關頭，以彼中社會之良好，子弟習尙之正當，受此四圍之感化，決不至弄出中國式青年之狀態。吾勸人移家之主旨，尤以此點爲重要。所以中國學校，今日無論辦得若何良好，卽使功課能駕歐美而上，亦未可定。然能有一校長，敢出而擔保曰，吾校習尙，能多得西洋式之青年，吾敢斷其棘口，因校門外之空氣，非此空氣，學校不任其咎也。（吾所謂中國式西洋式者，決非指土頭土腦，或洋氣十足等等，所謂中

國式，卽指輕薄佻儇浮華猥鄙等言之。所謂西洋式，卽指翔實勇壯誠信快美等言之也。貽子女以善良多能之教育，較貽以產業爲得計，在家得賢嗣，在國得良材，恐中國如是之社會，非有完全西洋式之人物數千百，不足改變此沈痼之社會，成此數千百之人物，斷賴有數千百家之賢父兄，能有決心而移家。

客問子又言中小學之學生，可組織住宿機關，湊合各親友之子弟，由長者挈之而行，其法若何？

答曰，觀於移家之情況，變通而爲結伴游學，（若彼此成年，結約於朋友之間，此當別論，恐青年意氣一時之投，甚難持久，吾尙未能見此種團體，存在於一地也。今所論者，以父兄師長之資格，挈未成年之子弟以行耳，）亦卽有極省之法可行。譬如有人具鄉里尊行之資格，自挈一二子弟，而親友亦各以子弟相託，定其名分，爲國學之教師，俾可受其監護，且能稍理華文。

華文問題，於子弟出洋學習者，言人人殊，在我則曰，已通順者固佳，卽尙未貫通者，亦未嘗不可暫拋，國家學校，必以國文爲重要，此一義也。吾人之天職，國文應當通曉，此又一義也。變通辦理，可以暫置而出洋，此又一義也。吾個人之信仰，以爲文字者不過記號耳，學

也者，由記號而得智識，無論由何種之記號，以得智識，但使智識能極高明，則其人之性情與才力，皆足造福於社會。故若果使子弟，能從容卒業於外國之中小學，從而更入大學復卒業焉，其子弟必不為棄材，而復自小扶植於文明人境之社會，受其相當之教育，而氣質亦十有八九，自有可觀。若復有同國老成之師長，與之相處，不必朝課夜談，因以無謂國文之功課，但稱述圖史，游覽書報，為晨夕之談話，即足利用其學校遞高之智識，相說以解，引導少年之子弟，第一當戒勿矮人觀場，若能引之使有超解之識力，自動之觀察，半年一載，可以頓悟。否則十死笨伯，雖十年教督，亦如導龜上山，牽牛下井，勞而少功。且吾所注意於新式之子弟，必使專習科學工業，所需於喋喋自炫之文字者至少。苟此人無志大成，則使衣食於功能，較以文字媒於勢要者為善。倘彼實命世之英，則必發明奈端之律，而或創造瓦特之機，亦不失為宇宙一偉人也。況夫壯年成學以後，外國文且必兼通三五，何有於國文，果子弟各有異稟，其天才近於文學哲理，如其能深通外國之文學哲理，而其篤好國文，亦必出於成年後之自動，嚴幾道非亦近時一通品，其留學英倫時，年亦二十三矣，曾勸剛之日記有云，嚴生宗光呈文三篇，才氣頗有，而瑕疵尚多，吾為改之，此後回國，猛攻八股，赴鄉試者八，天演論羣學肄言等之結果，皆中年以後之學力成之也。然嚴先生時代，至於

十年以前，實爲舊式留學時代，其學於外國也，不必果會爲合格之學生，而國文又不通，故剛八度細仔等之嘲笑，騰於留學之界，今新式之留學，意境頭腦，皆先有讀書子弟之氣息，而在外國能爲合格之學生者又日多，故此後十年，無復再有細仔剛八度之學生，國文將無復問題，且更有一事當分明者，除文學哲理之學生，外國文當至若何程度，皆非今日父兄所能臆斷，今日之父兄，大都尙受斗方名士干祿腐儒之毒，一若子弟非文彩彬彬，足令徐菊人張季直梁任公輩，留坐紗帽頭椅子中，不足稱佳子弟，是實老牛受累不足，誤國不足，尙欲隱驅其子弟，陷入腐敗之官僚窟者也。吾言雖激，亦或一解。